

火屋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已出版各書縮影



是經過專門學者精訂選審慎校勘的

不是一折八扣標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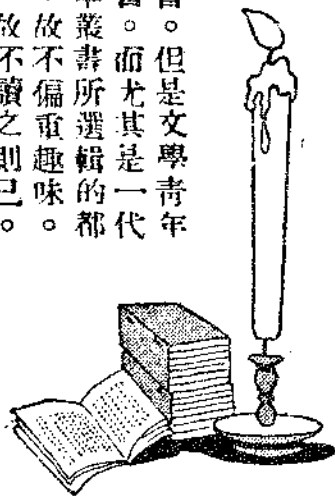
本叢書已出版各書為讀者有力證明

如聲明為本館之定戶或讀者欲購本叢書者可先向本公司索取折券以示優待

專任編輯

沈啓元 施蟄存
阿英 蕭燕 張靜宜
鄭君平 戴望舒

△我們不希望每一個青年人都讀古書。但是文學青年也並不應該過于忽略中國的文學書。而尤其是一代巨製如宋之詞元之曲明之散文。本叢書所選輯的都會經過放應。不是無聊的消遣品。故不偏重趣味。而對於清代禁燬佳藉更謀復舊觀。故不讀之則已。若要看看。千萬不可上當去貪小小便宜買到胡亂翻印的標點書。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使古人心血。失了本來面目。讀者其注意及之。▽



- | | | |
|-----------|-------------|-------------|
| 第一部 五角·七角 | 第六部 五角·七角 | 第十一部 五角·七角 |
| 袁小修日記 | 尺牘新鈔 | 元人雜劇全集 |
| 第二部 五角·七角 | 第七部 一元五·二元 | 第十二部 四角·五角 |
| 柳亭詩話上編 | 金瓶梅詞話 | 白蘇齋類集 |
| 第三部 五角·七角 | 第八部 五角·七角 | 第十三部 六角·九角 |
| 宋六十名家詞 | 譚友夏合集 | 白石樵真稿 |
| 第四部 七角·一元 | 第九部 一角半·二角 | 第十四部(即出) |
| 拍案驚奇三冊 | 華陽散稿 | 梅花草堂筆談 |
| 第五部 三角·四角 | 第十部 二角半·三角半 | 第十五部 二角·二角半 |
| 西青散記 | 瑯環文集 | 豆棚閒話 |

▲本叢書各書均印有普及本(報紙印)二種另有特印本(道林紙印)金瓶梅詞話及拍案驚奇彩背漫金精裝本各一巨冊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支店：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漢口、廣州、香港、汕頭、廈門、福州、長沙、重慶、成都、昆明、貴陽、西安、蘭州、西寧、銀川、迪化、哈密、吐魯番、喀什、和田、阿克蘇、庫車、焉耆、吐魯番、哈密、吐魯番、喀什、和田、阿克蘇、庫車、焉耆

優待定戶贈送合訂本

茲爲優待定戶起見，凡自第二卷第一期起定閱全年者，概贈本刊第一卷合訂本一冊。全年連郵只收二元。合訂本定價六角，定戶僅出一元四角，即可定閱本刊全年十二冊，定閱從速。

本社發行部啓事一

本刊自本期起改爲第二卷第一期；將第一卷第一二三四期存貨訂爲合訂本一百冊，現已出版，裝璜美麗，定價每冊大洋六角。各地分銷處，皆有代售，函購每本附郵票五十五分（以郵票一分者爲限）即寄。惟請直接函交上海橫濱橋八一〇號本社發行部爲盼。

本社發行部啓事二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各地分銷處已令將第一二三四期售存本刊全數退回，以資清賬結算，讀者諸君如欲補買，請將需要之某一期開明向本社函購爲盼。每期本刊只附郵票十五分即寄一冊。

「文學導報」啓事

一 「文學導報」是什麼？

「文學導報」是我們現在預備着即與一切愛好文藝者謀面的一個大型的，新鮮的，意識正確的，材料豐富的月刊文藝雜誌。我們所以要創刊這個雜誌的原因是很簡單的：第一，我們想在這以棒罵為正統的文壇上另謀一個有公理是非的地方，這就是說：我們要拿這個即將誕生的刊物來爭取一切的值得我們爭取的正義和自由。第二，我們想聯合起現在中國一切前進的作家和文藝愛好者來共同在思想上謀一條能夠打通的出路。第三，我們總感覺到那只以討論「偉大的作品何以不能產生」為能事的人們是無聊的，是不實踐的；因此，我們打算擔負起一件雖然煩雜，而或許有可觀的結果的工作；這工作就是：發掘一切文藝從事者的，特別是還沒有出名的青年人的，一些「偉大的作品」。我們現在既然負有這三種使命，當然該立時向一切的文藝愛好者說出我們的最低的要求了。所以我們要——

二 徵求稿件

我們這刊物完全是公開的，同時，在範圍上說，也是完全沒有限制的。只要是屬於文學這部門的，無論是詩歌或小說，無論是理論或創作，無論是著是譯，我們一概以最大的誠心來歡迎。我們期待着一切從事於文藝的工作的人們來與我們合作！

「文學導報」將於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決不延期。來稿務請於十二月一日以前寄到，以便刊登在第一期上。如寄稿稍遲，當在以下各期刊登了。

來稿請寄：北平西郊清華園文學導報社張露薇。

三 徵求預定者

我們因爲不打算依靠書店老板而狐假虎威地向愛好文藝的人們擺架子，也不願極卑鄙無恥地爲了貪圖幾元編輯費去賭錢而欺騙讀者；所以我們打算在事實上獲得一些編輯和出版的自由，打算，少受一些商人們的剝削。不過我們的財力是有限的，同時，如果完全經過商人們販賣的手續，我們的雜誌的命運當然是比較悲觀的了。因此我們希望對於我們這個雜誌有好感的人們都來直接預定。我們所能給預定者的便宜是：（一）提早發寄；預定者一定能在雜誌到市場或書店去之前看到。（二）定價低廉；預定者可以比零購省錢，不但預定費比零購費少，特大號亦不加價。（三）加送名著，本社即將出版許多名著，有作有譯，凡預定全年者可任選一本。（書目將在本刊第一期宣佈。）我們敢說一句大話：所有贈送的書籍絕不會令你不滿意，而且種類甚多，可以任選；這要請預定者放心。

本刊定價表如下：

目	價 定 預		時間	國內及日本	外國	香港 澳門
	半年	全年				
寄費在內，遺失照補。	一元二角	二元				
	四角	四元				
	六角	三元				

凡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預定者；全年收洋一元六角；半年收洋九角；寄費在內。

四、徵求廣告

本刊願意承登廣告，詳章備索。作家如以私人登廣告特別優待，無論何種地位，每方吋價洋一元，不折不扣。

文學導報社

主幹：張露薇 啓

社址：北平清華園

星火

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 論 言 ●

- 詩與欣賞及其他……………朱英誕(二四三)
論狗肉與羊頭……………張露薇(二四五)
天才的有無問題……………李白鳳(二四七)
怎樣地去把握現實……………申去疾(二五〇)

畢雷與高爾基

張露薇(二六五)

● 小 ●

- 前哨……………耶草(二五三)
豐利老……………辛爾(二七五)
秋暮……………沫疇(二八七)
老人的死亡……………白曉光(二九八)
病……………琅珈(二六三)
一夜……………洪濤(三三五)
修姑……………劉貝汶(三四三)

● 說 ●

光明外四章

張露薇(二九五)

九月詩篇

番草(三七)

詩選十四家

(三七)

作者

林庚
周而復
陳雨門

吳奔星
克拓
李白鳳

侯汝華
張星舫

穆珊
藍珏生

許久
張珏生

王昶旭
李京生

散文

秣陵

張承鴻(二六四)

送行

張枏(三二)

爭

丁蔚南(三二五)

拾地翻

東直(三三六)

讀者園地

無名作家往何處去

心鏡(三六一)

閒話一起

白若(三六三)

有史以來的偉舉
幾十位專家通力合作之

上海戲劇電影研究所函授科常年招生

以最低廉的學費，可以獲得戲劇電影的理論與實際技能。課程數十種，種種切合實際。

講義由淺入深，循序而上，毫毋生澀難懂之弊。

地址：上海江灣路公園坊二十五號

詳章備索，附郵二分即寄。

本社啓事

上期登載文藝月報社啓事廣告，脫一社字，以致有人誤會該月報爲本社發行，特此聲明：該月報與本社沒有關係。

論言

詩與欣賞及其他

朱英誕

某英文學者對我講：新詩的評語就是兩個字：幼稚！我沒說什麼，但是卻寫了這篇短文——這自然不關他，而是另外一回事了。

與其說新詩幼稚，那不如說白話文根本就是幼稚的，到也痛快！這話顯然有點刻薄，（不過也並見得就全不是那麼回事的，事實上寫詩的時候白話文字之不夠用是誰也都感覺到了。）然而說舊詩能念能背故好，新詩不然故不好

，這絕不成道理，唐詩三百首是選了又選才能留下來，印象之深刻是當然的，其實確有多少人能念能背那許多好的舊詩也要待考；而用白話文字寫出的新詩卻連文字還不夠用，還說什麼！好與壞之說，不說得太早點嗎？況且能念能背，好與不好，實在與許多人也是不相干的。譬如說：

洞庭明月一千里（李賀）

這句詩好念也好背，詩也好；好，好，好！但好了又怎樣呢？念完了，背完了，叫好完了，「明月洞庭一千里」還是它，人還是人；即使那是非凡不幼稚的詩，不是也就那麼一回事而「已耳」了嗎？又如：戴望舒的秋天的夢，你說好，許多人也說好了；你背下了，許多人也許就沒

背下，或者壓根兒，就沒想背，那還說什麼呢？又如靜希先生的「四行詩」，他自己已經讀得很慣了，我却念着不順適，不順適豈不是比幼稚差不多嗎？而「四行詩」的好處却不並因此失去，而我自己現在則仍祇寫着也並不尖銳的自由詩。詩與讀者在現在實還是全不相干的！（其實舊詩，就準見得個個人都已欣賞了嗎？）不知是不是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因此，寫小說的看小說，寫詩的讀詩，而學航空的却祇練飛機了！……所以，幹文學的永遠給幹文學的湊貨，而俗人祇去吃飯，睡覺……於是花魔偉大！自然，也許詩實在是幼稚，才有人說它幼稚，但詩也並不幼稚的，看不懂也唯有幼稚好說，這是人性！好的舊詩總沒有誰好說幼稚了，但仍有話說：「那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呢！」於是跑進實驗室去，於是這是中國人的人性！

說新詩幼稚的人到是可感謝的，因為他無論如何總算欣賞了；欣賞的程度難道也要管到？最可笑的是「詩不算什麼論」的人，他口口聲聲也能念出一個「詩」字，而「不算什麼」便是他的欣賞；則詩不幼稚還有什麼？寫詩的

的人祇管在那裏追求形式，內容，風格……，而讀者方面除了幼稚便是「不是東西」，祇是茶！茶！茶！於是修養不深的寫詩的朋友永遠寫出幼稚的詩，而有修養的詩人之像乃一如舊詩地被棄於一般人之腦後（連許多學者！）這真是「好不傷感人也」了！

爲詩的人不管其他正是本分，爲不欲自私的人却不能不要求他管點閒事！有誰像朱先潛先生用幾篇文章去解決一首長信怨？像梁宗岱先生用幾百字去解二句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或是歌德底一首小詩？這樣的人能有幾個？批評家祇想着如何如何巧妙的罵人（揭黑幕人是可感謝的，不過那無關批評，）還盡什麼批評的職務？連欣賞的工夫也莫浪費了，

因爲詩與中國人像南北極之不可即，這其間的構通，乃是批評家的事；欣賞如果當真是浪費的話，則有自信的批評家對於幼稚的詩，總該能一眼望穿，那麼請說說怎樣算幼稚的，或怎樣的總算不幼稚……，難道這也算義務嗎？本來，既幼稚了就無須再費話的，不過在中國許多人（連學者！）不懂爲什麼要欣賞詩，怎樣去欣賞的目下，啓

應該總還要的。詩不能祇能給寫的人來看。這話不是很明白嗎？設或以爲這是低級的，則欣賞好詩再說話，總比拍槓強！又設或說好說於今並不會有，那麼，至少我可抄兩節出來：

輕嵐從遠山飄開

水蜘蛛徘徊在靜水上

說吧：無留意，無留意。

x x x

.....

.....

.....

.....

x x x

做定情之花節的點綴吧

做迢遙之旅愁的憑藉吧

——戴望舒

因爲原詩不在手，中間一節忘記了，但記得是一節關於「微笑」的幾句。

一個讀過並研究過英國詩的人，而不知道何以 *Word Smith* 的詩會好，我們不該原諒他。至少在現在的中國。話說多了，就會零亂，就此不說。最後提出三個願望以殿斯篇：

(1) 願批評有空去欣賞，管管並不太閒的事。

(2) 願寫詩的人並不因「好不慘然」或幼稚而對詩不忠實（如給什麼 *Queen* 類的女人寫試帖）。

願俗人不祇會吃飯、吃茶，睡覺。

寫於北平西廂公二日非晝非夜時。

論狗肉與羊頭

張露薇

高爾基是最恨商人的一個人，他常常在小說中借他所創造的角色去侮辱商人，嘲罵商人。我覺得這是一件天下最痛快的事情。但，痛快雖然痛快了，事實上却沒有半點

兒效力；俄國革命的成功決不是高爾基罵商人的結果。所以我有時也很悵悵，覺得罵罵人，尤其是像傅東華之流的典型的商人的走狗，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功勳可言。同時，那罵人的文章也談不到是否我們的海上的大小文豪們，英雄們，吹鼓手們，拍老作家的馬屁的鬼東西們所不勝待命之至的什麼「偉大的作品」。

但罵人這種事情無論如何是對的，即使是有些無賴露出阿Q相，而獲得了永遠的勝利，我也是覺得對的。這意思很明白：我們生活在世界上常常是要要求理性和正義的，可是愚妄與淺見，卑鄙無恥，處處都存在着，處處都會來打碎你的前進的幻夢。對於那些毫無理性的人或人的走狗，你沒有別的法子好想，只有罵。你不罵他，他覺的難受，你罵他一句，他就覺得舒服了，甚至還要給你叩頭。譬如傅東華先生吧，不知道爲什麼筆頭上笨拙得那麼可憐，拍魯迅先生的馬屁沒有拍好，倒被魯迅先生大罵一頓；罵的結果是使鬼臉現了原形，「伍實」成了傅東華先生的筆名，招供之後，便三拜九叩地磕起頭來。在拜祖之後，立時有了挾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於是傅先生便在上海灘

上耀武揚威起來，轉而狂吠一班無辜的過路人了。

你如果把這個故事深思一下，你將知道罵人的好處了。如果你願意抬舉一個人，你最好是當衆罵他一頓；如果你打算把他抬舉得很高，那你就該把他罵得不值一文。我常常相信我這種理論，所以對於傅東華之流的典型的商人的走狗們我常有提拔的心，因此，不免演用幾次「法術」。但有一些商人的走狗的小走狗們頗不識相，反倒對我狂吠起來了，這真可笑。

我所以「捧」傅東華先生之流的典型的商人的走狗及走狗的小走狗們的，實在因爲他們有一種奇異的「法術」。這「法術」便是是賣狗肉而要掛羊頭。

說老實話，這種賣狗肉而掛羊頭的辦法也不是新鮮的了。不過，像傅東華先生之流的商人的走狗及現在的一些走狗的小走狗們却高明得多，其高明處就是比以前的人們不顧自己的良心了。這種進步比美國的汽車進步得還快，極可驚人。我們既然把良心都弄出去了，當然找點時髦的事情做，結果，「革命小販」成矣。

販賣「革命」這種事情也不是自今日起，打句走狗腔

吧，也是「三五年前的人們的餘唾。」但今人倒比「古人」強，「古人」常常爲了販賣「革命」而吃了衛生丸或進了黑洞；今人就不然，他們販賣「革命」的技巧高明得多了，他們絕對不敢做一點實際的工作。只用些欺騙青年的名詞打麻醉針，結果弄的幾個賭輪盤或上回力球場的銅板，便算完事。世界上也因此增加了些沒有作品的「第一流的作家。」

自從這種「革命小販」當了商人的走狗以後，上海灘好像真改了顏色了。我沒有到過上海，尤其是沒有瞻仰過大作家們，小作家們，老作家們，少作家們齊呼「萬歲」的上海，對於上海的形像似乎不該多說。但我恍惚見到上海有一些書店都掛上羊頭的招牌了；推開店門，似乎還是那些「革命小販」在販賣狗肉！狗肉當然是不值錢，不過商人們覺得這也是賺錢之一道，又何樂而不爲？

可是那些賣狗肉的人却又蓄養了一些小狗，這般小狗却利害得多了。譬如說當我指出那些大狗們的技倆的時候，「反對蘇聯文學」的罪名便來了；當我說出不贊成一二人的「硬譯」的時候，那「軟譯」的名辭也便加到我的身

上來了；我說得對不對他們絕對不管，說到他們的病根上他們偏放賴，非顯顯口利牙尖不可。他們抱定了宗旨：要咬你！呵，呵，小狗們，小狗們，大狗給了你們利益多麼？……

在這兒，我才感到中國教育的成效。記得某種小學課本上開頭就是：「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一跳。」現在這種「狗」的教育算真是普遍起來了。我們固然曉得他們爲什麼「叫」或「跳」，但那「叫」的聲音那似乎很清晰；他們叫道：

「今天天氣哈哈——我們都好！」

十月念二日晨

天才的有無問題

李白鳳

看過星火一卷三期上黎錦明先生底沒有什麼「天才」一文之後，我很茫然，這並非我迷惑在固有天才信任條件之下

而被叔本華康德……等天才定論鎖住了。

我不但也如黎先生所說的相信「並沒有什麼天才」，同時我還對於泰納的三段論法和謝納的「遺傳，教養，經驗」表示懷疑。我始終不認識有什麼遺傳，假若斐德芬，穆撒……的祖先或後人有什麼音樂上的成就的話。

至於「教養」「經驗」。我覺得於「天才」的立場或許有留爲一說的價值；至如黎先生所說「天才家的成功，在乎努力，」而且這所說的「努力」就是「修養」，不過「修養」是主觀自覺的孕育，而不是一般人所能假以援手的。

「經驗」正如泰納所說的「時代」，一個被人公認爲天才的人；養育在社會意識的洪流中，於是他像梟獍般的被社會培養養成，而又衝破這聰明的壁壘豎起反叛的旗幟去，於是利用狡猾手法眼法來隱蔽一些人的視聽，同時更用靈巧的口語誘惑一些人到他面前來，於是後人稱之爲「天才者」。在這種手法中，就夠煽惑許多人而且盤據若干時代的，那就有較其他更爲偉大的天才。

所以黎先生底文裏有一句我最贊同，他說「所謂天才

，在其未長成以前，不外乎慾望，志願，好奇心濃厚的人物」於是我引伸的說，「天才者是反叛」，屠介涅夫在他底散文詩中呆子的那正是一個聰明人物的典型。

提起呆子，我不由的又想起我國底批評家來，記得有人說過，「批評家是亂打悶棍的人」，同時拓八，兆翔，木齊諸先生關於批評與罵這個問題也在芒種，星火，暨文化街上互相的爭辯着。

「天才」這傢伙一向已經被人認爲騙子，當然天才的大小，也要看看騙子手法的高低，正如謝納所說的「需要」「教養」與「經驗」，才能產生出手法高明的騙子，眼光高遠一點的騙子知道自己目前的一切，絕不能持長耐久，於是歌德一生全在修養和努力之中過着。

這樣說來好像正如黎先生所說的「沒有什麼天才」。其實我雖不被天才定論所惑，而我依然相信它是變形存在的；黎先生的意見和我是大致相同，不過我却相信天才是不論如何是存在着，只不過是被狡猾的人把持着罷了。

李長之先生在星火一卷二期上有一句話，他說「大白

然的兒驕是天才」。對於這一層我個人還有點偏見，一向我認爲「天才」之於大自然正如不肯子之於慈父，它不像其他弟兄的安份守業，克勤克儉，它是無惡不作的，甚至於對於自身的慈父，也時常揭發他底陰私，它永遠像一條蛇，咬了這個又咬了那個，於是被攻擊被注目了。

李先生說「大自然永遠愛護天才，他（她）有種種設計，有讓天才完成自己雖然不必事先告訴……」等的話。我不是想反辯，我只是想借此去證明以前所說的「天才大自然的驕子」的話：我的意思是：大自然的慈父看見自己的兒子不能如別人的安份守業，克勤克儉，他是萬分傷心的，於是他利用種種設計，——正如李先生所說的設計——來折磨它，非難它……使它改過，能從慈父認爲罪惡的深淵中爬出來。

然而結果適得其反，這狡猾的孩子正如市猾的下流，它會抵抗，用自己陰詐的話語來爭辯，口才好的也許說得連旁觀的人也爲之動容，於是大自然的父親也只好看看他在人羣喧囂，騙着別人，同時也騙自己。

我始終認爲人類的智識是均等的，好像一部良好的汽

車，駕駛的人不同就能利用它做出載東西或傷人的舉來，所以我說天才的斷定在自己，如同把愛因斯坦放在煤礦裏或許他能發現出煤中另有什麼其他原質的理論來。

所以我老是用「發現」這兩個字放在一起，「發明」我根本不承認有那末幽暗，因爲一些事情和原質都是固有的，科學中的騙子只是用變戲法來處置宇宙間的一切事物。

說「天才家昧于生活」我是不能首肯，因爲一些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大騙子也不能否認其爲天才，不過說，「藝術上的天才家昧于生活」我却贊同，因爲他們完全把精力集中到單一方面來，爲了固定自己的立場和自己的理論，他們只好向更深處裏鑽研，於是他們昧於生活了。假若一個「天才家」能夠一方面努力鑽研自己的理論的開拓，同時又能有時間和精力去和別人競爭一些政治，經濟……的事情，那他當然是善于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要說：一個狡猾的天才者，他只是拿着一隻鶴嘴鋤修出一條彎轉屈曲的路來，他時時都在努力想換出一種新的方式修出一條更新彎曲的路來，迷惑了別人，同

時更感自己。

於是有許多不同的「天才家」利用不同的手法修建出許多不同的歧路來；更有許多不能自己去修建歧路來迷惑別人和自己，又不肯心甘意服的順着前人的脚步走的人，反而一邊走着一邊喃喃的說：「那是天才」或「這樣不對，那樣是錯」的話。

我始終反對「遺傳」學說爲「天才」三要素之一，假如那是真的話；那我們很可以把蕭伯納和高爾基或其他一那被人認爲「天才」的人底子孫或自身結了婚，那一定能產生一些他們的父系更高更偉大的天才來。

假若那些是必然而且可能的話，我底家鄉是山川秀俊的四川，父母雖不是天才也有他們底小小建樹，若然我將來一定是；不，至少是個小小的天才家了，寫至此不覺莞然。

爲了怕有人「回敬」，——因爲這篇東西似乎說得過於堅絕，自己又眼低手低，難免碰着什麼人的什麼地方。

那末。請原諒我底疏於筆戰，特此聲明，

怎樣地去把握現實

申去疾

文學是現實的反映，作爲創作文學的作家，是必須要把握現實的了。但一般的作家，究竟用怎樣的方法，和經過怎樣的過程才能把握現實呢？

問題的答覆是這樣：

一種是先有了實生活的經驗，真實的感情，然後就自己的經驗和感情，創作而爲作品；一種是爲着創作作品而去觀察社會，實驗人生。這兩種互爲因果的連環，在創作方法的範疇內，就形成了兩個明顯的分歧。前一種作品，都能充滿着實感，予讀者以感情的激動，後一種作品，大半偏於理智的分析，予讀者以事實上的告白。屬於後一種的作家很多，最明顯的我們可舉法國的左拉和中國的茅盾來作例，左拉爲寫礦工的生活，而親身下礦坑。茅盾寫子夜的時候，而跑交易所，千佛寺，統計海關報告，經濟年

體，然後把觀察統計的材料，加以剪裁分配，製造出幾個恰合身份的人物來。所以人物都是典型的，惟其過於典型，也就難免缺乏真實性了。

屬於前一種的作家也很多，最好我們不拿作家來作例，而在作品上來考察，像杜斯退益夫斯基的窮人，高爾基的我的大學，法捷耶夫的殷滅，……像這樣的作品，都是自己實生活的體驗，真感情的噴發。而情感的豐富，人物的活躍，感人的力量，自然不是左拉一般的作家所能做到的。雖說他們在剪裁分配辭句的洗鍊上不像左拉一般作家那樣地琢鍊纖巧。但我們也不覺到有粗枝大葉的痕跡。關於這一點，可拿一種舊的說法來說明：『感情猶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情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這並不是非難左拉一般的作家，不過是借此把創作的兩種過程加以說明。如果把兩者相比而必要加以軒輊的話，那自然是前者優於後者的。因為文學雖是社會的反映，但文學究竟不是社會學。作家祇能說明社會的現象通諸讀者的理智是不夠的。必須表現出在社會現象中所發生的實

感，通諸讀者的感情才行。固然左拉一般的作家，在作品裏也可以抓得住讀者的感情。但和杜斯退益夫斯基等相比，在程度上是有極大的差別的。

話說到這裏，我們就要轉回頭看看我們文壇上的一般作家——尤其是自命為前衛的作家了。事實的證明，大家都是藏在亭子間裏，全憑着幻想來投機，在大時代的當中，自己退作一個時代浪潮的旁觀者，誠如文學週刊上瀾先生所說，『我們不但配不上那作為一個集體農場的突擊隊員蕭洛霍夫，就比起左拉那種爲了寫小說而下鑛坑的精神也還差得遠。』如果作家們能撫衷自問的話，誰也承認是中肯之論吧？

是的：大家不在叫着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嗎？大時代的面影，早展開我們的目前了，農村破產，工業崩潰，民族的反帝戰爭，這偉大的現實，作家們爲什麼不參入裏面去把握呢？從文壇上的收穫來考察，作為時代反映的作品，都形成一個幻想的空壳，反映農村破產的，大半離不開矛盾的春蠶的圈套，反映反帝戰爭的，也不脫了張天翼的最後列車的形態，反映工業危機的，就是連幻想的空

亮還不多見呢！這種說法，固然有人認為過甚其辭，過於悲觀，但事實所在，我們又何必有疾諱醫呢？

歪曲現實，躲避現實，固然是不可饒恕的罪過，即使不歪曲不躲避，而專憑幻想去把握現實，結果的結果，把握的現實，也是陷於歪曲，而等於躲避的。真要產生偉大

的作品，必先能把握偉大的現實，真想把握偉大現實，是非在實生活上體驗，在實踐上學習不可的。作爲一個集體農場的突擊隊員而不可，就是爲着創作而學學一下鑿坑的左拉，也值得我們欽佩呀！雖然左拉那樣的創作方法，不能完全令我們滿意的。

前哨

耶 草

天，像是發了瘋了！

一個月以來沒有見過太陽，終日昏暗着，彷彿給炮聲震碎了神經。

北風捲起了田裏的細沙，一陣緊一陣地吹來，穿過樹稍，穿過殘破的屋角，放散着一種可怖的怪叫。

搖擺在蜿蜒的戰壕旁邊的，是連部的旗，望過去，一個個的看不見盡頭；長的戰綫！

一個上等兵，以袖口在兩眼上擦幾把，將腦袋從戰壕裏透出來。

「又來了。」

遼遠的有個黑的物件在搖擺。他順手把槍拖起，上了一排子彈，瞄着準。

「拍拍！」

沒有還槍，黑的物件仍舊靜默在那里。然而同伴們可全給驚起了。

「衝鋒嗎？」

「摸摸腦袋上有沒有鋼板吓！」

「準備著，弟兄們！」

誰都明白這些話是指敵人說的，戰場裏，立刻翻起一陣雜亂的上子彈聲。

劉秉德向着黑色的物件連放兩槍，那物件上半身遂即倒下了。這夥子是一百三十六連有名的射手，槍法高明，幾乎能夠百發百中。他凝神地朝那物件注視，然後拍下左面胡定的肩膀：

「小胡，瞧啊，是塊石碑。」

「可不是，祇斜著斷了一半。」

小胡回答說。

大家全很愉快。

「敵人真沒用！」有個弟兄搖搖頭。

「你的話什麼意思？」另一個問著。

「我是說，」他目光向四周打個轉。「他們那麼多隊

伍，怎麼常常剛衝過來就又退了。」

「倒底是小鬼！」

「沒有種！」

李廣從袋裏掏出一包烟。分散給大家，那烟隻彎曲得

非常可憐。他口內咕嚕著：

「別嫌劣。這是……這是……」

他的智力使他不能永遠地記起這烟的來歷所給予它的

名稱。他有些發急。

「是什麼？」

「是……是……」

他將腦袋仰了起來思索。

「是什麼呢？」

「是——」他像獲得了什麼一般，很自若地，「是老百姓送給我們的……」話可仍然沒有說完。

「慰勞品，是不是？」

插嘴的是李廣。

「對了。」他有點覺得慚愧，把頭低垂著。

燃起烟捲兒，大家抽著。他們這一羣滿臉塵埃的夥子，一個個，結實有力，安靜得一若在營裏，絲毫沒有畏懼的神情。大家又開始談起來。

李廣用兩手拉緊了自己的袖口，帶著勁兒，左右拉扯

著，口裏不住地發出唏唏的聲音。

「幹麼啦！你？」有人問。

「癢。」

他回答很乾脆。這麼樣不中用。還是癢，他索性把隻手打領口伸進去，摸了一會兒，一個軟小的東西給挾在手指裏，兩個大姆指殼那麼一擠，全是血！

「噁！」把眉首往上一提，聳下肩，很是厭惡地：

「這回我們又發財了！」

「發財！去你的吧！」

劉秉德笑著斥責他。

「你不信，可以看看，誰身上不帶幾百個虱子！要是虱子可以賣錢……」

「哈哈！」

大家一齊在笑。

「半年前在福建，還不是一樣。」不愛多說話的胡定，彷彿受了什麼感動，也在接著談起來。「滿身臭汗，滿身虱子，腳氣……要不是被人家掠去吓，還不知可有個命呢！人家待我們那樣好，真地……」

「少說些吧！」劉秉德阻止著。「仔細著呀，嘴巴舒服有什麼益處？」

「真地，真地！」胡定回執著。

「老弟，你就聽我一回話吧！」

「我們不應該忘記的，送我們出來，臨去的時候又給路費；衣服全不讓我們自己洗！」

「昨天晚上敵人衝過來的時候，咱們弟兄們可有誰挂了彩嗎？」劉秉德的意思想岔開胡定的話。

「沒有，簡直連一個也沒有！」

「這回打仗我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沒餉也是情願的！」

「死了也是甘心的啊！」李廣說。「連老百姓全幫助我們。」

「我說句實在話，」劉秉德把煙蒂兒甩開去，「剛到這兒，我天天想開小差，要不是軍長說那些話，我也已經走了。天天打呀打地，專門自己鬧家窩，把我們填炮眼，軍長說得是：我們永遠不再把槍頭對著自己人，若有人打我們，我們就雙手把槍捧送給他！我們吃國家的銀糧，應該替國家打仗……」

「誰又不是爲着這來！」

提些著罐頭水菓和香烟，男男女女一塊兒，十多個年輕人，從戰道裏，帶著笑顏走過來，沒待弟兄們看見，他們便先招呼著了。

「弟兄們，你們真早呵！」

「太辛苦了，弟兄們！」

「你抽點兒烟吧！弟兄們，餓了，有麵包，有罐頭牛

肉。」

李廣他們誠意地接過慰勞品，大家一齊楞著，全說不出話，面色嚴肅，目光內閃耀著感激的光芒。

「我們……我們……」胡定想談話，他的舌却使他發詰。

「我們應當好好地幹！……」劉秉德也未能把話繼續下去。

胆量大，比較還算李廣：

「你們這樣，我們真感謝，你們也愛國。」

連長走過來，向慰勞的人們睨一眼。

「好了，好了。夠了！」

「怕什麼？這會兒又沒開火！」有位弟兄抱怨說。他看看連長。

連長無可奈何地盯他一眼，走了。

「我們很慚愧，我們自己沒有力量，」一位瘦長的年青人這樣說著，神氣是極端誠懇的。「我們拿不起鎗，不能打仗。不能在這兒實地幫助你們。我們覺得過意不去，只有以這點兒小意思表示我們對弟兄們的尊敬！」

一個女子未說話先流下了眼淚，她是那樣鄭重他：「你們打仗，你們犧牲，全是爲了我們的國家，強權打倒了，我們的國家自然會強起來的，那全靠了你們，弟兄們！」

胡定偷看著這說話的人，兩隻眼睛淚汪汪的：

「我們……我們……」

「弟兄們！您們……」一句話沒有說完——

「軋軋軋軋！」

三架飛機，成了三角形，在高空裏翱翔。

大家一齊把腦袋抬起，呆著。

「飛機！」一句話沒有說定的那個女子，驚慌了起來——

「呵！」聲音是失利的。她握緊了兩隻拳頭，邁一大步，在想奔跑的模樣。

機警的胡定一把將她拉住——

「不礙事，別怕呵！」

「秉德送送他們罷！」

「親愛的弟兄們！再會了！」

劉秉德將他們送出去。

「小胡：你爲什麼又不高興？」

胡定是他們間最小的一個，曾經念過幾年書，寫得一手乾淨的小字，普通信札，也可以自己提筆。慰勞隊去了之後，癡癡地，胡定靠在壕溝的泥牆房，一隻手托著下額，眼珠子是憂鬱的。

「我知道，又是……」劉秉德調侃地。

小胡向他翻一眼，他可就著實講了出來：

「那個小姑娘——噢，那個談話的女學生，跟他的媳婦兒一模一樣的，可不是又在想她了？」

那夥子依舊沒有動靜。劉秉德又說下去：

「也難怪呵，你們評評看：才抱了一個兒子，拜堂不過是年把，小兩口就分手了，這又是三四年。表弟不是是？」

「……」

劉秉德和胡定是姑表弟兄，所以他表弟的心境他最清楚。是的，他們離開故鄉已經有四年了。大水衝斷了他們的生命綫，才跑了出來的。他們原想混個年把幾個月就回

家，誰知道一開戰就是三數千里以外的他鄉，生活流動著，一年中一半的日子是過在戰壕裏。劉秉德呢，是個光桿，胡定有房子，有竹園，有個心滿意足媳婦兒，因之他時常的想家。

「軋軋軋軋！」

「九隊！乖乖。」

「二十七架哩！」

飛機的驟然到來，戰壕裏增加了緊張的空氣。弟兄們相互地叮望著。李廣急慌地：

「放排鎗！」

「慢！」排長立起來，命令道：「不能動，不能動，太多了。」

飛機飛得很低、盤旋著，祇在戰壕上邊兜圈子。弟兄們全蹲著，把鎗抱在懷裏，斜着一隻眼睛瞄準在找尋飛機，等待著。

可是飛機並沒丟炸彈，老是輕慢地翱翔。弟兄們的神經漸漸鬆弛下來；開始吃起剛才慰勞隊送來的東西。

約莫二十來分鐘先景，那些飛機一齊往東面的炮台飛

去。

「丟兩個呀！」

「見了見了！」

將槍橫在大腿上，戰壕裏又恢復了吵嚷的空氣。談論著，猜疑著，這些個飛機逗留那末久而沒有拋一個炸彈的用意。

「看吧，準又要出什麼花樣！」

「讓我來瞧瞧！」

「轟！……！」

「轟轟！……！」

「炮聲？」大家全斜著腦袋聽。

「唔。是的。」

「嘩！……！」

「看！炸了！」

「什麼地方？」

「呵呀——！」

一個炸彈，正落在機關鎗的戰壕裏，那土堆塌了，三個機關鎗手全壓在裏面被救命。

大家慌亂地奔過去，七手八腳地扒著，好費些事，也不見一個人影子，那三個是無問題的遭了活埋！

「沒救星了！」

弟兄們束手地太惜一聲。

「嘩——！」第二次炮響。

適巧又落在老地方，救護的人沒回來一個！

「媽呀——！」

一陣慘呼之後，跟著飛起了斷的鎗桿，血淋淋的人腿，破碎的衣片！

「轟！……！」

「轟轟轟……！」

炮聲聯珠似的。

「嘩！」

「嘩嘩！」

飛機所飛到的處所，統統是炮擊的目標，左右遠近一齊全被轟炸。

「好厲害！」

「專來人玩轟兒了！」

「嘩！」

呀，電網給轟毀那麼一大段。

「轟！」

戰壕的土領轟平了！

「轟！」

「嘩！」

「轟轟！」

「嘩嘩！」

炮聲越來越緊了，戰壕的土領幾乎全平了，弟兄們全躺在地上，電網的木柱飛起，常打在睡著的人的腦袋，鐵絲散亂著。

半點鐘後，好些個弟兄被炸傷，好些個弟兄被活埋！他們忍痛的拆息著，不敢作聲，以裹腿紮住了傷口。低微的呻吟著。

「糟了！」

「我們應該衝過去！」

「把炮奪過來，我們去奪，跌著等死嗎？」

「去奪？有什麼用啊！人家往租界一退，再去奪鬼炮

嗎？我們又不能向裏面走一步！」

「打進租界，一股勁兒把那些小免崽一起趕進黃浦江，還會有這些瑣碎嗎？現在只是聽著，一個勁兒著聽！真他……」

「爲什麼我們不衝進租界，一下來個乾脆，連長，你說啊？」李廣那樣地不容氣。

「沒有命令。」

「命令？真他……真牠……」

「這樣要打到什麼時候呀！」

「轟！」

「嘩嘩！」

炮聲，仍舊響著響著。

江干，在霧裏，模糊地可以辨出那兒有動着一羣。慢慢地，在炮的掩護裏他們衝過來：前面，是坦克車，機鎗槍在前頭，獅子樣的撲過來；步隊在後邊，散開着，在跑步。

「手榴彈呢？」

大家一起翻身坐着，可是沒有，那些個玩藝兒全給埋

到土裏去了，一個也沒有！弟兄們，好些個給埋在土裏，戰壕裏的人，是那樣的稀少。

傳令兵從戰道裏跑過來——

「暫退！」

「退？」

弟兄們一向是打着勝仗，這消息的到來，他們好像蒙到了一種侮辱，心裏很不愉快。

「呢呵！」

敵人的吶喊聲從老遠的場合傳過來，是漸漸的近了。

連長慌張着——

「你們先走！」

大家向後邊兒退去，擠着。跑著。胡定剛立起，一顆透姆達彈正打中他的肩膀，他一下倒在地上：

「連長！連長！」

連長把腦袋扭過來，用一種憐憫而無可奈何的目光向他一瞥。

「連長！我求求你！」他痛得倒了下去。復又勉強地仰起頭，顫抖的手摸出了一支禿頭的鉛頭，「來，把地址

開一下，請你寫給我媳婦兒！」

連長又那麼地瞧他一眼，急速地跑了去。

你這騙子！平時可說好。胡定咬緊了牙根，喘着氣；

「我不須要你的憐憫……」

血沫從傷口裏向外迸着。他的臉現露出一個極度悲慘的表情。

約莫五六里路光景，在一個大的墓林，退了的部隊聚攏來。李廣能望着，向四外探視——

「胡定！劉秉德！」

「在這兒。」劉秉德應着。他轉問：

「小胡呢？」

「胡定，胡定！」

「胡定挂了彩，倒在戰壕裏，」連長說。

「你爲什麼不早講！」

「……」

「你……」

「點名！」營長站在一位墓旁上下命令。

「一百三十六連集合！」

「九十八連集合！」

「立正！」排長發着口令：「看齊，報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報告營長！」連長立得規規矩矩，「本連現有弟兄四十八名。」

「什麼？」營長驚慌地。「只有四十八了。」

「胡定！胡定！」

「馬宗義！候雲山！」

隊伍裏頓時又翻起了叫聲。

「爲什麼要退！」

「我的三哥沒回來！」

「六表叔！」

「連長！我們爲什麼要退？」李廣問自己的連長。

「不退！」

「無緣無故退兵嗎？」

「我們能看着自己弟兄們給人家活埋嗎？」

「衝！」

「死也不退了！」

「營長，我們不退！」劉秉德立在營長面前，對着大家說「我們弟兄們全不願意退！我們死要死在一塊兒！老百姓說過：我們是爲了國家，替國家打仗！我們不退！」

「你——」營長口詰詰地，「你要怎麼樣？」

「衝過去，我們不能白看着弟兄們給人家活埋，我們要死死在一起，老百姓說……！」

「沒有命令！」

「命令？」

「衝——！」

千把個夥子一齊嚷，像打雷。

「走！」

弟兄們全將鎗頭裝上刺刀，拖着，像一籠散了的蜂，英勇地，在向着敵人的來路衝過去！營長無可奈何地跟在後。

一九三五·十一·十一夜深時於上海

病

病

星火——二·三——二六二

瓊 珈

我不懂這些日子瑪珈爲什麼變憂鬱起來，無論如何我是並不虧待她的，除非，——除非……我絕對的不願想及這一點，但是燕子尾掠過水面時，誰能阻止美麗哀傷的波紋之盪漾呢？瑪珈，她真熱情的笑臉沉黯了，我怎能不擔憂呢？

每次當她靠在窗口，有意無意地眺望着遠山時，我便不能自制地妒忌起來。有時甚至於使我全身顫抖。這時候我是難得隱瞞自己的可憐態和卑怯的，我常說：「瑪珈，快活些罷，你記得你是有孕的。——是不是半年的山居使你厭倦了，唉？」

說了以後我抬起充滿因自己的口氣不能表示親密而悔恨的眼睛看她；她臉色悽喪哀苦，明白地現出對於那件事

無爲力的絕望，說道：「唉。我覺得——我不，山居並不摧毀我對生活的熱情，你知道，加庚，不過——」她把音調變活潑些，半回過身來，一種熟悉的但是預告着禍患的婆態就投出在傍晚柔和的光亮上。「你不要以爲這里給我

不滿，寶貝，我是缺乏憂悒的呢，——」
我癡望那收吸着她透露心情的注視的山尖，她的話便用一個輕微的嘆息結束了。要是那時候我移過眼來看她，她那樣顯得堅守着某種事件的害怕有人去啓發的眼睛便會哀懇似的向我注視，那注視——呵，那注視是如此燒燬我心的。

有好些日子我就在難堪的固執的憂悶里度過，每日挾着書本子跑進學校，我簡直不知對學生說了些什麼；我急

切又恐懼地等待一個迷惘的日子，那日子好像是必定要降臨的，瑪珈——唉，瑪珈畢竟要找一個日子向我申說一切的，她是如此蒼白而且心神分散，她的心必定已伸向遠方了……我知道當我不在的時候她做些什麼呢？我知道我在的時候她想些什麼呢？我們之間已懸上一道細密的簾帷，我們每人都是模糊而且生疏，生疏，呵，我爲這可怕想念煨灼了，我病了，——終究病了。

昨天晚飯時瑪珈說：「加庚，吃得這一點點？」我不响，她過來探探我的前額，「唉，有點發熱呢怎麼樣？」

我胆怯又有點希望她聽見，呢喃道：「難保你這一隻手，不停留在他額上……」

她狐疑地看看我，然後更親熱些靠上肩膀來：「加庚，去睡吧？我會去找醫生——來，我扶你上床去。」

一種想蹂躪她美麗使她痛楚的慾念很強，地燒起來，我握緊顫抖的拳又顫抖着鬆下去，我狠狠地不着她說：「讓我自己走！」

她顯然是受驚了，吃吃地喊道，「加庚！加庚！」隨又趕上來扶住了我！剎時間我的怒氣烟消雲散，如果不是

羞恥心的阻止，我一定會靠在她臂上哭一場的。可是只能帶着殘餘的怨恨躺下床去。

她去開燈的時候我睜開眼來，唉，天！她是不該如此美麗的！我病，我竭盡全身的氣力坐了起來，迷糊而且顫抖，用凶狠的嗔聲說：「瑪珈！過來告訴我！近來你究竟怎樣！」

「唉？」她慌亂地坐到床沿上來，「病了還不好好保養嗎，來，你躺下去！這些瑣事管它，」

「瑣事！你知道我爲什麼病！」強硬以後我忽然覺着心軟，稍爲溫和了一點說道，「瑪珈，你知道，我們之間是什麼都要開誠相見的。」

「開成相見，加庚，你以爲我還藏着些秘密嗎？」她失望的音調打動我很深。

「可是你爲什麼愛悞呢？」

「這就是秘密嗎？」

我不安地說：「是的！」

「我！」她的驚呼使我暴怒，我相信她已在佈置公開的場面啦，我必須在未佈置妥當之時打擊她，可是瑪珈接

着說：「這使你病，孩子：「切不都明瞭嗎——」

着。

「明瞭！誰闖入了你思念之國度，誰呀，怎麼起的呀，我明瞭？」

「——什麼事？」

我聽見掛鐘的滴塔聲，我昏眩，瑪珈的聲音由遠處盪來。「我替你擔心所以不告訴你，我對肚子裏的……實在害怕，動了，所以——因此竟累你……」她哭了。

瑪珈是這樣欺我！

「加庚，你知道罷，」她忽然忸忸起來，我的心急跳

來。

就這樣我和復活的罪犯一樣，感恩着在她跟前跪了下來。

畢蕾和高爾基

Gleb Struve 作
張露薇 譯

——大革命後的蘇聯的一些老作家們——

一 文學與革命

那些老一點兒的作家在大革命之後，差不多都沉默下去了，不在此例的也不過只有三五人而已。蘇聯的某一個大批評家曾經論及這一個時期，他說大部分的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對於新建立的革命政府都取一種公開的戰鬥的態度，並且希冀着牠趕快的倒台。有許多聲名赫赫的老作家很迅速地離開了蘇聯，而在白軍敗績之後便都僑居到國外了：在小說家之中有蒲寧，庫卜林，阿志巴綏夫等，後來還有梅壘什考夫斯基，雷米佐夫，史密列夫和包理吉扎柴夫；在詩人之中有巴爾蒙，席蒲思夫人等，後來還有何達席維支，瑪倫娜慈微塔伊瓦和喬治·伊凡諾夫。就是以留在俄國的那些作家論開，頭就參加多數黨工作的也並沒有幾個：小說家之中只有高爾基和綏拉斐摩維支，詩人之中也只有布留梭夫和未來派的一些人。勃洛克和畢蕾是象徵主義時代的兩個最偉大的詩人，他們却都以極幼稚的民族的救世的觀念去承受革命，去歌頌革命：勃洛克的作品有十二個（這是革命時期最出色的一篇詩作）和賽西亞八，畢蕾的作品有基督起來了，這是一篇堆滿了辭藻的軟弱無力的作品。勃洛克在一九二一年就去世了，他後來雖然被大革命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而且擴棄了他的十二個中的幼稚的觀念，然而他在寫十二個之後却沒有創造出一點兒重要的東西，畢蕾是暫時的過了一段半橋

居的生活的，他在一九二三年回到俄國，一直到他死（一九三四年正月）都沒有離開。關於他在一九二四年以後所寫的作品我將要在下邊談到的。在其餘的革命前的大詩人之中還有尼古拉·谷米列夫，他在大革命後發表了他的幾篇最好的最成熟的詩歌，然而他因了參與反蘇維埃的組織，一九二一年便被殺了。他和安娜·亞荷瑪托瓦，費都·梭羅古勃，奧賽·曼德爾斯坦等一樣，對於大革命是絕對不表示同情心的。梭羅古勃死於一九二八年，他在革命後所寫的東西就沒有多少，而且又止限於純粹的抒情詩了。安娜·亞荷瑪托瓦在一九二一年出版了一本書，裏面含着她的幾首最好的，也是最玄妙的抒情詩，自此以後，她的名字就完全不見於俄國文壇上了。奧賽·曼德爾斯坦於一九二二年發表了他那令人驚服的特里斯琪亞，又於一九二八年把他的舊作和爲數頗少的新作集起來出版，然而這本詩集却得不到蘇聯作家的好評；曼德爾斯坦的作品中的最顯明的一點就是與時代的精神一點兒也不調和，特別是在革命的改造的時期。他還和往常一樣，把注意力集中於「永久的」或歷史的題材，以一種鬥爭的，極個人的方法去處理它，表現它。

然而，在大革命之後仍然有幾個老作家在俄國寫作和出版，如舊寫實主義派的高爾基和維里沙耶夫和新寫實主義派的普利西文，席爾吉耶夫·來恩斯基，扎米亞丁等便是。和他們攜手共進的還有小托爾斯泰和伊里亞愛倫堡，小托爾斯泰在大革命的初年是參加白軍而僑居在國外的，直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到俄國；愛倫堡在改變了幾回觀點和信仰之後便常常住在巴黎了，他在大革命之前本就住在那兒，他覺得在那蒙德已納的咖啡店的雲團裏最爲舒適，他有時候也去莫斯科旅行，在那兒他却變成了一個很高貴的外國人了。

二 畢雷

在一九二八年後的安德烈·畢雷真算是革命後的文學和偉大的象徵主義時代的唯一的個人的連繫了。所有其他的象

繼派的作家不是死了（勃洛克，布留捷夫，梭羅古勃），就是離開俄國了（巴爾蒙，席蒲思，烏亞喬斯拉夫，伊凡諾夫）。畢書的天性就是近於革命的，所以在在大革命剛開頭的時候他便接受了革命的洗禮了。然而他和勃洛克及其他幾個詩人一樣，最初所接受的大革命並非是大革命的原形，而是依照他所看見的樣子；並非是在於社會的政治的一方面，而是在於宗教的和文化的方面，他只以為這是一種提高國家地位的方法，但願使俄國能夠在全世界上盡了傳教的義務。依畢書看來，這種傳教的義務是帶着一種救世的觀念的色彩的，因為他本是魯道甫·斯坦安博士的一個信徒。然而他對於大革命的接受却沒有得到一丁點兒適當的詩的表現，那唯一的產品只不過一首頗為可憐的詩（基督起來了）。他在九二三年回國之前曾卜居於柏林，為時不過一年有餘，但在那兒却受到一種個人生活中的最大的痛苦，這苦痛的打擊幾乎把他拖到瘋人院去；後來他回國了，他打算對於大革命的接觸要更密切一些；然而他對於大革命的態度始終就不一致。以實際的政治的情態來說，共產黨的革命是與他的天性很不相合的，他對於大革命就不能發生如膠似漆的感情。他的精神的和知識的幻想也許是有的，但是他的世界觀根本就是宗教的和唯心的，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並不能感到同情。他的所有的相反的論調都是表示着不自然與虛偽的。他的最大的成就也還是在革命前的過去；他能在俄國文學史上為人記憶的也只是爲了他的兩部長篇小說（聖彼得堡和銀鴿），爲了他在瓶和死灰裏最好的抒情詩，爲了他的「象徵主義」。在大革命後，畢書的能以夠得上代表早年詩的水平詩作只有一首「初遇」，他在此詩中又給我們顯示出那青年時代的氣氛，那二十世紀初年的莫斯科的知識階級的寵兒的氣氛。他在一九二四年後所寫的長篇有莫斯科幻想，莫斯科展覽和假面具等，畢書的一些從前所寫過的人物又在這些作品中重現了。這些小說顯示出畢書的平常的才能，特別是那對於一個紛複的佈局的有力的把握的才能，這一點的確是有着一個笑片的特性。然而，倘若放在一起來講，這些東西當然是不如他從前所寫的長篇的。他的短處（他的有韻的散文的單調；他的心理表現的玄虛；他的創造的字句的討厭是比前更顯明了。同時，這些作品中也沒有如在科琪克·李塔耶夫裏的新鮮的景色；以科琪克·李塔耶夫論，就假定他

是個失敗之作吧，那也可以說是個光榮的失敗，而且還是哲姆士·朱葛士的一些最大胆的實驗的前驅呢。畢蕾在晚年是努力作他的回憶錄的，其中有一部分已經在從前用一些別的題目發表了。其第三部名為世紀之初，此部是剛剛在他去世之前發表的。（他死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這些回憶錄和畢蕾所寫的其他的東西一樣的有趣，然而在他寫作的時候，他把原來的計劃改變了：從一個自傳式的東西改變成他那時代的歷史了。但以歷史家論，畢蕾也並不是十分客觀的，書裏面還是很強烈地顯示着個人的恩怨的成分。同時，很顯然地是由對於政治的觀點的關係，你可以感覺到有一種新的趨向，在那些很微小的事情之中也可以找到一種很新的意義，這不僅是對於過去的事實，而更是對於作者的內心的經驗。不過，畢蕾的回憶錄無論如何是俄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光明燦爛的時代的一個有價值的，有趣味的文件，其作者是當代的一個最遊移不定的代表者，他是個天才，也是個傻瓜。

畢蕾在現代俄國文學中所以能有很大的地位，那不僅是因為他個人對於俄國文學的貢獻，而更因為他那形式的改革對於俄國的青年作家所發生的影響；大革命初年的注意於詞藻華美的散文作家（特別是皮涅克）是應該很感念他的。然而，在他的衣鉢弟子之中，却沒有一個曾經寫出和他們的師傅的最好的作品的並駕齊驅的作品來，結果，畢蕾在俄國的散文中的傳統當然是不能持久的了。甚至萊思考夫和雷米佐夫的「思卡茲」體裁在注重詞藻華美的散文上影響都會比他更有成就，更持久些。而且，在最近的向「寫實主義」的發展的途中，對於一切的「畢蕾主義」當然是一致地在擯棄之列了。所以，畢蕾的一切願意去加入大革命的努力的結果不免是有點兒悲慘的。不管他在俄國文學史上佔多大的位置，畢蕾却永遠不能稱為「蘇維埃」時代的一個典型：連他的革命前的作品都算在內，他的地位只不過是在「象徵主義」的時代罷了。

三 高爾基

自大革命之後，高爾基的名譽更是一日千里地增長着，現在簡直被視為蘇俄文學的偶像和領導者了。米爾斯基曾經說過：「他的作品完全不像青年一些的時代的一切作品——第一，因為他完全缺少對於風格的興趣，第二，因為他對於人類的心理的趣味是最不是時髦的」。這種話如果在幾年以前說，那當然是一點兒也不錯；但到現在就完全不同了。這並不是高爾基轉變過來去接年青的俄國文學，而是大革命後的俄國文學一天一天地向着高爾基那方面走，一天比一天接近高爾基的藝術，接近那由於革命的「浪漫主義」脫化來的「寫實主義」。蕭洛霍夫，法捷耶夫，甚至於李奧諾夫和費金，都是比皮涅克和「詞藻華美派」，比卜佛林和奧料荷更接近高爾基的。最近高爾基又鼓勵着「社會的寫實主義」，為這個新的趨勢担保，這當然不是很偶然的事情。高爾基在蘇聯文學中地位是很高的，他在共產黨的政權下的地位也是很穩固的，他是蘇聯政府中的「要人」，因為他做些見義勇為的事情，於是他成了歐洲的文化界的一個官方的代表，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間的俄國的青年作家們都是把他當做一個老朋友和保護者的（如巴比爾，伊凡諾夫等作家便是受他的提拔而走向文學的大路的），而不把他當做一個文學的大師。然而現在却完全不同了。「社會的寫實主義」既然成了時髦的文學的口號，高爾基自然成了一代的大師了，青年作家們不只要學習他的創作的方法，而更要學習他的創作的態度。「像高爾基」一樣地寫成了文壇上最聰明的辦法了。

我不打算在這兒討論高爾基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讀者可以在米爾斯基的現代俄國文學史（頁一〇六至一二〇）中找到對於高爾基的作品的各階段和各種形態的確切不移的估評。這裏所要說的只是他在一九二四年後的產品。除了一些短篇小說之外，他已經發表了兩部戲劇和兩部很完美的長篇；一是「亞爾塔莫諾夫的買賣」，一是「克里姆·桑金的一生」。前者是高爾基在一九一一年以後，在寫「馬持威·庫資梅亞金」以後的第一個真正的長篇。但是這個長篇只表示着他荒廢了一些力量。它本來比他的中年期的任何作品還強，而且還有「傅瑪·歌捷耶夫」中最好的地方的好處。高爾基的長篇中所最缺乏的是剛毅，緊湊，和真實，而在這部作品中却全都有，他那平常的精細的觀察力當然還不算在

內。這是一個目造的資產階級的家庭的三代的故事。所有的人物，如使家庭關起來的老亞爾塔莫諾夫，那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自滿自足的人；如帶着衰敗之徵候的他的兒孫們；如他們的太太和一些別的角色等都寫得非常生動。高爾基照例地把偉大的氣力和生命力與生活的陰暗方的一種親切的面像和在一起，不只是在其向外的顯示上而，更在其人類的天性的內部的工作上。我們且不管其中的人物的相似和不同，高爾基是不僅表明他們的陰暗的一方面的。那整個的故事總帶着一種陰暗的氣氛，那氣氛是高爾基對於老俄羅斯的觀察的特點，也就是他的「寫實主義」的一種特性。在「克里姆·桑金的一生」中也是如此，這是描寫四十年的俄羅斯生活的偉大的史詩，其重心是在於革命的變亂及其活動的。然而，這一部特別長的小說却缺乏前者的力量和中心點。

高爾基對於過去的俄羅斯的態度很可以概括在克里姆·桑金的話裏：「每件事情都是可能的。在這男人們拚命發見他們自己，所有的生命都是不好的創造的瘋狂的國度裏，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在他的最近的幾篇小說之中，高爾基曾經試着去轉移他的「寫實主義」的焦點，當涉及蘇聯的現實的時候，那是要把平常的「滅」號變成「加」號的。

（這是我所譯的司徒薇（Gleb Struve）的「蘇俄文學史」中的一節，全書俟校抄完畢，即印行。）

九月詩篇

番草

我的秋天

高的天，平的大地

亞細亞是秋了……

在廣的，廣的平原上，

路，是那樣地是，那樣

長得如像沒有盡頭；

展向著天與地的邊沿——

在那邊，遼闊的地平線

是現著不可到達的遠，

像是未來，像是夢。

伸張着巨大的手臂

向著我——我在這裏。

我走著。

我是什麼和什麼也沒有

——除去我的自己；

因為這，我是自由。

沒有什麼囊擔上我的肩膀，

沒有什麼筐累贅我的手……

我是自由。

我是亞細亞的秋。

我赤著腳，

我袒著胸，

我的兩手是空空的；

要這樣，才能更多地享受風。

天在我的頭上。

天是大的青蒼，

四面的地是大的綠夾雜著黃，

重陽邊的風有一點涼，但却很清爽……

世界是這樣，這樣——

流浪人，你不想什麼？

收穫後的大地是精光的。

裸體一般地

顯露著低低的丘與平平的河流

素描的淡的線是美的，

而能當伴毛髮的

灌木林與刈剩了的高粱椿

以及草的，淺的色調也是美的。

啊啊，雲，偉大者的靈魂嘯，

在曠達的天上遊行，

在地上拖着陰暗的影——

這裏是，我一個人。

我在走著。

看我的眼睛啊！

深深地——

在那裏有高的天，平的大地，

有火一般的，饑餓與愛情，

而且有

——像是秋的，

像是從深淵裏發出來的——

野性的呼聲：

亞細亞，我的母親！

海上

啊啊！我的中國海嘯……

黑沙裏，風是大約；

風鼓舞着浪，

是一種叛逆者的呼聲，

是一種強壯的生命的歌唱。

在這裏，沒有天與地，

有的，是無邊際的黑暗，

只不過上面有幾點星，

下邊有幾條浪

算是光。

夜啊，這樣的夜……

我是知道的：

海寂寞，海又愉快，

海有太大的愛，

又有太多的悲哀；

海的深處似乎有一句話，

從原始以來，他就在

嘶著，呼號著，

而他心裏的話還沒說出來，

於是，他變得不可思議！

如像我。

我現在，在海船上，

靠著桅檣，仰著脖頸，

頭髮交給了風，

望着星。

在望着星。

星在我的眼睛裏，

從眼睛到心靈。

星有光亮

星有微細的聲音；

我聽不清。

在訴說著風與雨吧？

在訴說著不幸與哀情吧？

可是，船在前進著，

向那邊去。

山岳之歌

海嘯，你流吧！

啊，這是山，無窮盡的山，

不是，這是海，

這是海，是流著的海；

從「永久」看來，

他是在流著，而且很快，很快……

我的山岳，海嘯，

在你積雪的峯上——！

不，是浪頭上，我站立著在。

我是年青。

雖然我已經涉過了

山一般的不幸，海一般的不幸，
我是年青。

但現在，我，孤獨地

站立在積雪的山岳上，

向著遠方望；

山是蒼老，山是嚴肅，

山有偉大的冷靜；

於是，可憫的陰沉的默念

浸透了我的心靈。

我變得老成，深沉。

我是老年人。

風來了！

聽，海的呼聲……

豐利老

辛爾

豐利號內，突然的沈靜下來，夥計們埋頭在工作着，沒有一個目光向旁望的。

原來是老闆就出現在店門邊了。

大臉孔，矮個子，胖得腹部隆脹，好像懷胎的女人；走起路來，很費氣力。兩抹濃眉緊繃着，踏進門檻，睜眼一瞥，便倒下那張籐睡椅去，額上的汗珠從額角流下。這便是市內有名的富翁豐利老闆。

「噓，噓，……這小子，這小子！」豐利老的怒氣還未消。

那大概是新職員吧，豐利老在單票上用力的畫了陳元龍三字，他還笑笑着，輕聲的說：

「請老闆再寫幾個字」。用手指着。

「行了——」猛的繃起濃眉，厭惡的望着對方。

「請，請老闆再在這上面簽多幾個字……」還怕自己的話說不清楚，特別恭正的詳說一遍。

「媽的×，你不曉得我只能簽陳元龍三個字！」突然，台上拍的一响，豐利老怒罵起來，臉上筋漲着。

全銀行內震動了，那位新職員嚇得口呆眼瞪，不曉得自已惹起什麼禍事。

大家都迎着豐利老懇求：

「豐利老，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直到豐利老踏出門，大家還不敢向那新職員解釋，豐利老不識字呀，只學會簽自己的名字。

豐利老回到店內，還覺得豈有此理，從來只是畫了我

陳元龍三字就行了。媽的，今天這小子却這樣不識相。

那張藤睡椅，年紀是太老了。老夥計們見到了藤睡椅，便好像活看着豐利老。豐利老就老遠躺在上面，時刻不離的看顧着店面；三四十年的歲月，都在這椅子上過日子。直到現在這麼老了，還不覺得厭倦。夥計們總要私私叫一聲：泥菩薩，媽的……

豐利老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回，氣才消散了一些；但忽然又看到自己的獨孫，討過老婆的二十歲的人，買一角錢香蕉，和兩個夥計在喫，便搖搖頭，突的喊着他孫子的名字：

「明仁！」聲響很高。

孫子嚇了一跳，急回過頭去，嘴裏塞滿着香蕉，來不及吞下去。豐利老對着他瞪眼：

「來。」

孫子走近來，豐利老慢慢的說：

「谷懶，香蕉買了和人家一道吃！」（谷懶即傻瓜，傻瓜意）

孫子直挺挺，嘴裏塞滿的香蕉，顯得不安。豐利老用

着教訓的口吻又念一遍：

「谷懶呢！香蕉買了和人家一道吃。」加了一個呢字，語氣更有神。

夥計們發出嗤的一笑，豐利老急回頭望去；但捉不到是誰笑的。突然大叫：

「誰偷懶的趕出去！」

全店內寂然無聲。豐利老的目光狠狠的看着，他好像看透了夥計們心裏都在暗罵他。

資格頂老，又是能幹的夥計阿強，近年更老更多病，失意事多，性子也更急躁。他這却忍不住格格的笑了出來，心裏暗罵：這樣小氣的富翁，笑煞窮人了……

豐利老却拉起掃帚，向阿強擲去。阿強沒準備的，便中了那全是髒東西的掃帚頭。夥計們都驚駭得呆住了。這怎了得，用掃帚頭打人，是頂倒霉，誰也不能用這東西打人的。阿強過了三十多年番邦，從不曾遭受這樣難堪的，漢子的火冒上千丈，跳着，讓着：

「大家想，有沒有這道理，用掃帚打人，我當了你十多年夥計……」

「這樣可惡呀？媽的！」豐利老揮手要上去再打。

夥計們忙阻住豐利老。

「老闆，老闆，不要理他，體諒他在店裏做了十多年，年紀老了，在顛倒。」

「我同他拼命，媽的，有錢就好壓死人！老子不怕，不幹頂多，媽的！」

「還了得，可惡這……」豐利老抖着那不能忍耐的氣，推開夥計們再要去打他。

阿強嚷得更兇：

「媽的，老子老想不幹！你這吃人血的富人，你當人家不曉得，你……」

「把這畜生捉住，這畜生……」

「林江，林江的冤枉錢，吃林江五千塊，給林江說中了，死獨子獨孫！」

豐利老像昏狂了，喘着氣，罵不出來。

夥計們知道勢頭不好，爭把阿強推出後門去：

「唉，唉，你要死，這話怎好說……」

但阿強拼命喊：

「當人家不曉得，吃林江五千塊！」

豐利老臉孔變色，渾身發抖，給夥計們拉坐下籐睡椅去，還不住喘着，手指用力的指：

「畜生，這畜生，趕他出去……」

可是，豐利老給阿強那吃林江五千塊，給林江說中了，死獨子獨孫的話刺動着，心裏震痛。

那還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豐利老只是一個十多萬的小富人，生意還小。林江有一次因為店內經濟週轉不靈，便急向豐利老立揭單，借了五千元，月息三分。一年後林江連母利都交還了他。但因為沒有當面索回揭單，以為富人總不至於做令人意料不到的壞事。晚上店事清理好後再去同豐利老拿時，他却認真的說：

「不是開玩笑呀，你的錢沒有交我呢！」

林江的臉色立刻變青，像結誰打昏了，吃吃吃的哀求說：

「豐利老，你知道我困難，我們還是同鄉。」

「你沒有把錢還給我呀！」冷冷的說。

林江的狂顛的目光緊緊射着豐利老，拳頭在摸撫着，失色的嘴唇露現緊咬着的牙齒。當目光昏糊起來時，林江垂下頭，像個跛子，慢步拖出去。剛要跨出門檻，回過頭來：但只瞥了豐利老一眼，張開的嘴巴又閉攏。

單據在他手裏，鬧了沒用的。

一年後的一個晚上，林江默默的走進豐成店內，陰沉沉的舉動顏色，說明白這事情的夥計們都不安起來：末了，他冷冷的微笑：

『元龍老，錢請點清楚……』

豐利老戴起眼鏡，仔細的證點着鈔票，不時還檢出可疑的叫掌櫃的也看看，怕是假的。林江的頭輕輕搖了幾下，顯出頓子頗酸軟似的，夥計們用着偷看的目光注射着豐利老和林江，前者是驚訝而嘆息般的，後者，是憐惜而也驚異的，他們在替林江感到痛楚！林江的血汗……意外的，夥計們露着更駭疑的神色，林江安閒而不在乎的拉着豐利老的手，啓開變色的嘴唇說：

『今晚我們出來玩玩吧！我請客。』

『嘻嘻……』輕微的豐利老的笑聲。

剛踏出門檻，林江抬頭瞥着沒有月亮的夜的天上，燦着幽美的繁星，一片悠曠遼遠，供他的胸懷沉定起來，躍然的一手拉起豐利老的手，一手指着遼闊的天空說：

『好，老陳，你陳元龍有吃我林江這五千元，你死獨子獨孫我看；五千塊不要緊，我破了家還你這五千元的，陳元龍，你記得……你當心……』

『嘻嘻……』豐利老還沒說下去。

林江却放手走了，也不回過頭來。一個提規着的影子迅速的消失在陰暗的街尾。

不知要怎麼說法，過了五年，豐利老的財發得更多，但能幹的獨兒子，在自己的眼前死去了。

猛然想起獨兒子死時，豐利老的心，就不免有些紛亂了，失去了一個幫手，……這才在豐利老有點怪自己的錯，爲什麼不早請給兒子個高明的醫生診治呢！爲了省錢。等到病重却救不得了。

『爲了省錢，誤了兒子的命。』豐利老這一生的遺憾，他是第一次承認了。可是，在外面，還要對着他吵鬧的妻解釋這不是自己的錯：

『不過，開始以為不要緊呀！常有的小病，我不是常常病了不請醫生就好了麼？我不是神仙，那知道他那怪病那麼兇，……』

可是，獨兒子終於是死了。

他重新憶起這傷痕，再想着剛才阿強那畜生的話，心裏格外生氣，沉默了一會，不覺又念着：

『唉，這畜生，這畜生……』

相肥的雙手，覺得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安放。

『……畜生……』他的腦筋在蠕動。

又閃上：

『老……死獨子獨孫給我……』

豐利老像做了一場惡夢急睜着有些看不清的目光，找尋獨孫明仁。明仁正害怕的呆住着，臉色不安的坐在鋪面，發覺祖父對着他注看，心裏更加下的跳起來。

但是豐利老，這回却例外的，特別疼愛起獨孫子了急叫：

『明仁，來。』

語氣溫和，明仁微吃驚的迎上去：

『公公……』輕輕叫一聲，端正的站在面前。

豐利老看了他一會，忽然照從衣袋裏摸出一張鈔票：『明仁，給你。』

豐利老想想這張一元的鈔票來，不由不微笑起來，忘記了剛才的痛心。夥計們瞥見，都翻開臉孔去，怕笑出來

給老闆看見又惹事。頂能湊趣的阿二却說：

『明仁全不曉得，這是昨天那安南婆……哈哈……』

豐利老禁不住笑出聲來：

『格格格……』

店夥們全笑了，豐利撫着獨孫子的手，慢慢的想恢復原來的尊嚴；但剛閉上嘴唇又笑出來：

『嘻嘻……那個安南婆……』

一個安南小姑娘，來豐利號買東西，買好了東西後，摸摸袋子，像小雞兒在叫：

『嘎嘎嘎……』小舌頭伸長着，小臉孔盡是縐痕。最後才嘎出來欲哭的聲音：

『一塊錢呢！一塊錢！』

夥計們都現出憐惜而驚異的神色，細心的替小姑娘找

尋這塊錢；但終于找不到，夥計們有些焦急的問：

「怎麼辦呢？找不着，你自己想想，是不是掉在這裏的，或者你記錯了。」

「沒有，沒有，剛才還在袋子裏！掉了主人要打的。」

「那我們也沒法！我們又沒看見……」

肥胖的豐利老，不知幾時從藤椅上悄悄是走近的的櫃台邊來，態度嚴肅而從容的看着他們。

「唉，要命，要命，掉了錢主人要打……打死……」

說了把衣袖撩起；「你們看，常常打，掉了錢更打死……錢是掉在這裏的。……」

小姑娘摸着正紅腫帶紫的傷痕，哭了，眼淚直流，在豐利老的身邊滴着。終于，小姑娘跪下去：

「可憐，做好事，……錢是掉在這裏的……」

夥計們既燥急又嘆氣：

「叫我們怎辦？掉了找不到……」

小姑娘絕望的走了，夥計們目送着她的哭聲。阿強濃繃的臉皮抖動着，他有點凝住似的，向店門外斜看日光，

嘆息的自語着：

「這小姑娘真可憐……慘……」

他的話還沒說完，背着他的豐利老哈哈地笑起來，大家都驚異着，目光一齊集中到豐利老身上。恰好看到豐利老神氣的把左腳拖開地上現出一張鈔票，一隻粗肥的手指着那鈔票，很得意的說：

「谷懶呢！一塊錢在這裏……哼……」他以為別人是太傻了。

夥計們愕然，阿強把個嘴巴張開得像閉不攏來。有的便跟着笑出聲來。豐利老很快的把那張鈔票拾起來放進袋子裏，一面更從容的又說

「谷懶呢！有錢不曉得拿。」

阿二笑得肚腸快斷了：

「哈哈……一塊錢……」

引得豐利老倒到椅上及笑了一回。

有的笑，有的沉默，有的陰沉的的看着，空氣顯出十分不調和。

現在，這張鈔票，走在獨孫子的手裏。

獨孫子拿了低着頭，有些萎縮，像覺得難爲情。而豐利老却笑容現得更柔媚，對獨孫子又格外親熱，看到孫子默默沒做聲，特別顯得親熱的心情，就有點不自在起來。想一想，很快的，計上心頭，想出了突破這有些不調和的空氣的方法來了。

那便是那隻雖老而仍爲豐利老所視爲得意的故事，又很豐利老不自禁笑起來：

「哼，洋鬼子……那洋鬼子……」豐利老一提起這便仰面大笑，說不下去。

這聽慣了的故事一開頭，夥計們又跟着笑。阿二又搶先：

「哈哈，那洋鬼子可真氣死了，嚕哩的咕的跳……」

「哼，那時候明仁還小呢！不知道……」豐利老是想藉此可以表示他是很自然的講這事故給孫子聽！不過，孫子早就聽人家說過了。

「對囉，那時候大爺還常抱着明仁逗拿着玩呢！」

阿二忙上拉。

獨孫子勉強的點點頭，嘴唇撇開條很狹的縫。

有阿二的逢迎的接應，豐利老的故事便流暢的講下去。

「哦，那次可真大危險了……不是我想出那辦法，那我老陳可完了！哦，哦！」講着，現出十足的驚嘆的神氣。

「現在還記得清楚，正月裏和洋鬼子說定了，定了。」說到定了二字頭特別搖一下：「媽的，不曉得就同他定了那麼多，可是，到了四月底，可不得了，價錢每担跌了兩塊，這還了得，如果照定單同他做了那買賣，那要虧到……」伸伸厚舌頭，透了幾口氣：「……唔，這就叫做死裏逃生，那時年紀壯，胆子大，我的妙計來了！和洋鬼子當面在講，就要成交，可是，單據一上我的手，媽的——當面，面對面，——哦，太危險了，洋鬼子人也很高大，……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定單給我一下塞進嘴巴。」嘴唇一半張，露出緊咬的牙齒：「拚命一吞，喉嚨裏一响，嚙落各在肚子裏……哦……」迅速張開嘴巴，吐出一口氣：「哦，這就完了！救了急，定單在我肚子裏，沒官司打，洋鬼子狠，碰到我陳元龍就沒得烏辦法！哈，哈，哈，哈，」

洋鬼子打桌子，跳，罵，有什麼用？我在肚子裏暗笑！洋鬼子枉做人……」

豐利老得意的說了，飾着柔媚的目光，對獨孫子示着一種什麼意思給他。

——要像我這樣子能幹才行呀！才能發財！像你只會買了香蕉和人家一道喫。……

隨後，又甜息的加上：

「好險，不賠本，反而大賺了這次大本錢……」
大約是太興奮了，話也說多，豐利老覺得有些肚皮餓，正吞了口唾液上下，在打算着。

恰好，店後的廚夫走出來：

「老闆，老闆，鴨子死了兩隻……還有幾隻就在顛

。」

豐利老又忘記肚子餓，急急走進去，一路嘴裏叨着：

「唔……唔……唔……唔……」很焦灼。

鴨子仰臥在天井是兩隻，還有四隻小住在顛，豐利老纔有眉頭，對着這急得不知怎樣才好。

「這幾天起鷄鴨瘋了，安南婆說鷄鴨死了很多。」

豐利老聽了這話更着急，不住念着！

「無辦；怎辦……」

豐利老又下了果斷。伸出手，做把鴨子提上來的姿勢。

「快，快，快，把沒死的先拿來殺，快，快，……」

「不行吧？吃了會傳染死人的。」夥計們都說。

「那裏話？還沒死，快點，我就不相信會吃死人，讓牠死了多可惜……殺來吃，快點……」

廚夫是可立刻照辦，搖搖頭。

豐利老走出去，還對阿二說：

「讓牠死了多可惜，不吃——是不是？」

只過一個多鐘頭吧！紅燒鴨子熟烘烘的擔在豐利老的面前。豐利老在先還拿了銅板叫買川椒八角和着做呢。豐利老細心的向鴨肉上嗅一嗅，神色飛揚起來：快急的說：「味道香得很，趕熟的吃，那會壞！已接着又加上……」

明仁，來，快來吃，」

明仁站起來，遲疑着，但豐利老大聲叫：

『明仁，快來和公公一道吃，趕，熱，很香……』

豐利老脫去外衣，胸部坦露着，大嚼大吃，汗珠在流着。老棟多肉的給明仁孫子喫，祖父特別愛惜獨孫子呵。孫子却一邊吃，一邊暗驚心，豐利老舉起筷子對阿二說：

『味道一點不差，不吃讓牠死，多可惜，谷懶！』

鴨子吃好了，豐利老洗過臉，沉醉而閒逸的，又甜息的躺在那張老藤睡椅上，預備好好打盹的假寐一會兒。

沒多久，剛要喫夜飯了，獨孫子，像小孩子在跳着，東顛西顛，這倒那倒，夥計們急叫：

『明仁舍，明仁舍，不要跌倒了，不是好玩。』驚訝的。

獨孫子顛得像發狂，眼睛不住翻着，嘴巴却不會說話。豐利老糊裏糊塗的，急爬起來，像醉酒，要上去抱住獨孫子住

『明仁，明仁！』

店內一片嘈雜聲，樓上的女人們趕下來。

獨孫子恰好不會再顛了，直挺挺，瞪着白瞳，豐利老猛然叫了一聲：

『孫子！』

要說下去，便和獨孫子一樣地也顛起來。

嘈雜聲變成一陣哭聲。豐利老顛着，忽然張開大眼睛，斷續不清的念：

『……眼……揭款……遺……』

聽不清的豐利老最後的話，被哭聲所掩沒。

於是，豐利老又躺在那張年紀太老了的藤睡椅上！可是，這回却死了。

等到醫生來，都說沒法救，中急疫，吃了瘟鴨。

哭聲圍大臉孔，矮個子，肥得腹部隆脹的豐利老那瞪着歪眼珠的死屍。

醫生說，這是急疫，不能打針候他醒來做遺囑，處置幾百萬的財產。這，便爲豐利老在前所沒料到的一層。三姨太太抱着屍大哭：

『他准許給我……』

可是，遺囑沒做便死了。

秣 陵

張 承 鴻

(一) 多鶯的天空

三月裏，悄悄地在春風裏走出了學校的大門以後，經不起幾次的惡遇與磨難，心底上已深刻下許多永遠難滅的眼淚的河牀了。

時光將一顆童年的心抹上醬色。今後啊，沒有森林，沒有峻山，沒有水也沒有花草；肩着重負，渡過這橫在未來的停在中世紀底沙漠里的一大串沒有歡笑在日子吧。

將生命之舟在黑水裏起碇，五月，麥子金黃的季節，我底生命的辛歌又到了石頭城下了。秋天樣的心境在那裏度過了一個夏天，離開她，已經是桃子熟透了的時候了。

因為，職業的關係，我底居處是在一曲斷了的護城水底邊上。

清早[●]抹着面孔時，抬頭就是個獅子山底老年莊穩的影。

平日，獨個兒百無聊賴的時候，抬頭望望南方的天空，隻身浪在外頭，有時也不禁湧起了懷家懷人的哀思。再望望盪在太陽底金光裏的獅子山時，這一片罩着這位老耆頭上的天空往往是異乎尋常的美麗：黝青的天鵝毯上停着白的雲塊，而且雲塊是那樣豐滿而柔腴地，像這裏九月的棉花朵呢。

這裏的天空是多鶯的。

清早，太陽底黃晃晃的長腳從近郊的大山峯掃過來，像水銀一樣地倒在剛在宿露裏梳洗過了的獅子山底金身，(山色在晨曦裏被露水沖去了塵泥，整個兒是一顆碧綠盪活的眼睛珠子呢。)首先在綠叢裏聳立起一列整齊而拉長的

松柏，雄偉地站在東頭的山巔。漸漸地，滾圓的太陽拉高起來，於是，繼續有許多行列的樹陣從埋伏看起來了。正午，終於連單身的樹木，長草，都顯立起來，我們才看見了獅子山的真面目。成羣的鶯整天在上面盤桓，跟着短促而響亮的叫聲繞着圈子，像在追懷往事，那麼悠閒地。

日脚西偏了，山上錯雜着那些樹木與起伏的長草的皮粗大的影子，而成羣的鶯還在這片低的嵌着白雲朵的天下徘徊，從天空裏落下一塊塊粗大的黑影。

一交秋，我就和這多鶯的天空隔離了。

(二) 郊外

是一幅中世紀的圖畫，秣陵的郊外是一個沉涵在古風裏的地帶。

在秣陵底郊外，我底居屋邊這一段水，環着城牆的一角，真可以說是奇蹟了。

是六月了啊，到中午，太陽底金針放射在這河身的一圈圈綠色的漪漣裏，日光輕輕的在水上波動行走，綠的輕紗似的河面變成銀白色的魚鱗了。

朝上，這帶水是可愛的，沉在靜寂而清的大氣裏，河

水是靜謐的，低下頭就可以看見天上曉青的雲彩，沉默着的翡翠的獅子山和石頭城的老年莊穩之影。而且，沒有一面槩在那時划破這豐滿圓潤的水面。

岸上成行的古樹，它的枒枝是那樣的枯老和頹傷地，像一個鐘韻而咳嗽僵行的老年人，同這河身一樣的染上了世紀的色彩。濃霧或炊煙時節，些龍鐘的老者終於消逝于迷離之中了。

懷着寂寞，獨個兒遠遠地走。在濃露下去看晨曦曙色中的這帶護城水，水色澄清而碧綠，但是，這是件感傷的事啊，她會使你流淚呢：當你照見了你底曾為朋友愛憐過的面龐而懷念着在遙遠裏底人兒的時候。

郊外很多是屹立的老樹，老樹後邊有一條鑲在天幕上的曲折的綿條，像鷄冠花底邊緣那模樣地，濃而紫色地，像在晴空裏波動起伏，遮斷了半片天色，那就是秣陵郊外底綿互的山峯啊。

秣陵底郊外是沉涵在古風裏的，是和平而恬穆的，對於病着的心是有補助和慰安的啊。

(三) 古城

古城，刻劃着世紀的年輪的帶子呵。

年來，跟着生活跑過不少地方，看見過不少古老的城子，但是，這樣高的，這樣闊的老年的秣陵的帶子呵！

懷着寂寞和空虛，在金色的暮靄裏獨個子爬上帶子去，看長江那邊山峯的落日滾下去，看漸漸縮過山峯的淡黃而長的日脚，這些，對於一個趕着「路」（生命的路囉。）的人該是如何的貪婪和欣悅呢。

沿着帶子走。寂寞空虛漸漸沉重了；懷舊的輕愁，世事滄桑的重壓之感緊緊的噓着你底心頭了。

脚尖踩着細草堆，觸着隱息的一些不知的小虫，我底心也浮行在流着寂寞的河裏了。大概歷來極少像我這樣的歡喜寂寞和冷淡的人，所以古帶子的旁邊是一條更顯得鋪着寂寞的荒徑。當時，我幾乎做了草萊底 *Frissonet*。

很多的城齒已經坍塌了，我用手撐在一塊很大的城磚上，碎了，掉下許多磚灰來。世紀裏底流着的時光啊：被你磨折了。

一路檢着幾塊透色的紅牆磚，前代底脂粉啊。溜去的世紀呵！

草萊叢裏有幾處像古井樣的陷了下去，一閉目在心靈上浮起了古代的爲君主流血的肉搏來。古代的英雄呢？消逝的英烈底血跡啊。

絆着草萊。長江遠處的山峯塗上紫色了，在罅隙裏漏出一張藏在山峯的線背後的血紅的紙來。

歸來，二腿撐起沉重的空虛和哀悲。

秋 暮

一羣白色的雲，團團懸在天空，河水像一面鏡子，鏡裏也有雲，然而，不是靜着的，是抖抖浮動的。

四圍是蒼莽的山，山下是一帶冒着烟的村鎮，岸旁正泊着幾隻船，岸上人都忙忙碌碌地在運動貨物。除了兩匹狗，誰也沒有閒空去望一眼令人惆然的雲和山。

樹葉片片隨風落下；枝梢已經敗壞得一無所有，景勢是那麽肅索！廣闊的田野上，躺倒着成熟的稻，它們像醉了，又如失去精力的老朽般長眠了。只有許多麻雀在這上面快樂地跳躍着，饑食穀子。彷彿這時候是牠們最滿意的日子。

鎮上全是赤脚的人們，被六月太陽晒得臉孔，藍布短衫，一個一個匆匆的來往，並且，有一些荷着扁担或擊

着粗碗，到店舖去打醬打油的。

店舖此刻正在熱鬧，那曾經爲店主人用某種流傳下來的公式習練成功的伙計們，以簡單而並不複雜的手腦替主人賺錢。他們是從學徒而到躡進棺材，他們的自由是被主人所限制的。然而，他們自己對於生存，似乎也只憑機械呆板却毫無情感的手段活着。除開公式的精神，更不識倘有何種東西存在！他們的本身是不親于接受這地方的態度，却不服務於這地方的任何方面，僅以親于物和錢的交換與流轉，一天到晚這樣幹着，這樣就算他們的生存步驟了！

在一座高牆之間，貼着一張紙，畫有兩個胖臉紳士，得意洋洋地抽着烟捲，似乎這裏的一切對於兩位盛先生是

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關心的大概是：這地方是否人人都抽着與他同一牌子的烟？

天空吹來一陣冷風，表示秋將盡末了，冬不久又要投來。街端的煤油燈，已經給更夫點上火，炬着一團晦昧的暈光，岸上和船裏人們逐漸減少了忙碌，大部分都陸續退回家去了。四周壓着一種嚴肅的寂靜，全個村鎮將要罩沒在黑暗的沉默裏。

我從河岸孤丁地走向家，妻子正坐門外借着天上的餘光，縫補破舊的綿衣。這使我想今年冬今單有這一件綿衣了，妻的一身，自己的綿褲，都被拘留在當鋪裏！我希望把它們贖出來，可是想到錢，我不由呆了，不幸生爲窮人！

突然，那個多日未見的胖子，從遠遠走來，他一進門，照舊一屁股坐在條檯上，蹺起一隻脚，嘴裏吱吱！鼻孔像工廠的汽哨子般突出兩道白霧，以後抹一抹鬍鬚正要說話，但看見我的妻子在近旁縫衣，便忽而止口不說。

——下過幾陣雨，河水漲得多了——又做一筆生意麼？

我在他對面，眼睛貪羨地望着他吱吱不息的嘴，于是我想起那圓光光的腦袋，恰如一把滾沸的水壺。

他像在盤算着什麼似的，只用眸子向我臉上一溜便

——

咳咳！噢！

一塊濃痰拋落在牆腳邊，並用袖子揩一下唇。

——呢，喝茶去。

於是，我跟着他，穿過一條小街，小街的隔壁便是茶館了。

我們在一張靠窗的桌坐下，窗外就是那條河，河的一邊泊有十來隻船，此刻已經有一半在冒着炒，船稍頭上幾個女人在洗衣淘米，河水經她們潑動，便旋出圓樣的微波，碧綠色水面浮着石灰色的米屑。前頭是漫天的田野，在這半明半暗的傍晚，還可以瞰見它漸漸消失到天邊。

×鎮的茶館却是當街放一把紅銅大水壺，也沒有什麼字眼的招牌，田爲×鎮這地方並不很大，人們只要遠遠看見吐噓着熱氣上沖的水壺，就知道這裏是一家茶館。

從早到晚，茶館是整天熱鬧的，×鎮沒有可以娛樂的

場所，只有推茶館纔算得唯一的娛樂場所了。那批碼頭上的挑夫，工人，種田人，每天一有空總要踏進去坐坐。其實，只是跟人賭錢吵架，或者和不知用什麼樣的筆纔能夠描出的女人胡調，誰說這些女人是妓娼，可是並不賣弄風情，也不向人眉來眼去，她們慾望的一半雖然是錢，但另外一半誰也猜不出，因為她們每一個人，都有正式的丈夫。至于爲什麼要供人呢？這一點是很容易了解，丈夫養不活妻子，或是不願養，然而，實際上男人連養自己也毫無把握的，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是何可無不可，而另一半猜不出的原因，曾經親遇過的人未嘗不知道，但他們不說，終于只笑笑而已。

這時候照例和日常一樣，賭錢的儘管在賭錢，攬有女人的，自然從女人的這邊摸到那邊，或像發見了某一處神祕，指着說幾句笑話，也有鬼崇地交頭接耳談論的，還有一種隨便捉住一個什麼人，高聲攀談起來。

——本山？

肩背搭着塊抹布的脚色問。

胖子一面白起帶血的眼睛，一面點點頭。

——黃老閻，好久不見——好久——
有一個四方臉突地插進來，但他說時許多臭涎直穿到

胖子的臉上

——哦！

——利市麼？一向好罷？

——哦！

忽然那一邊賭檯上有人張大喉嚨在喊：

——喂，灰七。五百銅板好還我啦，我要翻回——

——明天！

四方臉立刻臉上走了油，但一剎間有人把他拉入人堆裏去了。

一個攬着女人的：拿茶碗正要送到女人嘴邊的茶客，

隨口唱着：

——天寶換地寶——莊家看一個豬尾寶，輸光銅錢好

回去睡覺！

然而人堆中伸出一顆怒目而視的腦袋，對唱者罵：

——放你媽的屁，齷昏了！

——哈哈——

于是茶客們都異口同聲的笑起來。

我們沉默了好久，胖子自管抽着烟，他是像沒事來尋我幫閒，但又像有事，他在那里想，我却只好忍耐地等他。想夠了。然而，許久許久，他依然不開口，像想一天也不會想完的！于是，我先說了：

——你老尋我有甚事體？

——給你生意。

他平談地說，使我歡喜得快發狂，的確，我已有半個月沒有錢，一個靠水吃飯的，憑自己的筋力生長。除了臨時碰着機會，差不多天天緊褲帶；家裏妻子早已逼着塌裏沒有米了！但是這地方雖然不大，可是要尋做的實在太多了。而且，三四個月遇不着生意的很多很多！

——是本行？

——自然囉。

——什麼時候嘍？

——今天後半夜，拿你的舖蓋到船上來，不過——呢！不要叫別人曉得，連你的老婆也算在內。要不，我就不雇你了。

胖子的眼睛擱在窗上，目光落到益昌碼頭泊着的一隻船上，這是他自己的船。船上四五個黑影正在扶洗甲板，船身是新的，艙中有一些燈光漏出，映在水面上，河水輕濺着船和岸，隨後便有一片片顫動的磷光。

開到甚地？

不必問，到了船上再告訴你。

我不解胖子的意思。然而，到底是生意嚟，有錢的——管他。

秋天的暮色已經把這村鎮完全吞沒了。那高聳的煙囪巍然地立在一帶白牆的中間，白牆壁上寫有四個斗大的黑字：益昌紗廠。在早上。那煙囪的嘴巴冒着含有恐怖的面孔人意想不到的濃霧。我很恍然有數百的男女進了這虎頭門的廠，被送到某一部分，而那濃霧也許就是被消化的男女們的渣屑罷！

在河岸的一邊是一排交叉錯雜的擱樓——就是所謂吊脚樓者。那幾根細弱而勉強支持着樓的木條，快要給水沖壞了，插入河中的一端已在霉爛着。有一間似乎微微向一

邊歪斜。每一間攔樓的窗口，在日間，望進去，就可以看見裏面有一張床，鏡箱熱水壺之類，有時能夠看見窗口坐着個年青女人；對船上人招手。

天空沒有一點星，月亮有許多日子不出來了，此刻照例也不出來，遠處是一排糊塗的山影子，山下給人遺棄着一隻孤另另的破船。宛如荒野中無人過問的棺材。

岸上一切店舖都已關門了，只有攔樓的窗口還爛燦着星星的燈火，火先中，偶爾窺見二個或三個轉動着的人影。忽然附近橋邊的一間窗口現出一個女人的裸體，和一個男人的腦袋。而同時橋頭露宿的討飯頑童拾起一塊石子，從裸體黑影擲去。把窗格子弄壞了。於是窗裏伸出男人的上半身，指着頑童罵：

——野種，明天要你吃水！

——哈哈，你——

孩子嘻皮地做着手勢，又是一石子，男人索性不理了，拍的關上窗，吹熄屋裏的燈，而且這一幕知喜劇也就閉幕了。

我走上船便見胖子獨立在甲板上，他的唇上此刻已換

啣香炒，他焦急地怨怒地不時踩脚眺望着岸上四周，那腰帶上掛有一種三角式的東西。

——怎麼這樣遲？

——我喝了點白乾。

——又喝酒了，呸——我叫你去喝酒的麼？

——沒醉啊，老闆。

——混下船去！

他用手推着我。

——老闆等誰啦？

我順着問。

——客人。

我不懂得他之所謂客人，客人究竟是那一類的？這船是從來不乘客，更無一定的目的地，河與海就是他們的家，也是他們的一切權力。在水面上，全憑船上人自己的命運，有什麼不滿人意的；便鳴槍拔刀地相見。所以胖子腰旁的三角式，一踏上水面就隨身不離了。

在我走下船去的矮梯邊，碰着一件柔軟的東西！起初，我還以為是一個包。于是我作探試地踢它一脚，不料那包忽然活起來，將我的大腿狠命一擊。

——什麼？

我吃了一驚。

——你媽的——是瞎子？

那東西摸揉踢痛的鼻子。

——睡在扶梯邊，一隻狗麼？

——天曉得——狗？混到下面去看罷！

艙裏只有一塊丈方長的地盤，死樣地睡倒着一大堆人，有橫也有直，亦也有睡在別人身上的，破碎褲子露出異樣的臀部，赤腳蓬頭像一批剛從泥土中掘出來的死屍。

他們四周板壁間地上，都亂棄着痰沫和烟蒂，痰粘住一個有鬍鬚的臉，鬍鬚像肥皂泡裏的刷子似地。

氣息聲佔滿這艙中。

我借着青油燈尋出一個我所熟悉的臉。

——小牛？

那獨眼口吃的瘦子，睡在鬍鬚的腳後跟旁，他做着好夢，夢裏也許已經摟着一個欄樓上的女人罷？因為他恰好將鬍鬚的腳放在自己的鼻和唇之間，大概他夢他夢想腳臭就是女人的口香了！

——小牛，怎麼死了？

他醒來，含着沒有睡足的神氣，抹一抹眼角，厭惡地

抓頭髮說：

——誰啦？是是你嗎？怎樣來來來來的哇……？

他爬起來吐一口涎涎在鬍鬚的腳上。

——小牛，黃老闆用我們做什麼呢？

——我我也不——不曉得得得——

——他說還有客人？

——客客——人就是白白——白貨——

突然胖子已經走下來，扶梯上我看見有一個穿黑馬褂的陌生人立着，我想，這大概是客人了。

然而胖子又怒目而視罵着：

——還睡着麼？豬種！預備開船了！

胖子咆哮地把旱煙桿在每人身上敲一下，于是人都懶散地爬起來了。

——喂，死人，豬種——睡昏了吧？還不快點？立刻

，備好繩子！拉上帆！阿福混到船艙頭去搖櫓——快——

促急地惡辣地喊罵，忿恨的拳頭和腳，落在小牛阿福

和我和其他一些人身上。

于是大家像出洞的螞蟻似的，迅速的爬到甲板上，一起緊張着，彷彿一道山間的瀑布冲在巖石上，飛起許多水花，散佈了整隻的船。

空氣越來越緊張！胖子赫然拔出腰旁的三角式，那是一管自來得的手槍，但這一回是用槍嚇人了，

——輕一點！豬權，畜生，輕一點——我會打殺你們的。

——老闆，船向那裏？

阿福滿頭的大汗照問。

——東方！一直向東方就得。

一切都忙亂，從船頭到船尾，人們往來爬動，拿繩子，上帆，起錨，船身很快轉動，燈也熄了，恐怖罩住在黑暗裏，大家全然提心吊胆，只有胖子照着手電筒立在甲板上不停地指揮，不止地喊罵，似乎生了某種神經質的病。然而，船外和先前一樣是沉靜的。

——搖——搖，輕點！

我們三個努力搖着櫓，櫓在水中掙扎着，激成泡沫向

上噴，幾乎把我們的魂靈都噴抖了。

水是靜的，我們的船浮在水上，像一隻食蟻獸。我們冲開冷寂的空氣，向東方——一直東方的天邊。

雖然外面冷的，但我們身上覺得非常熱；我們的額角上滴下汗，我畏懼而戰慄，並且渾身麻木着，可是我依舊盡力搖着。

天上有了烏雲，風吹動帆，發出呼呼的哭聲。雲奔流般移動。還有許多相繼從山影子的那邊湧出，開始佔領整個水面。

忽遇岸上射出一道白光，並且，有人舉着燈籠在行走。

——輯私兵！

胖子微微震了一下，但極力鎮靜着：

——慢一點！當心出聲音。

于是大家又恍惚起來，一致小聲兒行動，連呼吸也塞住了，在我眼前，彷彿有一個樊籠正在等候着我們進去！然而不久那燈籠便過去了。

——一關過了，大家安心搖着，那幾隻狗——但是依

書要輕點，防備輯私艇！

此刻像逃出了地獄，吐一口氣，覺得什麼都暢快了。

——小牛，底下是什麼？

我恢復了安甯，閉靜地想到這一次的冒險，最後的勝利。這一次回家到少可得五塊洋，我的妻看見那五塊洋，一定會歡喜的，以後我大概可以養孩子。

但我不明白底下是什麼貨物。

——白——白貨——

——那——一種白貨？

我猜也許是財寶罷？因為財寶是白的，如果真的是財寶，全船的人豈不發財了？

——鹽——

阿福咬住我的耳朵告訴我，

——鹽？

我像卸去了心頭上的一副重担。

——鹽——

小牛也應和着。

——上那兒啦？

——要問那客人！

現在船在水上慢行，幾乎消沉無聲，天空烏雲較前密厚了，河中浮起水泡，直向船後飄去，在我左邊。阿福疲乏地打一個噴嚏嘆着說：

啊！下雨了！

光明

(外四章)

光明

茫然地對着蒼空仰望
心緒無端在迴環蕩漾——
不知是憂愁還是後悔，
路子上總像埋着死灰。
眼前流過去迷茫的蔭影，
頭上擦過去無數的明燈；
那孤星却永遠在前邊跑，
我越趕她，越感到寂寥。
是了，你說，這需要勇氣，
昨日的事情可以不理：

但在那暗淡的孤星的前邊，
(或是極其遙遠的地方吧，)
有沒有永遠的光明出現？

疲倦

像一塊重重的鉛——
那歸來的旅人的疲倦；
憶從前踏破的夢幻，
眼前的光明便都不見。
不，誰曉得是眼不能開，
還是身子不能自由動轉？

張露薇

窗外的乾枯的叫聲和呼喊，
都似那塵沙瀰漫着蒼大。

悔

我永遠悔懼我的一切的過錯，
我承認爭勝的心用不到嘴來說：
愛，請你以最大的寬容原諒我，
我現在真沒有偉大的信心和歡樂。
但，你能否贈與我一切的企求？
你能否棄掉我一切的痛恨與憎惡？
假若你曉得我的說不出來的苦，
唉，我的愛，你一定能饒恕我！
愛與憎永遠在人的心裏交流，
到何時才能只有愛，令憎退休？
你想一想，人生到底有沒有希冀？
陽春到底能不能比得上深秋？
愛，你不要厭倦這青春的時光吧，

轉瞬即逝了，我們都趕快地走！
到那時，像今日的悔也來不及，
世界空空的，一切都要變成沒有！

楓林

我在夢裏見到一個楓林，
鮮艷得真是有些怕人：
彷彿前一秒鐘還見綠葉，
忽然間罩上一層紅暈。
呆癡地看着片片的血鱗，
曉得秋風送來了音信：
我心中添增無恨的悵惘——
究竟有否無限的青春？
一個美麗的黃昏
晚霞在什麼時候透進窗，

壁角中堆滿了無邊的紅艷；

是誰人悄悄地匍在我的枕邊，

向我低訴她的一腔的幽怨？

是夢麼，不，明明是她把我把呼喚，

讓我的臉緊貼着她紅暈的臉。

那媚人的頭沒有一分的勉強，

那醉人的聲音更沒有粉飾半點。

是真麼，哦，爲什麼現在不見？

在我的心中空留着許多思念；

這些思念永遠不斷的盤旋，

像一片春花落在水漩裏亂轉。

哦，我的愛，想起來真夠難堪，

爲什麼那時我沒親你的香甜，

看，壁角的紅艷又從窗帘中飄飛，

何時你才由遙遠的地方回還？

老人的死亡

李雲老人死了，從早晨人們便發現了村後的土崗上豎起一條扁担來，扁担是插在煙筒里的，離老人的住宅很近，被雨水浸漬得烏黑色的房草几乎要和煙筒接聯了。今天煙筒上插了一條扁担，顯然是有了什麼奇蹟；彷彿爲了可憐的死亡特意豎起一種標誌。這正是在鄉間遺留下來一種風俗。

土崗的歷史是無人曉得的，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便被沙土積起一面脊骨式的小形，那是從村落後邊突起來的一條脈線。對於這土崗曾經發生過許多神奇的傳說，有人說：本村一個大富戶在幾十年前從里面挖出許多的財寶，夜間就有許多的妖鬼出現。自從老人搬到這里來以後，種種的謠言便減少了。雖然老人在這里住了很長的時間，但並沒

白曉光

有發現另外的財寶，妖鬼也沒有出現。老人只是在這里靜悄悄的活着，他不喜歡和別人交往；有一個兒子在二年之前已經投人義勇軍去了，而且他的兒子已經被人們忘記了。人們只是看見老人在太陽出來時候便出了屋子，用他自己的手去種馬荅薯，香菜和豆角，新麻穀。老人用新麻穀子粒去喂小雞，每逢有人走到那里去便會看見一隻小雞圍着子人啄糧食，牠是黃色的，在牠的羽毛中夾雜黑的斑點，很馴服的，似乎牠的性格已經被老人的溫柔的靈魂所感化了。小雞下的蛋變成老人一部分的財產，但是老人不忍得賣出去，有時候老人離開了小雞，抗着扁担走到草原上去打柴木，唱着可愛的歌，兩片嘴唇上掛着神秘的微笑，可是現在那扁担却插在煙筒上了。

十崗的四周長着翠綠的柳林，那是河柳，中間還參雜着幾棵圓葉的楊樹，蘆葦葉子剛從地里鑽出來，初夏的雨水積在淺草坑里，向陽的土坡上已經開遍了燦爛的花朵，那花朵是很可愛的，有八隻蝴蝶在低低的飛着。在往日，這兒顯得非常的寂靜，甚至會使人回想到那恐怖的神色。可是在今天，完全爲着老人的不幸紛亂起來了。

成大叔，是這堡子里一個仁慈的老年人，他的面孔上被一種陰鬱的色彩所籠罩着，眉頭繃得緊緊的，那好像預感到死亡的恐怖一樣，他的內心被一種有力的刺激擊打着，脚步是顯得那樣的緩慢而且散亂，他好像沒有心思走上土崗的樣子。當他送上土坡的時候已被衆人發現了，因爲在他的手裏拿着一刀燒紙，那是爲憑弔死人預備的，燒紙是那樣的薄而且脆，有幾片已經飛到房角上去了，那正是老人臨終的房子，人們彷彿感到什麼不快活的預兆一樣，用一種懷傷的聲調打招呼。

「成大叔！」

成大叔已經慢慢的走過來了，那是顯得非常吃力的，捏緊了手中的燒紙輕輕的咳嗽起來，臉色變得蒼白，他仰

起頭來想要說些什麼，大部分是關於死人的事情，但是他的嗓子已經沙啞了，他說不出一個字來。眼睛儘管呆呆的望着插在烟筒里的扁担，扁担在太陽輻射下閃爍着淡黃色的光芒，中間有一片是顯得那樣光潤而且明亮，那正是從死人的肩頭摸擦過的，經過了長時期的摩撫潤着血的神色澤所迷感住了。

在房子的外邊有幾個人講述老人的生平，他的一生永遠在那種窮苦中生活着，忍受了一切的痛苦與孤獨，他會不和別人爭論過，他也沒有要求過高大的理想，他的欲望很小，生活非常儉省，但是老年人非常的殷勤，一年四季中他從沒有休息過，那正是一般農民所具有的性格。

「李雲老人真是一個好人呀！好人。」有一個小伙子非常惋惜的叫着，他的兩隻腿已經跳起來了，那是代表他一種憐惜的表情，搓着兩手，突然把他的臉轉向成大叔那里去了。「成大叔，像你老這麼大的年紀總會知道李雲老人的脾氣，一個好人，冬天遠在雪里打籠子，誰想今天早晨就死了。」

「今天早晨就死了！」成大叔非常不安的重複着。

「是今天早晨死的，沒人報廟，也沒人打鑼，窮得連紙材活斗沒有扎，也沒有人燒紙，兒子又在外頭。」

「真死的可憐。」

成大叔非常悲傷的叫着，咳嗽着，幾乎他變成顫抖起來了，有一種可怕的感覺直通過了他的心尖，使他陷入於一種迷惘的狀態中，兩條視線直直的垂到地上，失常的，無意識的，已經把手中的燒紙搖幌起來了。這時候李許也走過來了，他是死去老人一個族弟，沒有穿孝衫，僅僅的腰里扎着一條白帶子。他的表情是很頹唐而且傷感的，兩頰削瘦得非常的可憐。眼睛眯眯得似正快要合攏了，有幾次他用一種驚奇的目光望着成大叔。

「成大叔，怎好呢？我的大哥今天早晨死了，兒子又靡在家。」

成大叔茫無目的的又把燒紙搖幌一遍。

「成大叔，這是接你頭一分燒紙；我大哥真是窮鬼。」

成大叔終於把臉轉過去，他帶着一種不快活的心情終於懶懶的走開了，繞得房子的四周徘徊着，他觀察着房子是怎樣的狹小而且破落，漬黑的旱草已經被野風搖得零落

了，房脊上的穀草繩子已經脫掉下來，撐着窗戶的一根柱子生長了片片的苔痕，四圍沒有棧樁杖子，也沒有矮牆，這種構造是非常簡陋的。在房子的右角堆積着能夠兩個月使用的乾柴，那是經過老人的手打來的，還有一條水蒿繩子晒在烟筒橋上，從烟筒橋便有一條蜿蜒的抄道一直可以走野地。在抄道的兩旁長着各種青秧子，有的已經開了花朵了，在里面有一隻小雞孤單的叫着，聲調是那麽淒涼而且難聽，那好像爲着牠主人的死亡而唱着輓歌一樣，不知爲什麼成大叔的靈魂已經被那聲音所吸引住了。

「你來——」

從低矮房簷子前頭搖出一隻手來，那好像在招呼他一樣，他又茫然的走開了。這時候來弔喪的人似乎又多一起來，每個人帶着一種悲傷的表情在講述着老人生前的故事，似乎每個人都受感動了，李許帶着一副痛苦的面孔站在房簷下啜泣着。也有幾個人也掉了同情的眼淚。因爲老人的命運却是很不幸的，苦惱與窮困一並的糾纏他，而終於悄悄的死掉了。

傍午時分，人們已經走到屋子里去了，那是用許多的

樹幹枝成的一間低矮的房子，窄狹而且黑暗，只有向陽一面露出一個圓圓的小洞，用木格子窄成窗戶，屋地的面積顯得異常的狹小，朝東的一面搭成一條土炕，老人便躺在那里，身上蓋着一床破碎而且陳舊的棉被，棉花已經露在外邊，枕在腦袋上是不是枕頭可是已經看不清了。但是他的面孔却顯得那樣的險惡，削瘦得怕人，骨格透出臉皮來，頭髮蓬亂着，右眼睛閉得很緊，左眼睛稍微開一點縫，從那縫隙中人們可以看出那變成死白色的眸子；那樣的沈寂，彷彿沈思一樣的表情，因為他還有他那未償還的心願，那顯然是帶着一種遺憾。

午間的陽光是非常和暖的；從那圓圓的窗洞裏射到屋裏來，老人的死灰色面孔愈發顯得可愛了，那麼溫存的，樸素的，在那種蒼白的臉皮上放射着慈祥的閃光，那就是他的溫柔性格的一種表現，雖然他的肉體已經死掉了，但是他那偉大的愛力仍然向着人間顯示着。痛苦的經驗在他的臉上雕刻成未曾消滅的繃紋，他的勞苦事業將永遠的被人們傳述着。

站在屋子裏的人羣好像被老人的恐怖所吸引住一樣，

個人都集中他的理想在他蒼白色的臉皮上，凝視着，分析着，或者發出了微弱的嘆聲，差不多屋子裏快要陷入於沈默的狀態；人們窒息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帶着那詫異的眼光互相觀望着，通過了每個人的心間有一種難堪的壓迫，恐怖與驚愕，不約而同的已經形成緘默起來了。

成大叔帶來的燒紙已經在死人的頭上焚化了，沒有金銀箔，也沒有枉生錢，成大叔用一根隸楷棍子在燒紙上不安的打着，兩隻手抽搐起來，臉色愈發顯得難看了。這時候本村的村長大聲的討論着關於老人死後的處置方法，安葬和他的財產分配，他的財產是非常的簡單，只是這矮矮的房子和房子里頭一些日常使用的傢具，那幾乎是沒有人注意的，只要手續辦得合法，後來便沒有人和村長爭論了。

沒一會工夫，李訐也從外邊走進來了，兩片削瘦的面頰閃爍着陰鬱的暗光，眼睛紅腫起來，彷彿從什麼地方哭過似的，扎在腰間的白布帶子一直垂到腿上，拖着兩隻破鞋移動了緩慢的脚步，他的眼睛只管向着死人灰白的臉上凝視着，注視了幾分鐘之久，而終於傷感的搖起頭來了。

「諸位，我們安料理後事，料理後事。」

村長站在人羣中非常有能幹的說着，用他的兩隻手做一種手勢，這時候他的眼睛也望到死人的臉上了。

「老人是死得可憐，不過他沒有留下財產，連這土崗子斗是村會的，他沒有留下財產，殯葬是很困難的。」

「沒有財產也想法殯葬，」成大叔大聲的爭論着，渾身的筋肉盡都在顫抖着他帶着一種敵意望了村長一眼「老人是不會賺下財產，有時候他給別人抗年造，也做零工，掙了錢也便化掉了，有時候他還搭救老花子，我是親眼看見的，給我們堡子出力的地方也很多，比方說，打警，看青，他從來沒有向堡子要過報酬，他也不埋怨，這是一個好人，我們堡子里不能辜負他。」

別的人也有說話的，從許多事實方面證明老人是如何的仁慈而又勤樸，過去的事業正在照彰於人們的眼前，因為老人在過去曾經建設些光榮的歷史，那是對於人類有益處的。

「這是責任的問題。」村長帶一種狡猾的閃光向着每個人望了望，同時他的談鋒也改變了，「本村自從滿洲國

成立以來，村會弄得非常的窮，不！我們還是談到責任問題吧！比方說，一個死人，總是由他自己的兒子殯葬的，可是現在老人的兒子並沒有在家，這責任要輪到他族中，真的，這是李許的責任。」

「責任……！」

李許非常頹唐的喃喃着，他已經不能把他的話弄得清楚了，他似乎對於村長所說的話還未了解，癡迷的，麻醉的，彷彿失掉了知覺向着每個人詫異的望着，他的表情顯得過度的焦灼與懊傷，不耐煩的，搖着兩隻枯乾的手背太息着。過些時候他終於走到死人的前面了，用他那可憐的眼光向着死人的臉上注視着，他想像着，甚至死人的生活過程盡都在他的腦幕中湧現了。那是非常混亂的，甚至他的意識也變成模糊起來了，什麼事情他也忘掉了。他從一片嘈聲中回醒過來，人們紛紛的議論着，有一張死灰色的面孔呈現在他的眼前，究竟是怎回事呢？天呵！但是他的兩隻腳無形中癱軟下去了。

「我說，李許？」

成大叔非常就心的拍着李許的肩頭。

「你大哥死的時候有甚麼話囑咐你呢？」

「沒有！」李許在半意識狀態中回答着。

「那麼他死的時候你確有在他的眼前麼？」

「是……的」李許沈默了一回又繼續說「不過前幾天就

病的很沈重。叨念他的兒子，……」

李許的聲調有些顫動。每一次他的嘴唇顯得抖擻起來，提高嗓子發出那幾個液澀的聲音，經過了很短的時間，他的呼吸又被堵塞住了。這時候他的臉色越發顯得蒼白而且難看，似乎失掉了血色一般的，他用一隻手苦惱的向着成大叔打招呼。

「成大叔，怎麼辦呢？他的兒子沒有在家。」

「那麼知道他兒子在那麼？可以去信。」

「去信……」李許終於又遲疑起來了，「小伙子幹義

勇軍已經兩年了，離開家只有一封信，那是去年捎來的。」

於是屋裏的人們又陷入於沈默的狀態了，有一種非常難臭的氣息衝入人的鼻孔中，那是從一塊潮濕的地皮上發出來的。角落裏的光線顯得十分暗淡，有幾隻古磁碗放在房剝下的陰影裏，那樣的灰色的，淡漠的，有一片幽鬱的

光芒對着人們的視線反射着，那是陰晦而富於迷惑性的東西。幾乎每個人的靈魂都被它所吸引住了，甚至要窒息着。這時候有一種孤單的聲音在房子左右出現了，那樣低弱而可憐的聲調，咕咕叫幾聲，撲着翅膀飛到遠處去了。這時候人們才證明那啼叫的小動物是一隻鷄，那是老人最愛的一隻鷄。

「老人愛他的鷄，正像愛他的兒子一樣。」

成大叔用他抖擻的手向着外邊比畫着，眼淚已經流出來了。

「你說什麼？」村長帶着一種嚴威的聲音吼叫着，從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擠過去，同時他帶着一種詢問的眼光望着成大叔。

「你說他的兒子麼？」

成大叔苦着臉點了點頭。

「你不認說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是一個罪人，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你知道，在滿洲國是不能容納義勇軍的，這是關於滿洲國的發展和地方治安。前些日子不是又清察戶口麼？政治工作第三次下鄉，你知道，這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大。」

「難道老人愛他的兒子不應該的麼？難道老人愛他的兒子不應該的麼？」成大叔一陣熱狂的喊起來，他的眼淚已經流出來了，做着一種手勢給村長看，「甚麼是罪人呢？簡直是胡說八道，難道替××欺壓老百姓的就不是罪人呢？老人是一個好人，他的兒子也是一個好人，他是爲了我們的大家，爲了他的父親。」

「爲了他的父親。」村長譏諷的說着。

「不含忽，就是爲了他的父親和我們一羣受苦的人，你知道，老人的死是窮死了，被滿洲國壓迫死了，不但是老人窮死，我們將來都要窮死，壓迫死，我們出不來氣，有誰能夠向我們的仇敵反抗呢？那就是死人的兒子，一個當義勇軍的小伙子，那種行動是光明的，榮耀的，因爲他正受了他父親人格的薰染。」

成大叔的激昂言詞使屋子裏每個人掉了眼淚，於是他閃開勝利的脚步向着死人的面前走去，他的有力的閃光對着那溫存的儀容不住的放射着，他用他的手在死人的面孔上摸索着，他的頭向着死人的臉上低下去，差不多要貼在

一起的樣子他才拍起來，他粗粗的呼出一口氣悶，他的眼淚終於又落下來了。那是代表他的熱望與虔誠，對於死者唯一致敬的形式。

「揭開吧！」

李許也從後面走過來了，停止了步伐發出那低低的聲音，不勝痛苦的樣子向着每個人望了望，痴迷一回，但終於把蓋在死人身上的棉被揭下去，老人的身形立刻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了。身體是拘捏着，好像一隻可憐的野獸躺在田地裏，老人比野獸多餘的只是身上的幾條衣服，渾身上下全是用淺藍色的家機布製成的，是裕的衣裳，也許是因爲老人畏懼寒冷的緣故，也許是這屋子裏的溫度要低一些，總之，老人之穿裕衣服沒有甚麼奇怪的。衣裳是那樣的瘦小而且破舊，彷彿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沒有縫洗，衣裳的底襟已經戰了線，扣盤是開了。

「成大叔，你看老人的手裏拿的甚麼呢？」

不知是誰發出那驚異的聲音，人們立刻注意到老人手裏拿的甚麼東西麼？似乎像紙片一類的物件，上邊印着淡紅色的邊框，但是老人握把得非常的結實，村長捏了兩次

竟沒有動顫一下，那好像不甘於白給別人似的。末了，李許他擠到村長的前面了；他先用手在死人的胳膊上摸索着，接觸到他的皮膚是那樣冰涼的，一點溫暖的氣息也沒有了，血液也凝成堅塊了。難道這就是一個人死亡的現象麼？他感到一種驚異的震動幾乎要使他不安的跳起來，他發現了人類的死亡是怎樣的恐怖？不過這時候他的意識還在十分的清析，他知道他自己是在怎樣一種狀態中，他鎮靜着，伸出手去，這時候他已經把死人手中的紙片奪下來。

「信！」

「甚麼信呢？」

這時候屋子裏所有的人都感到驚奇了，人們共同的把視線集中到李許的臉上，他也莫明其妙是怎一種情形了，兩隻手有些抖擻起來，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才把信皮打開，取出了信紙，不錯，那是信紙，那是他兒子給老人捎來的，他想要在衆人面前把信讀下去，可是無論如何他的心緒也不能安甯了，甚至他把那頁信紙拋到外邊去。那信上有甚麼事情呢？那是他兒子的願望麼？那是老人的願望麼？

老人已經是二年的期間沒有看到他的兒子了，在二年期中那是僅有的一封信，無怪是老人這樣如生命一般的珍惜着，而且當他臨死的時候還在他的手裏緊握着，

李許努力的克復自己的情感，甚至他不讓另一個觀念浮上他的心頭去，屏下氣息，臉色變得慘白起來，他的兩隻手又開始抖擻起來了。雖然那張信紙在他的眼前搖幌着，但是任何一種字體都顯得模糊起來了，他的眼睛已經昏花了。他覺得非常難過起來，甚至他要哭出來。對於死者能夠找到安慰的東西正是他的義務，他應該告訴老人他的兒子對於他所希望的是什麼；所慰藉的是什麼？這個人是帶着痛苦死去的，他沒有從這人間取到什麼幸福，倘要說老人的幸福那便是這唯一的信了。

「給我念着！」成大叔非常渴望的說着。

衆人也一致的吵叫起來了，「給成大叔念吧！」在中間一個是村長的聲音，那樣高亢的，響亮的，而夾雜着嚴威的顫慄，那正像從一個有身分的口中說出來的。不過這次他的聲調並沒有使大家注意，因為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到成大叔的身上了，那一個仁慈的老年人，他是代表死者

的兒子述說他的願望。

「甚麼回事呀！」

人們又是一陣混亂的喊起來了，因為人們都很迫切的要聽到信裏的言詞，可是自從成大叔接過信去他並沒有說出一個字來，他極力的在那張信紙上觀望着，他分析着每句話的意義，他的表情顯得異常的痛苦，他的內心不安的跳動着，躊躇着，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他才念下去，而且聲調顯得那樣的枯澀。

「父親大人，兒自從投入義勇軍之後，整天的在槍林彈雨中生活着，……」

突然成大叔他的兩隻手已經顫抖起來了，臉色變得慘白，他不能再繼續讀下去了，好像那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將要發生一樣，這時候他把信紙愈發捏得緊了，幾乎要弄得破碎的樣子，但是他並不馬上把它拋開，小心而且珍貴的，他走進了兩步，把信紙輕輕的在死人的臉上拂掃着，似乎讓死人明瞭信上的意義一樣，但是死人已經把他的眼睛閉上了，他再不會看到他兒子寄給他的信了。他對於他的兒子是怎樣切望而且關心呢？在他臨終的時候還是緊緊的

握着那封信，難道，有甚麼安慰老人的話麼？

「成大叔，再念下去。」衆人一致要求說。

成大叔拿起信裏念着中間的一段

「父親，你是一個可憐的老人，但是在滿洲國有多少同你一樣可憐的老人呢？有一些是因為××移民而趕到外邊去，還有一些是在火下犧牲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因為我自己嚐着了痛苦我感覺到別人更會怎樣的痛苦，父親，那正像你所遭受的一樣，你是怎樣在困苦掙扎中，在帝國主義剝削之下呻吟着，父親，我真不忍心寫下去，我不忍得你老飢寒的生活下去，我更不忍得別的老人同你一樣飢寒的生活着，他們是可憐的人，他們是我的父親父親，你兒子去愛每一個和你命運相同的人，你兒子的愛並不是自私的，那是爲了幾千萬的人羣……」

成大叔終於又停止了，屋子裡的空氣立刻變成嚴肅起來，有一種沉重的力量在人們的心頭上壓迫着，幾乎連呼吸要堵塞了，不過人們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那張信紙，那是怎樣富於神秘性而帶着一種吸引的力量呢？倘要老人並沒有死去他將怎樣表示呢？難道他會被他的兒子的信所感動

麼？難道他覺得他兒子的行動是正當的麼？那是爲了人類的正義，爲了幾千萬被壓迫人類的同情，難道老人在死的剎那也抱着這一種理想麼？老人的愛不是自私的，他自己寧可忍受着痛苦讓他的兒子去做有益於人類的事情。

「再念下去。」

李訐焦急的叫着，因爲他看見成大叔停止了手中的信紙在凝思着，那顯然是回想到什麼事情一樣，也許是爲着老人的偉大人格而深深感動了，那正像老人現在的表情一樣。真的，老人的表情愈發顯得溫存了，良善的而帶着一種慈祥的閃光，他的臉上每一條細紋都是用那可愛的顏色組成的，雖然在皮膚上停止了血液的循環，仍然保持着一種冷靜的美感，那是一種儉樸的風度，無論任何人看見都會發生同樣的感想。

「老人的兒子也是一個好人呀！」

成大叔已經把信紙搖幌起來了，他的發音那麼沉痛而且有力，把臉轉向村長那裏，好像特意念給村長聽一樣，但是村長已經沉默起來了，這時候李訐顯得非常幽鬱的叫着。

「成大叔，信上還有甚麼話？」

老人的死亡

屋子裏一時沉寂起來，李訐又進問說：

「他兒子還告訴他甚麼話呢？」

成大叔的臉色突然變成憂鬱起來了，陰暗而且慘淡的，被一種灰色的反光所籠罩着。他不住的咳嗽着，每一次當他咳嗽之後他的兩手必定抖戰起來，他努力克復他自己的情感，用兩隻手把張信高高的舉起來，慢慢的讀下去。

「我們窮人是沒有享受幸福的權利，我們只有在痛苦中生活着，掙扎着，做工着，這就是我們的本分……」

成大叔沒有讀完終把那張片信紙拋開了，他的臉色是呈現那樣的悲慘而且難堪，兩隻手抽搦的顫動着，一切的理想都集在他的腦子裏，使他痛苦着，他瞪着眼睛叫起來。

「甚麼話呢？我真不明白，老人是一輩子在痛苦中生活着，難道這就是他的本分麼？他沒有享受一點福，他是多麼冤枉呢！」

「這是財產的問題，」村長不屑的笑起來，他帶着一種驕傲的態度對成大叔說：「一個沒有財產的人是應該過着痛苦的生活，因爲沒有積下多少的財產，社會上是這樣

規定的。」

「你簡直是胡說八道，胡說八道。」成大叔憤氣的吼叫着，兩片嘴唇不住的顫動着「你能相信社會的規定是合理的麼？××兵用他的武力佔領了東北的財產，一個財主用那低的價格去收買莊稼人的血汗，老人雖然沒有積留下財產，可是他那有益於人類的專業比他遺留下財產還要重要。」

「對呀！」人們一致的喊起來了。

第二天早晨，人們又集積到土崗上了，這時候已經把老人放在棺材裏，停在房子的外邊，下底墊著兩條板凳，前頭放着刀燒紙，那是預備出殯時候燒的，棺材是用極低的價格買來的，是那嘛簿而且狹小，用許多楊木板製成的，中間還裂成一條一條的隙縫，看起來是非常惡劣的。這是老人唯一住的房子，他的死後和生前同是一樣的可憐的待遇着，他沒有和任何人爭辯着，他也不計較生活的痛苦，現在他已經悄悄的躺在棺材裏了，他的一切痛苦經驗已經隨着他的靈魂消滅了。現在他更不曉得別人怎樣待遇他，即使侮辱他，他也不會曉得了。他更不會曉得他的死後

是這般的簡單。沒有念經、沒有吹鼓手，也沒有扎紙材活，幾乎連哭他的人也難以找到。在人羣只有他一個遠族的兄弟，扎着一條白帶子，帶着一片哭傷的臉沒靈魂的走着，成大叔搖着一隻枯乾的手從土崗底下走上來。

「噓噓——噓噓噓！」

銅鑼帶一種恐怖的聲音衝入人的心頭中，人們都明白死人將被抬出去了，於是有幾個抗桿子的伙子走過來，站在棺材的邊旁等候着。這時候屋子裏立刻變成空虛了，蓬門子緊緊的閉着，老人蓋的棉被煙筒橋上，有兩隻破鞋拋在房山子的陰影裏，那條扁担仍然在煙筒裏插着，不過今天照着扁担上的陽光已經顯得灰暗了，野風挾着沙礫打得拍拍的响着，有一種淒然的音調向着土崗的附近漫散着，那正像打擊着人的心靈一樣。

太陽光被烏雲遮住了，天氣變成晦暗色。人們睜大了眼睛向着棺材，凝視着顯出一種非常幽鬱的表情來，抬桿子的小伙子倚在房牆的角落裏等待着，談論着，帶着一種不愉快的目光看着破碎的窗紙被野風一陣一陣的吹打着刻這時候成大叔從棺材的前邊走過來了，停了一會，向着棺

材蓋上注視了一，會終於又緩緩的走開了，他的脚步是放得那樣平穩而且沉寂，一點響聲也沒有。他的兩隻手不耐煩的搖動着，臉上被一片愁苦的縐紋所籠罩着，低着頭向着草地上沉思着，他看見馬荅薯秧子長起來了，王瓜秧也長起來了，銅蒿菜開着黃色的花，這些植物都是經過老人的手長成的，那麼繁盛，活潑，顯示出生命之光榮，有一隻小鷄在草叢裏咕咕的叫着，難道那是牠對於老人表示留戀的聲音麼？可是老人將要被埋葬了。

「噹噹噹！」

送葬的鑼聲又敲起來了，顯得那樣的悲哀而且難聽，它帶着一種恐慌的消息在每個人的心裏跳動着。成大叔蒙上了他的面孔，兩隻枯乾的手指異樣傷感的擺動着，他的眼睛呈現着灰白色，呆呆的，目不轉睛的盯在棺材上，差不多他要哭泣起來了。村長也走過來，他帶着一種命令的聲音在人羣中吼叫着；用他的手去指示每個人應該如何的做上，他的表情永遠是那般的嚴肅，冷靜而且高傲，那正是一個紳士人物所具有一種自尊的神氣，他絕沒有那種哀痛的表情。

「成大叔，預備好了麼？」

說話的人是死人族弟李許，他打着領頭旛從一條不平的土崗踏過來，早晨的風有些寒冷，已經把領頭旛上的紙片吹得搖落了，葛在青草上哽咽的鳴着，那是非常難聽的一種感覺，他的意識已經陷入於半昏迷的狀態了，一切的情形都顯得混亂起來，野風愈發刮得大起來，天色變成昏暗了。

「你來得正好！」

村長望見了李許大踏步走過來，他用手拍着李許的肩膀，他望了望棺材又繼續的說下去。「李許，他打領頭旛，應該站在棺材的前面，在頭前走。」

「應該看一個好時辰。」成大叔非常關心的說着，彷彿非常恐懼的樣子在顫慄着他簿簿的嘴唇，走近了兩步，他異常痛苦的把那刀燒紙放在棺材蓋上，這時候鑼聲又響起來了。

「噹噹噹！」

「正是時候。」村長帶着一種吩咐的聲調說着「抬起來。」

幾個小伙子終於把棺材抬起來了，打鑼的人又把鑼敲了一遍，天色愈發顯得灰暗起來，人的面孔幾乎都在被那風所蒙遮了，隱忽的，飄搖的，人們終於把他那棺材拍下土崗下去，在叢雜的亂草中有一條白色的領簾在暗晦色的

天空揮動着，那白的顏色愈發離房子遠起來了，在房子的左近有一隻可憐的小雞孤單的叫着，那正像替牠的主人唱着輓歌一樣。

一九三五，十，十四。

送 行

張 枏

從報上知道，你明天啓程。雲一樣的行踪啊，又將

飄在海當中。

明天！明天早晨你將去了啊！一秒一秒你離我更遠。

我不該記着你。我恨你！去吧，去吧，永遠住在海的那邊吧。別再呼吸着祖國的空气，踏着祖國的地。

想想看，你僅有五句話的信，寄給了我什麼，你不如

寄給了我一頁無字的素箋。——一切都在無言中，然而我會明白啊！

葬埋了幾年來，不曾輕鬆過的心。蔓長的，淡遠的心情不能再活着。葬好了，我獨步在墓前。啊！永不再復活。讓墓上的草永青吧，沒有人肯送一朵鮮花。……那個，留下我靈魂的地方啊，被主人咬緊了牙齒，關上了門。

隔着一重煙雲，各自傷心。我明知那是假的，是他要拉我跳出那深淵，但是，他又緊閉上眼睛，怕看一個徘徊在谷邊的影子。……那五句話不是發自深心，是無可奈何的寫出的。我明白，我原諒那人。不，我恨那人。我恨你！

我早露出過，每次我都像寫那幾年前偶而留住的人影。……我不願讓現實蝕去我的夢。在夢一樣的心境裏，我記着一個淡遠的人影。啊！驚破了夢，這世界原容不下至高無上的友情，沒有人懂，沒有人配懂。為什麼不在那頁紙上，寫我的話，我替你說過的，再寄給我：「不要打擾我的安靜啊！讓我心安吧！」別再寄給我了，也許我根本不是那人。」

為什麼我寄出，為什麼我一天也不能忘？寄給了這人

「給了這人，根本不懂得我的人。我的心，我的靈魂，都

交給了這樣的一個人。懦弱，胆小，又跳不出現實的人！

我滴下眼淚，我傷心我飛向那裏的靈魂，不如交給太虛吧

！何必要交給你？你！——一個被環境束縛着的人，迷信

舊禮教，不敢解放靈魂的人。還說什麼，連龍都怎樣啊！

怪不得我，怪不得人，在我心裏僅有的人影從高處跌

下了。我剛明白，竟是能寫出那幾句話的心啊！要回來，

我所喊出的，那裏不配放着。怕不利于你，我讓你撕，我

讓你燒。你不，你留着，但是你用謊騙我，我永不會相信

龍的心都不配放下我的靈魂！

那刺激我並不深，我拿了那紙，呆了一下。竟是這樣

嗎？我永沒有想到過。我知道，每一個字都是假的，但是

，多大的侮辱！刺激我並不深，不如已往細微的一句話，

我怕我又癡倒，但是已經撥開的霧，再藏不住深沉的傷心

。我傷心在另一方面，我交錯了地方。在那裏，收集了我

幾年的精神。到現在，我才佩服旁觀的人，用現實的眼

光，正好批評現實的人。龍的一切，被我裝飾得超脫，終

于是遮不住啊！

不管做什麼，那信上，平庸的句子總在腦中跳動。要

回來我的信，透出我幾絲靈魂的字，讓我自己留着。

永遠，我孤立在高峯。龍已從高處跌下。我不相信，

有人可以近我。我不敢再發現一個讓人失望的心。況且，

永不會有「從前。」從前，十五歲孩子的心！無由的印上

了一個不識者的影子，從此，我沒有顧到別人。——像一

滴胰子水，蒙在竹管口。吹，大了，美了，……轉，

轉，幻樣的顏色。吹，吹，啊！破了。細沫散在各方，永

收不回來，

明天你就走了。年餘的隔絕，不會抹去你的影子。我

自恨，我竟忘不掉你。別人爲我恨你。我，我沒有力量恨

你。我該恨你。然而我却每件事都會聯想到你，想到你，

我只有自苦。你敢說，你從不記起我嗎？我更知道，常有

我的句子，猛然的飛進你的記憶，在刺你的心。——這世

界，有了你，就有了我的痛苦！但是，我不願讓龍的心嘗

到半點苦痛。都加給我吧，假如你有。因爲在我，已經積得

很厚，再加上一層也不會覺出。龍應該是幸福的，但願痛

苦永遠不加在龍心上。——我不敢讓你覺出，在你的身邊，有顆淒清的心。

六月時候，我幾次失眠。都是因了太清明的月亮。

月亮移動在窗外，樹外。黑色的葉邊，分外清楚。月亮移過每片葉子，那葉邊就失去了光明。樹枝，只有襯着天的地方，顯出黑影。風吹樹葉，像是落雨了。

月慢慢的動吧，關上窗戶，我要睡了。

熄了燈，樹影印在窗上。

月亮從開着的一扇窗戶進來，照在我的床上，罩住我的頭髮。看掀動的葉影，我睡不着。心和月亮一樣的靜。但是又想着極遠極遠的地方。一些夢幻的影子啊！

在微涼的心境，微涼的空氣裏，看着床邊的牆上，頭髮的細影顫動。——靜靜的睡了。

驟然醒了。看見從門射進淡淡的光，以為有人未睡，叫她們，不應。才想起那是移過去的月光。

心在空洞中紋。輾轉着，心更空。急切，腦中極亂，腦又响了，自己聽，像是遠處走着的火車聲。試着數數目，簡直數不下去。像是餓，但是餓並不心焦。我坐起，依

着床欄，心跳，心搖。又無力的躺下。用力抓着床欄，手都痛了，也止不住一點。要下床，沒有力量。……心在沸騰，閉不上眼。悔不該在睡前迷戀着窗外的月。失眠，多苦啊！我說不上來。我，連睡時的安靜都被剝奪了。

第二夜，第……。不敢再看月亮，不讓月亮照在我的床上。然而，我依舊在夜半醒來，仍舊久久不能再入睡。

在七月初，我病加重了，醫生緊皺着眉，臉上極陰沉，那微微的搖頭啊！冷了我的心的。他警告我，不好好治，十幾年以後極危險。其實，我雖然不看重我的病，但是母親爲了我的病，十年了，不會放鬆。

十幾年以後！危險！死！我在笑，然而眼角濕了。我活不多久啊！我不怕死，況且那已經不算早。但是，容我留下不滅的事業在人間吧，我不無聲無臭的死去。只剩十幾年功夫了。不許我再懶散下去了，因爲我活不久啊！——每一天，這世界不知死去多少人，但是有幾個被人知道？被人紀念？除了他的家人和朋友。

我自知我的病並未稍輕，在表面，我沒有顯出失靈的苦，受夠了刺激的心，早已麻木。幾次淚要湧出，我用力抑止住。一切予我，完全是空幻的啊！並且，十幾年以後啊……！在母親面前，我可以哭，但是我却笑的更利害。在大聲的笑裏，葬下我的悲哀。

明天你就走了，一年前，北平失去了你。明天，這東方的古國也失去了你啊！也從我心裏飛去吧，龍。那五句話，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想的起來，你寫那頁紙時候，你躊躇着，幾次不能下筆。你寫了，每個字都逆着你的心。龍，我不恨你，那不怪你啊！一切，都錯在四年前的瞬間。你說過：

「要是你那次不去，你就看不見我了。」

我沒有答你。假如那時候，我沒有遇見你，我的心，不會失去自由。

飄過大漠，你將住在海那邊。我不願知道你在異國的行跡、讓一切，都無可奈何的斷絕了吧。

明天，那遠地方的海邊，要有一顆從沙漠飛去的心。遠離着人羣，默默的看着你踏上海船。……。你看不見，但是該有個聲音在你心邊：

「留下吧，那些葬着我靈魂的紙，拋進明盞的水裏吧！我愛海！我愛海！過些年，我能在那海底尋出，並且失不了一片。龍拋進海裏，留下給我啊！……。」

廿四年八月

爭

丁 蔚 南

看不見一點光，全不像是一個鄉村。漆黑的夜，把整個的坂上蒙住。幾個短命的星子，那有何用？倒還更弄得迷迷糊糊了。

不懸幾條狗，嗥嗥的在叫，誰個又會曉得那邊山嘴下，林叢中有人家呢？

蛙關關的躲在田壑底叫，大路上有呼呀呼呀的獨輪車在推過，嗡嗡嗡嗡的講話聲，在微風送了過來，看不見人的影子，一切都是黑的。

天好久沒下雨了，鄉村裏的人們，都在擔憂。水，這項問題，對於田禾裏，是有莫大的需要，每一坵田，都需要水的滋養的，沒水，就會旱死的，那還有用嗎？會結得起禾實嗎？於是水在這時候，就成了大家注意的焦點。王

三狗吃了夜飯，就蹲在禾田邊去了，看守着水了，怕人家搯了塞水口，放出自家田裏水，他放上鋤頭，拿出火鑪刀，擦着火石燃紙眉子，祇擦了三下，火花像螢火蟲般四週飛濺着，火花落紙眉子上，燃着了。裝滿了黃烟，在旱烟筒上，唆唆地抽了出來，煙在黑暗中消失着。

月是沒有的，這是一個舊曆念四五的夜。

一樣的，老虞也吃了飯，就守候在他自己種的田塍上了，蚊子釘他的臂膀，他抽抽的癢着。

疲乏不知在什麼時候，捉住王三狗的精神了，朦朧地躺在田塍上睡着了。祇有蛙是不會睡覺的，儘開開地唱着，蚊子也吃饱了，釘不醒他，真是個甜蜜的夢啦！

陳家的碎麻皮，他的田，是在王三狗的下面，也是一

樣要水的，他搯開了王三狗的田塍上的出水口，水嘩嘩地
下流啦。他倒沒曉得王三狗自己睡在田塍上呢。回到自己
的田塍上，坐下來，也緩緩地抽起煙來。

王三狗睡了一忽，蚊子究竟多而厲害，還是當心，也
醒過來啦。起來就去看塞水口，被人搯了咧，嘩嘩地
流着。他心怒咧，憤憤地罵他祖宗，他曉得是碎麻皮，他
很恨透了

「他娘的東西，偷老子的水，一定要揍過他，他娘的
東西！」他罵着，重重的把鋤頭頓着地不。

碎麻皮也不肯示弱！也應了起來：

「是老子搯的，你怎樣？一個人包好了嗎？」

聲音在黑暗中響了過來，王三狗搖轉頭去看，一個黑
影嚮向他來，鋤頭是提在手上的。

「你這賊坯！人家田裏的水，你放去？賊坯！」

「是你買好嗎？水是大家的，嘿，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

「操你娘的！」

黑影子近啦。

「操你娘的！」

嘩嘩撲撲打起來啦，在爭鬥着。王三狗給打滾到田裏
了，叮叮噠噠的水聲，夾着他的喘氣。老虞也給他們爭
了醒來，他也不曉得自己在什麼時候睡着了。他連忙奔了
過去，王三狗躺在田水裏，碎麻皮走啦。他把他扶了起來
，在黑暗裏，也還辨得出他面孔上是血，不是水，他講
不出話，懵懵地，給打昏啦。他曳着他走，老虞的心戰抖
着，望望天，星星疏疏的，像要長此不雨的樣子。夜，黑
漆的，狗啤的在叫，它那曉得這裏有人的悲哀呢？

窗 前

窗前靜靜的每一個下午日影與風聲
海天的馳想兒時的夢意寂寞更深深
藍色如一片永無邊際的純靜的鄉土
誰是那清晨自由的旅客門外的先生

林 庚

夜

多星之夜裏落下的樹葉沒有人知曉
窗下無風時沉默的消息無意的飛鳥
法源寺鐘聲遍遍敲過後安靜的窗前
妻有病以來入夜的工作漸成愛好了

林 庚

秋

屋背上清藍天風吹拂過柳與松顛頂
秋日的蝶翅如一片落葉便翻飛無影
讀書人窗下該有些什麼點綴着秋來
黃昏的顏色遠遠的青山淡淡的重嶺

林 庚

山 徑

不復聞林下的歌聲，
小小的足印也模糊了。

吳奔星

夕陽 一只空竹籃，
塞滿了無邊的幽怨。

寒鴉披起黑紗，

是悼念這無名的伴侶嗎？

繞樹三匝……

看如何拾起這殘破的夢！

（二十四年新于北平）

在船上

侯汝華

在船上

我躺着，

船窗外

燈塔的光飛起又墜落。

夜和海一樣的深，

露亦濃重——

爲了舷邊的一個少婦的凝眸

桅上有星子的銀色了。

海却有少年的憂鬱：

船到那裏去的呢？

在海的低徊裏

我看見了它的默禱和淚。

天是低垂的

在遠處；我守望着

船窗外

燈塔的光飛起又墜落。

雨天

穆珊

濛濛雨織成了灰銀色的網：

籬邊的薔薇依舊開着花，

倒垂的柳枝却擺不淨牠底淚水。

榴花嘯張了口，殘瓣葬入濕土。

惺忪的老松惻惻愴愴，

牠忖度着怎樣突破這愁霖。

園隅的一丈紅也哭泣了，

籬邊的薔薇依舊開着花。

小和尚之笛

許久

僧

追跡着載露去的童真。

鈍視着冰冷的麥飯，

大師兄投來一瞥冷眼；

低下頭——

焦敵的唇舌重吻起常碎的薄膜；

黯然地趑進大殿：

重起在猶淨的佛像背後，

一組底音。

感慨于同身世的命運飄零，

晨曦裏一個遠方的人，

乃從笛聲裏汲取更遠的夢。

破曉山門飄出第一聲的笛，

嘹亮地，

於青青的原野中；

王昶旭

詩

演

五年前翻下聲。

灰黑的袈裟裏裹着的。

算是墨深的身子。

從墳墓裏我走了出來

周而復

橙黃的心上沒有一朵花。

永伴於枕上的，是

長春殿前，懺悔錄。

已記不起來時日行跡，

昏暈過了數不清的時日。

生活在大地的底層，

窒息得我不能吸呼，

紫泥封住了我的口。

負着千斤的重載，

無處能使我伸一伸手。

一隻鐘，

支配着一節節的生命。

又在響了。

沒起一陣梵唄聲。

多少連自己也不懂的佛語，將

木魚兒頭上咒成了坑，

眼睛溜着旁邊那碗豆腐，

又翻過一頁，阿彌陀佛！

彷彿是做了一場大夢，

死寂裏一聲歡喜，

驚醒了荒野的屍體；

兀突不容我有個懷疑，

摸著身旁死了的兄弟：
這是個什麼世界？
從墳墓裏我走了出來。

車 水

軋，軋軋，軋，
木車轉動的聲音。

六月晴空下火樣的太陽，
帶著悶熱的風，
紅爐裏工作的辛勞啊，
汗索落滴向地面的塵土。

搖着，搖着，
水車像是不會疲倦的，

克 拓

望着自己龜裂的田，
風搖動着快要枯死的禾苗，
痛的是焦急的心，
疲勞如無力的病驢。

軋，軋軋，軋，
水車轉動的聲音，
軋，軋軋，軋……

打石子的人

張星舫

一聲，一聲聲……
像驟雨打着鐵聲，
像音樂般地緊湊，
和心曠神怡子合着，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

詩

選

他們底手一齊舉起，

又一致地落下，

打在石子上，

把碎石揚在半空，

把閃爍的火花飛迸

一聲，一聲聲，

把人們底心打動

手腕酸了不能停，

終天只馱着疲倦，

汗珠像雨點似地滴下，

生活逼着他們苦幹！

五，五，一九三五，濟南

它給我沒有盡頭的幻想。

悲哀是我的快樂，

它使是我領悟人間的罪惡。

孤零的野草

張珏生

一株孤零苦悶的野草，

獨坐在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

望着長江的流水，

不斷地搖頭。

我的天國

收穫時

藍珏生

李京生

午夜是我的天國，

葉兒枯黃了，

果實纍纍成熟。

花兒萎落了，

甜蜜盈盈蜂房。

這是早秋，

一切收獲起頭。

我——可憐的，

有些什麼成就。

戌 婦

若去一訪他的消息，

就該勾起分離時的一片願望。

一顆心像飄在天末的茫茫裏，

如今，竟飄在天末的茫茫裏了！

陳雨門

一

月之影

在每一樹濃密的花蔭下

裹着風

二

大雪後的靜夜

波動的海水映着月光

徘徊——

月之影

眼前，大野上仍攜着個去年的春色，
晚照裏也照常封鎖着炊烟繚繞於虹霞，
孩子的哭聲是早已攪亂破碎的憶戀了，
當紡車傍沒有油燈孤照的清夜。

李白鳳

三

一個不眠者站在海濱岩石上
我們都不語

月光，海水，不眠人和我

四

一顆流星：

月光有些兒微顫——

那人驚疑的看我

五

我搖顫

但仍指着那顆星——

寒入月中的那顆星

六

一片浮雲掩上月光

海在潑泣，那人已不見了

是月之影還是我之影呢

七

沒有月亮的夜空

我伴着輕風徘徊，

哦！原來我是月之影

一夜

洪 濤

傍晚，張區團長的新房裏格外亮，桌上的長命燈，煤油燈，床底下的七星燈，煙榻上的暖台燈，四盞燈光匯合成一片，把房裏照得金碧輝煌的。

新房子，配着新郎新婦人，新的嫁裝，……。炭火熊熊的冒着綠燄，屋內發一種說不出來的新房裏應有的香味。張區團長躺在煙榻上，手執着新婚禮簿在煙燈下仔細的看：

——哼，狗畜的，一個錢的禮都捨不得送，連面也不來打一個，……。

猛翻一個身，腰腿有些酸痛，精神却特別興奮。四十多歲的人了，終身像這樣累過幾次，身背紅喜條，依照周公禮，上來下去的磕了半天頭，就是小夥子也夠受了。

房裏靜悄悄的，只聽見沙沙沙的翻紙聲，翻去，翻來

，黃縣長，黃局長，楊委員，王區長，……，都是幾元幾元的，獨沒有見他們的名字，越翻越是氣：

——太看不起人了，哼，……，總要叫你些知道好歹哩，……。

煙泡子不曲曲的响了，也聽不見烟籤的响聲。頭一轉，大太太眼閉得緊緊的在打盹。亮晶晶的燈罩上，糊滿了一層麻沙沙的黑斑點，他釘着大太太長出了一口氣。鼻子裏哼着，可是，哼出口來，只得咬住牙齒，挪住她的衣襟扯了一下：

——燒，燒，……，快燒啊，……，那來的這樣多的磕睡，……。

半天，大太太才懶洋洋的楞了他一眼，蹶起嘴巴埋怨

着：

——捨忙事：一下都等不住了，那麼着急啊！……
，難過死了。

——哈哈，……，那來的這麼多的心，……！。

張區團長用禮簿遮着臉，偷偷的瞅着新太太；白嫩的面龐，雙頰起着玫瑰色的紅霧，水潑潑的圓眼睛，櫻桃似的小口，烏雲般的黑髮，玉笋樣的小手，……，越看越心慌，清口水一股股的往下流，可是不敢張聲。

大太太打好了烟泡，斜眼一望，不由得氣上心頭。

——就那麼着急啊，一口吞下去嘍，……！。

突然心裏咚咚的兩跳，頭猛一轉，臉皮熱烘烘的，半天心裏不好過，雙手抱住煙槍，邊吸邊給大太太告小心

——噫，……，我在查禮簿哩，李……順……
！狗肉的，……。

大太太把煙槍往邊一扔，——咿嚶，槍頭，槍身分成了兩半，翻身嗚咽起來了。

——……叫你新媽……我不願侍候誰了，……
免得你着急……。

張區團長輕輕的在大太太肩上拍着，彷彿安慰小孩似

的，——你總是愛勸氣，身體現又不舒服，快來燒，夜深了！

——……。

——女人家的心總是這麼多，今天還勸的什麼氣，……

——牽掛的很，就叫你新媽來侍候，免得又要吃又要望。——她邊說邊翻身扔了把鼻涕。——你就一年一個兩年一個的接，再混幾年，婆娘都會把你吃了哩！

——哈哈：燒吧，燒吧，恐怕一會兒有客來。

大太太越發氣大了，惡狠狠的咆哮着：

——客來，客來怎麼樣？有了你新媽，我連人都見不
得了嗎？

一羣小孩攔了進來。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彷彿散亂的螞蟻，嘈雜，混亂，喧嘩。

——看新媳婦嘍，新媳婦，……。
——新媳婦，屁股裏夾個紅蘿蔔。

張區團長的公館裏，從沒有小孩的踪影，突然聽見這

樣的吵聲，心血便沸騰了，不耐煩的凶狠狠的罵道：

——媽媽格屁，滾出去，那來的這些小鬼。

大太太止住了哭給他一個白眼。

——和尚變的，和尚，……

正在這時，他的團丁——催款的。馮大回來了，進門一個舉手禮得意洋洋的，瞧着各人的臉色不對，一顆熱心，早冷了半截。

——哦，你回來了，款收的怎麼樣？

馮大筆直的站在那裏，聽見張區團長的聲音，才脫了頭上的帽子，提在右手裏。

——沒辦法，跑了半天，收到參塊多錢。有的躲藏了，有的連家都搬跑了。一些乾鬼雖然在屋裏可是拿不出來錢，柳家講的柳二和王治國們幾個人，不但不給錢，反在背地裏說閑話；說什麼區團長派款不公，把款項裝了腰包，要和區團長算賬哩。

算賬兩個字，兩個釘，釘得張區團長心裏一股股的痛。一個猛翻身，蹲在煙場上：

——哼，反了，算賬，……算他媽格屁。抓去，派

兩個人抓來再說。先下手者為強，總要叫他們認認老子哩，我知道他們與那幾個紅匪有勾給的，……——你在柳家溝聽見匪的消息沒有？

——聽見，說人數越添越多了，城裏跑來了些逃兵，又跑去些窮人。昨天晚上又把王家壩的王老爺家搶了，還招集了些窮人分糧食來的。——我把柳二們幾家欠款的都一齊擄來了，押在區團部裏。

——分糧：哼分她媽些辰，都在找死哩，——張區團長又是擺頭又是說，牙齒上都是勁，手在床沿上兩拍，——正好，正好，馮大畢竟有主義，派人拿香燒去，先給他一個下馬風再說，算賬，哼，……

張區團長的一顆吊在半空中的心，嚕的一下便落了，他想，下季地方款雖早收齊了，但只交了一點，其餘的都擄來辦了酒席。煙飯預借，臨時維持費，剿匪費，地畝，……根本沒有認清記過賬亂派亂用。家庭花費又這樣大今天二太太買手飾，明天三太太製綢緞，四太太姑娘，……又都要積私房，怎麼能算呢，並且從前花戶們那個敢說算賬兩個字，反了，真正反了！趁早不給他一

個辣手，脾味慣壞了，……哼，取不掉幾個狗頭才怪！

……。

突然火山爆發了，在花廳後面；哭聲罵聲，喊聲，……混成一片。

罵聲漸漸越近了，天翻地覆的。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過後，一個妖媚的女子連哭帶罵的闖了進來，猛然往煙榻上一撲，咣啷一聲，燈光搖擺了兩下。

——哈事！……春蓮。

窗外又跑來了一個身材高大的婦人，可是不敢進門來，只在窗外罵。院裏充滿了嚷罵的沸聲。

大太太聽的不耐煩了，瞪着雙眼釘着他。

——把你二媽管一下不？……賈晨的二婆娘，……

……潑婦。……

張區團長出了一口長氣。猛翻個身，裝沒着聽見，心裏却異常難過：一年四季，頂上鋤頭給人家平院壩，但對自己家裏的這四個女人——二太太，三太太，女公子和正式的四太太。的糾紛，却永遠平息不了。他沉默着又吱吱的吸了兩口，看見馮大出去了，又記起王治國算賬的事

來，怎麼知道算賬的事來的？背後一定有人指使，管她媽的過麼幾天再說。……這幾個小狗畜的才去往了幾天洋學堂；回來就了不起了。哼，連你們都沒有法了，我還不相信，……。

——好，就這樣辦。他想到得意處，不覺高聲自語着。沉寂了。張區團長愕然四顧，春蓮伏着頭露出臉來給他一個白眼。

——春蓮，（他用新縫的緞馬褂袖口在她臉上拭了一拭。）算了，我會槍斃她賣×的替你出氣，犯不着和那豬變的見高低。

春蓮把頭扭了兩扭，斜起眼睛噗哧一笑。

——再不要哄人了吧，你還捨得絆一下，姐姐說話都不聽。……。

——哈哈，那裏的話。今天是陰日子，不然，我會打死她。客來了，怎麼好看哩。

大太太的白眼一翻，氣憤憤的埋怨着；

——明天回去，春蓮不要信老兒的話。自己又不是沒飯吃了，年輕輕的，

——哈哈，年輕，年輕怎麼樣？誰還敢在我手裏來奪雞大腿嗎。

太太的煙鐵在煙盤裏一拍，——拍。望着他幾乎哭了出來。

——老是你把皇帝坐了，……不行好的老兒。你還想有娃啊，老鴉在樹上。

突然，花廳後一陣「汪汪汪」的大吠聲，門簾動處，一個着馬褂長衫的老頭子進來了。瘦長的馬臉，蓄一付齊整整八字鬚，進門便是一個揖。

——區團長恭喜，沒有幫上忙。

——哈哈：何老先生，情坐，請坐。

何老先生抱着水煙袋，八字鬚兩翹：

——哈哈，新太太又俊又胖，明年生個胖兒子。

太太打來了個微笑。

——先生會說。

——明年四大太一人一個胖兒子，區團長鴻福滿堂。

何老先生抱着水煙袋咕嚕了一陣，一縷青煙宛如灰霧似的瀰漫了屋空。新太太蒙住小口咳嗽了幾聲。

——區團長今晚要把癩過足……，哈哈！——月初上挪的謝家二娃張福子兩名兵（註）他們家裏天天要我來請求區團長開恩。謝張兩家的確都是獨兒子，又是老好人，區團長開恩另挪吧，這半月來的一切伙食，……各項費用，他們都喜歡擔任，端午節重謝區團長。

——這事，……不什麼好辦，放了另挪當然不好。（張區團長慢吞吞的說着，彷彿難為情似的。）（老先生既然說哩，再怎樣也只好遵命了，不過要他們不要張聲。

——哈哈！那就好，勞區團長開恩，請吩咐一下，費用究竟得多少哩！

張區團長眼睛一瞪，心裏想：自己還不明白，兩個人哩，好容易些少幾個錢就可買去嗎。口裏却說道：

——他們自己斟酌好了，橫豎那是算得到的，半月天氣光三個看守就是肆伍拾元的薪水，派兵來的李排長走的時候，又是捌玖拾元的路費，……別的食品，雜費還不

（註）陝南川北一帶軍閥招募不到新兵，故在各市鎮強拉農民作兵，稱之曰拉兵。

算，總之，憑他們的心好了。

何老先生聽了區團長的口氣，心裏早明白了半截，但自己反得意洋洋的，心裏想，「牛毛出在牛身上，」與自己何相干，……。

——好好，好，……，還有關於派款的事，李文，王清元，……幾家的款掛個名就是了，不要多麼認真。

咱們都是辦公事的人，況且李文又與現任白縣長是舊交，絕對避免內窩裏生意見，橫豎在花戶身上，與我們啥事，

「快刀切豆腐二面取光。」

——本來我老早就這樣的主張，從未向他們討過款不過李文太有些可憎了，仗勢作威的想壓迫人，我臉一變，公事公辦，什麼人都不認，他又有什麼辦法？

大太太沉默着，自己又吸了幾口「龍虎門」(註)收拾淨了烟具跳下烟榻來：

——請老先生來嘗一口。

——請吧，烟不好，路土。張區團長接着說。

(註)「龍虎門」即同吃兩種烟鴉片烟和水烟。一樣一口的吸。

何老先生一口烟還未吸進去，忽然窗外傳來清亮的說話聲和厚底禮服呢鞋聲。跟着跳進來一個紳士模樣的青年，身着黑色大衣，禮帽斜掛在錐形的頭上。

——哎喲，好香，好香，恭喜區團長，何老先生來的早。

總動員了，全房裏人都起來歡迎。一陣混亂的笑聲，連屋頂幾乎都震破了。

王區長坐在新太太旁邊的木椅上，吸了兩口水烟，眼釘着新太太，新太太頭低着。

——新太太真漂亮，區團長的福氣好，比大太太，二太太，……。

大太太的面顏馬上黑起來了。但王區長絲毫未覺得，只注意新太太微微突起的乳峯。不由得擰手摸了一把，新太太給他個白眼，身子兩扭。

王區長握住新太太玉笋般的小手，心裏跳了兩下，記起自己的兩個姨太太來了。但總覺得自己園裏的蘋果好，別人園裏的蘋果更好。

何老先生翻身起來，手啪啪的兩拍，連笑帶說道：

——區長啥時接三太太價？早些通知。

——區長物色下了沒有？

——唉，再不接了。婆娘真是害人的東西。昨晚又攔

了個委員哩區團長知道嗎？

張區團長猛然一驚，一口氣未換過來就急促的問：

——哦！……攔了個委員哩，……區長見……見過

了沒有？

——見了一面。又派來了兩種款，限半月掃數哩，說縣府裏窮的幾乎要斷炊了，……。

張區團長眉頭一縐，面容立刻變了，蹶起嘴唇，一眼釘着王區長，一筆一筆的在心裏給他刻劃着；……又先我而見了，這小子真會逢迎。連我都不通知一聲，委員一定要見怪。……量他也不敢說我什麼。就是說了，天大的委員還把我怎麼樣。區團長是縣長委的，光洋錢就花了三四百塊，……橫豎不理他，明後天爲委員洗塵親自去道歉邀請，……。

可是正在此時，王區長躺在烟榻上，頭一口烟還未吸進口去，花廳後的火山爆發了。這回却夾着一個少女的哭

罵聲，一聽就知道是女公子雲娃的聲音。張區團長滿臉發

青裝着未聽見。面孔穩的平平的，不住的亂挪亂扯，以期打亂他們的聽覺。可是喧囂却越來越速了，不料拂拂揚揚的哭罵聲中，却跳出一句又尖又响亮的話，衝進房裏來：

——不要臉的豬婆娘，老的還止不住你的……，又和團丁暗去暗來，……羞辱我們的門庭。

張區團長半天心裏酸溜溜的。面皮雖然在極力表示鎮靜，心裏却難過的很，實在忍不住了，才咬緊牙關，裝腔作勢的叱斥道：

——雲娃，吵什麼哩！不要亂罵了，屋裏有客，再不聽，小心我打死你。

房內靜寂了。大家都沉默着，只有「吱吱」的吸煙聲，和野外時續時斷的「汪汪」的吠聲格外清亮，王區長默默不言的吸了兩三口，心裏早明白了他們家庭的內幕便告辭回家，張區團長不耐煩的送到門口，何老先生彷彿記起了什麼要緊事似的，神色顯得異常嚴重，伏在張區團長耳邊低語着。

——晚上小心些，狗東西們素喜歡乘……，陳村長……

……例……。尤其是近來消息不好的很，鄉下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款子這樣緊，逃兵……。

張區團長張惶失措的。眼睛一花，陳村長的影子便清清楚楚的現在眼前；魁偉的身材，八字鬍鬚，辦款那樣的得力，花戶們誰提起他的名字不胆寒。一個殘冬的夜晚，安葬祖父時，酒席辦得正熱鬧的晚上。突然被游擊隊包圍了，捉去了幾個催款的路伙；陳村長身中數刀血淋淋的頭和手腿分成數塊，……。他想着想着，心裏不覺打了個寒噤。耳中嗚嗚的一陣响，彷彿遊擊隊立刻圍攻來了，心靈突突的兩跳，身子往前一摔，腦子又清醒了過來；記起自己家裏的一桿三八式，兩桿老套筒漢陽造，一把德國盒子，……來，才又鎮靜了些，半天啞啞的說：

……哦，或許不要緊，未必他就這樣的湊巧，我比不得陳……村……長……。

張區團長轉來穿過廂房，三太太的房內，張區團長的第三行營。隱隱約約的傳出「噤噤咕咕」的私語聲，他心裏早明白了一半，頭伏在窗格上一望，團丁阿二和三太太頭挨頭的躺在床上親密的私語着。他氣喘喘的把頭

擺了兩下，恨不得一頭打進去殺死他兩個亡八，但轉而又想：新姻第一夜，花費了多少金錢精神，一點滋味還未嘗到，太算不來了。日子長着哩，過後又說吧，轉身長嘆了一聲，心裏自語着：

——天報了，天報了，吃人害人的下落啊！

張區團長走進新房來，新太太給他個微笑，心裏立時舒服了半截，團丁阿二與三太太，游擊隊，算賬，……一切一切都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他踱到新太太的面前，笑謎謎的說：

——睡吧，夜深了。哈哈！餓不餓，怕兩天沒吃飯了

新太太身子兩扭，含羞的低語着：

——不餓，……。

新太太清脆溫柔的聲調，像針一樣，刺得他的心靈緊張了，緊張得像拉緊了的弓弦。可是週身柔化了，軟的彷彿沒有筋骨的麵條。

張區團長脫了半截身子，還未溜進燦的被窩。可是呷，呷……呷的這是槍聲，從遠處來，立刻愈繁愈密了。他

打了個冷戰，邊披衣服邊急促的說：

——快穿，快，……不對，……不……

——咚，咚，……又是一陣打門聲，二黃在花廳後

面撲前撲後的吠着。

張區團長猛然一跳，就發瘋似的喊起來：

——完了，……馮大，馮大，……睡死了嗎……

……

語聲未了，女公子雲娃「哇」的一聲連哭帶嚷的跑進

來了：

——爸爸呀！……捧客來了……哎喲，……

……

大太太，二太太，……春蓮，團丁，伙頭婆娘，……

……彷彿散烽一樣，蟻頭散髮，亂闖亂跳的哭嚷着：

——哎喲，捧客來了，……天哪！……

——往那躲啊，……

……

張區團長氣喘咻咻的，一身一身的出冷汗，右手提着

他的心愛如寶的德國盒子，雙腳不住的亂踩着：

——鎮靜些，……不要亂話，趕緊藏東西……馮

大，阿二，……緊防着大門，……

猛一回頭，看見院子裏火光映得通紅。打門聲，人聲

，……越發洶湧了，他心裏一跳，朝着火光呼：呼……的

便是幾槍。

突然大門咣哪一聲，火光飛也似的搶進房內來了。由

火光中看見一大羣人，有的一手執大力，一手執火把，有

的手執長矛，有的手執菜刀和木棒，……紅銅色的人面

，像潮水似的湧了進來。喊叫聲，哭罵聲，火把的「畢卜

」，……各種各樣的聲音混合成一片。

張區團長一眼跟着他的團丁馮大阿二，……被繳械

了，知道大勢已去，便一步跳進新房，慌慌張張的手撐進

皮箱裏摸了一把，也顧不得新太太女公子，春蓮。……

，轉身就往裏面跑，忽然一片吶喊聲像在他當前，心震一

慌，忙裏的東兩掉到地上——撲冬。也顧不得檢。

大太太正沒命的一拐一拐的往花廳後跑，可是正在此

時，一個手執菜刀的農民迎面奔來了。當胸一撞，大太太

象母雞似的躺在地上。用火把在頭上一晃，認得是張區

用腳踏的！

在廁所裏抓住了催款的賂款唐阿三。

砍掉。

狗彘的，狗佔人勢，鞭打繩拴，逼得我們好苦。

他姦淫鄉裏的婦女，敲我們釘錘。

……

騷動了，一切都騷動了。奴隸們在咆哮，田野也在

哮。

吶喊，喧嘩，混亂，……

不知什麼時候印就的傳單，宣言，飛揚起來了，飛遍

了屋頂，飛遍了院中。……在火光中照耀着紅的白的，

呈現着密麻麻的小字跡隱約的看見；……為殺……豪

……紳……中國……隊……

口哨噓噓噓的緊急的鳴着，襁褓的暴徒們匆匆的集合

起來開拔了。

夜是無止境的黑暗，東方的天際紅了一線，天將黎明

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寫于故都。

拾地翻

東直

咱們把雨後野草底下生出來像痰一樣的絨漚漚帶了碧綠色的一切一塊的東西叫『地翻』。河南老鄉們，把這『地翻』，却喚做『地皮』。其他各地把它叫什麼名字，我可不知道了。反正咱們本地人把它叫『地翻』，咱就按『翻地』說起好了。

『地翻』這種東西，常在三月春魂消逝已後，夏秋之交，陰雨滂沱，連綿三五天以後，才能產生在多腐草梗荒涼的地面的。如果云飛蓬晴，烈日一晒，那拾『他翻』的，就沒想到它；或者雨霧。不一剎，拾的人就趕快同伴同找，只要雨水關，保管會拾半筐回來的。回來時，鞋腳雖沾滿了污泥，但把它交給女人們。按本地風情，她們會把『地翻』用開水一泡，淘淨，撿淨，或配韭菜一炒，或加點

葱絲涼調（加醋），保你吃着可口。代替你辛勤勞苦得來的代價，假如要稍微浪費點，把泡，撿，淨的『地翻』，弄斤把韭菜，些許粉條，加調和麵，蒸成麵包子，措着新蒜，那才野香倍倍適口美味了。

可是有經驗的農人們說，『地翻』是寒性，人不康健的，你可千萬莫要多吃。有錢的人，菜吃多些保你肥膩的胃能開，更能多增加飯食。免得意外的多生小病。可是有的人肚子不好，不知他們本底不好？到反弄得稀屎倒流。

草本醫生說，『地翻』是開性，或許不會錯吧！

幼年在小學時，理科老師告訴我，『地錢』，『地小』。到底下等植物里的菌類是否『地小』是『地翻』因為

我的小同學們都問教過一回，然而所得到的一直到日下還是分別不出青紅皂白的。

上邊是本文的小引，還沒說出拾『地翻』的來由呢。

果真你也能意料到你們貴地郊野（在下雨天）藉拾『地翻』以遺愁懷，那就不好在雨止云淡，也去領受點子農民們唯一有應的資潤吧。

接着說，是冬雨初霽的一個夏末的早飯後，鄰家趕橋車的信娃，叫我拾『地翻』去。我便決意的接受了他的好意。

我倒不一定能踏着漿泥，跑着八七里路到野外的田里去拾『地翻』。但爲了四五天來的連綿好雨，阻止了通往各村的道路，城子里發生了菜的恐慌。（新下來的豆角子，三百多錢一斤），家里又沒積下一點鹹菜；買一擔黃瓜肥，每條賣成六板，比往常貴了兩倍多。致于吃煮豆角菜，在貴賣時，咱簡直只有做夢。同信娃到野外找找好了。

巷里的鄰人門前，立着女人談閒。巷路雖不免有人走，可是路已成了漿糊了。我們一人拿了一竹筐，踏出了城

門城口腥臭的淤泥塞充了石板。但爲了吃菜，只有卯住腳走過去。城橋下的泥水，還在攔動的花花的踏着浪花流。

過了鹽店，走離了堤子的馬道，陰霾重重下，潤濕的，廣闊的田野，水溜溜的展在人們的眼前。

馬道滋硬的還走着得勁，軟厚厚的踏着像穿有彈黃的鞋。有幾位遠旅的咱們年青的朋友對我說，大都市，商埠，那些方，黑烏的柏油路走着便很受舒。如果是這樣，這滋硬軟厚厚的馬道，即成了咱們內地同胞們的柏油路了。可這種柏油路不長久，日光一照，就會硬到磚石塊的程度的。

總之，我們下了馬道，從右旁硬唱戲的雄奇的古廟，左旁的透明水窪一片片的田野間走過去，順了鹽車溝，有一畝多遠，上了綠油掌葉遍地的高一層的平原，打古柏墳里棧過去，躬着腰，在水汪汪的腐草叢中找拾『地翻』。脚已潮濕的有個好受啦！

頭頂上，烟一般的濃云更密集，凝成一塊灰白潤腹的天下。嗖喚地，縷縷地，慢慢飛着火花般的細雨了。

煙雲四合，迷住了四外的崗巒。向東南有十里外的水灘，明鏡似的照在茫渺被雨罩住了的蒼野邊。

一個搭藍田傘和一個戴麥梗草帽圈的蹉跎在光亮的細絲邊雨露中，踏着走鹽池下去的崎嶇小道，往咱們跟前走，像要到城里去買菜的匆急着。

慢慢雨絲重圍住了咱們。

「這里太小了，」信娃轟起淋濕了的身子，眼睛仍注在草叢里。抽動着繃帶笑色的強硬的筋肉鼓。

「『地翻』就是太小太薄了，看看奇怪，可難拾啊。」

「要不到一架山的去吧。」

「不！雨又大了，我不去了。」

確實雨已把咱的草帽緣淋的只管往地下流水。

「好說，還能不去，那里多着咧。」信娃笑着。

我們都知道一架山『地翻』很多，但雨可又下了，怎麼能越跑得那里去？我往沉沉的天空望了，還是雨絲漂洒，爲了想到一架山『地翻』便將心吸住了。于是——

「要不先在我坟碑下避避雨，等會再去吧？」

「好吧！」答了簡單話的信娃移了泥腳立在柏樹里的

石碑下。當我提了筐也站在碑下，信娃從濕了的衣袋里取出淡黃色的蒸饅讓我吃。

「不！」踢下腳下的黃泥，「你一天光肚飢？」

「哈！我能比你們一樣麼？」笑了笑，低頭吃他手中饅的。「我的沒事，就是吃饅，哈哈！」

好像雨小了，北崖下已露顯出來蠕動着的層塔，城樓了。云又成了不分明塊子。

「走吧！」看了信娃笑的臉我說。「反正拾『地翻』就不怕雨，淋了算鳥！」

「走：走！」信娃拉下頭上裹的滑了的洋毛手帕。

我們走過了近坟的地，脚一踏黃濕的田地，嘍的鞋就陷進去。「好傢伙！」「耶？」這種口號，不斷的都是從那里走出脚時喊的。

走過了一塊一塊的蒼黑柏林墳，走過了一坪一坪的黃泥田，所拾到的筐子里只有一小朵朵的綠地翻。這點，是壓不住咱們心火的，我們一直只願往南去，到了一條深溝邊。

「這一條溝還許不少呢。你去溝『還是……』」

「溝西！」毫不思索的我信口說了。

「對的！」信娃笑着，慢走在溝東崖頭上找。

我把步放慢，但極力使視線速快的收尋。終於從崖邊陷搖着，滑溜着，在短草上走的脚。不能因了兩丈多深溝，我們就不找。因而跑盡溝尾，我們就下十多層的地坪。目的在找什麼地方「地翻」多。

這邊十多層和對面層層不斷的地坪的底間，夾的是一條寬闊的東西五六里長的平底溝。我們本地把這溝叫韓信溝。按傳說，當年韓信伐魏，很難打破城池。因魏王是蝦蟆星，四城圍水，難已過兵。聰明的韓信，用了一條計策，下令叫兵卒拿沒底桶挑水，使魏王心不加疑；暗地却打發兵卒挖地成溝把圍城的水，一夥引到遠灘。因此便把魏王捉住了。目下本城西部還有一座似是而非的古城。一架山，便是那些疊起的層壘。

目下這條溝和層壘的都是種的農田。

過了溝地，走了幾十步，信娃看見一片荒坟喊：

「這里許不少咧。」

是的，爬到荒坟上蔓草里一片一片的呈露着繁密的黃

碧的「地翻」。我們拾，我們高興的喊着拾。從坟北角，走到南角。找遍了到沒有時，再找另一塊坪子去拾。

一架山陰陽生註它是風水穴地。所以有明清之際本地的官宦家的坟墓。所以「地翻」容易生產。可是人們也就不氣看這一朵一回被盜已張的坟窟窿啊。

「要是能尋比這里更多，拿手抓，那有麼麼美？」

拾完了韓信溝南的近處三四坟地，西空升起黑絨絨的云，南山也湧出白茫茫的兩霧，濛住了遼遠的峯嶺，和山坡上的崗巒。

又飄起了濛濛的雨絲。

「走對面拾，」喚了信娃，我們就返回溝北了。

「到那塊回坟去吧？」抹了一把汗雨混合的珠子的信娃說，「我爸爸說，這坟「地翻」多他小着常拾。」

一進了凹了，平鋪的細草下，呀！真的手指拾不及了。真的我們就拿手捧了。那邊拾的半筐，到這會滿了滿了！

笑，笑，我們笑的遍地跑。

帽圈上沙沙沙的蚕吃葉子响。

望上一看，白云越湧湧不動，塞滿了低空——

「呀！不好了！」我喊，「快走！反正已滿一筐，不就要淋大雨了。」說着我離了坡。

「再拾些吧？」瞧了『地翻』怪多。信娃說。

「看吧！南山的云，已經到當頂了。」

往空中望着的信娃——

「呀，不好了。走，走！」

在地頭我們打算吸袋汗煙。擦了兩支火，「壞了」當最末一支，「拍」一亮，信娃吸出白烟。一袋過了，他交給我。我隨即吸了一袋香煙，怪受舒。不是云湧的逼的我們不得不快走。

繞了西邊一彎，攔勁爬着屈曲的長坡。我跑的快，信

娃急的喊叫：「慢下！慢下！腿麻木了，哈！」

促他快走，不，雨馬上會傾盆而下的。

上了溝，走到平原。兩担白甜瓜担過去，小心着走。

看去，霧霧的近城鬱鬱柏林下，有三五個孩子在起伏的，拾『地翻』的。

走了不一畛，有一袋煙煙尖，嘩吃吃的箭竿的猛雨倒

了下來。遍野，馬上起了沒遠近的白氣。

衣帽滴滴着水，拍拍地在田野的水窪里跑着。

前面幾個孩子撥攏來，看看都提筐子跑，跑。

跑只等跑吧。雨濕了衣服草帽，到泥濘的鹽店跟前，

我只好再把裸膝插進漿泥里去。

可是不措妙沙子鑽到鞋子里，腳摩的不行，然而可

不能不走。因為雨大的是沒停的希望，只好在雨簷下跑着

吧。

城門外的壕子里潺潺的流着激衝的流水。街上稀少了

行人。

在巷子里當轍跟水鷄般托溜着，我的女人在車門下笑

了笑了。

「呀，淋的美噫？」

「美！怪涼快啊。這不等洗一個澡麼？」

當午妻向信娃家借了兩哨朵蒜炒了一盤『地翻』，鄰

居都怪稀罕的。

省錢呀！這冒雨拾『地翻』的酬答呀。

鄰人們年青的都說！

「明天我們也去拾！」

第二天，雨下着；第三天，雨還下着。黃瓜每條成了八板，韭菜蔥是沒有賣的；陳豆再長到六十板一個。好！咱每天有可口菜吃，看着孩子們也不像前兩天不高興吃的那種樣子了。

又隔了一天，有一午後，雨止日出，隣人們叫我仍到舊有的地方拾，可不如第一次冒雨時收穫多，而感興趣了。

一九三五，七一六夜定稿。

修姑

星 火——二·三·三四二

修姑底媳婦婆來已經半個月。這媳婦只有十六歲，外

貌很美。

這一天，傍晚的時候，婆媳兩個在巷門內煉茶葉。

捲草的秋風，吹來已經很冷了。

修姑問媳婦道：

「白菜，明早你得穿棉衣哪！」

媳婦答應她曉得。

停會兒修姑又說道。

「我算過你底嫁妝衣有十二件是寒的。」

「正是。」白菜答。

「熱的呢？」

「十四件。」

「合起來幾多？」修姑很快問，避開臉。

「二十——六，阿娘。」

「對了！你這回通透了！」修姑樂得話聲跳起來，「

我再說個給你算：十六合十六是幾多？」

「三十。」

「……唔，差些兒，你再說一遍；」

「三十一。」

「不，再說一遍。」

「三——十——二」

「對了！十合十是二十。六合六是十二，兩個合起來

就是三十二。——你比來時通透多了，才十多日子的。

這要慢慢學，人說鐵錘磨成針，白菜你曉得嗎？你歡喜

劉貝汶

嗎？」

白菜只拿烏黑的眼珠溜視她底姑婆。

沉默一會兒，修姑又開始道：

「白菜，我已告訴你，亞賓不是深坡人；亞賓的祖家在冬官，離這兒三十里。日後半靜了，我們就得搬出去，你甘願放開你底父母嗎？」

「甘願，阿娘。」

「呀！」修姑幾分玩笑道：「你說你父母不愛你，你恨他倆嗎？」

「不！」

「這才是呢！」修姑又歸正經說：「父母生我們；養我們，恩情大如天，怎麼也是我們底恩人……唔，今日我告訴你亞賓爸爸的事吧！」

「白菜，」修姑沉吟一下，開始說：「提起他的爸爸，真教人心酸！他是一生勞到死！平素吃不好，穿不好；到病了，一口氣要斷了，想吃一片豬肝也沒成——你想兩邊土匪正在交戰，店門誰敢開！——他是很愛吃豬肝的。他死時四十五歲，但從四十歲就病起了！他得的是咯血病。」

是這樣的，白菜：有一天，他同人去抬杉，經過一座小木橋，前頭那一個已經過好了，他還在橋中；不知怎麼一桿橋木忽兒斷了，人就連杉跌下去！這也好，要是他放下那一根杉，只是那冤家，唉！——你試想一想，人已倒下去，背脊給石頭軋傷了，他還想連杉站起來，這一下，口就吐血，回到家中，面色白得像死人，接連在床坐躺了好幾天，後來再不會做重事情了。也不能生氣，一生氣就噴血。有了什麼錯兒，人也不敢直說他，他素來是很燥性的。

「這樣，他底面色一天一天黃，常常哮喘；不久又羅着咳嗽症，死時只有一把骨！」

話聲停止了。白菜依舊讓雙瞳凝停着。在這感傷的敘述間，牠們未曾向旁瞟一下，不知是因為注意集中，還是因為她是幾分的傻子。

乾脆的茶葉在手下發出差差的響聲，秋風捲着草屑在空中呼息。

「那一年亞賓才五歲」修姑繼續着：「靠我的針黹養活母子二口兒。我底弟弟看我生活萬艱難，就叫我們搬來同

他做一起。這時清水也只十四歲。亞蜜是第三年才娶來的。隔兩年我的弟弟也病死了。日轉月過，好像燕子飛，算來我回娘家已有十二年了……

正說着，不期門外騰起一片跑步聲，同時有人慌張地

喊着：

「快走，快走！」

修姑一下跳出來，看見許多男人走過門口路，駭然地

問說：

「怎麼着？怎麼着？」

「快走，軍隊擄人！」這是喘息中的回答。

這時候，內侄兒清水同兒子亞蜜已從屋裏跳出來，眼

臉驚愕地張着。

「什麼事？」表兄弟兩人同時問着那些快跑的人說。

「來擄人，快走！」回答是照樣迫促而簡短的。

「走呀！跟他們走呀！」修姑推着兩人的肩膀連聲

喊。

「噯，他娘的什麼鳥事情！」亞蜜咕嚕說。

「別多話，快走呀！」修姑頓足着，用力推走了兩人

，回身趕入屋子內，碰見侄媳婦抱着槍正從灶間跨出來，她便停腳道：

「好！亞蜜，趕後房藏去吧，我正打算告訴你！快一

點！藏在櫃底下。」又回身對着媳婦：「白菜，你把茶葉

收回來，人就留在屋子裏，要精神！聽得有什麼動靜就同

亞蜜進後房去避一下子！我到外頭探風聲。」

於是修姑退出灶間兒，走過通巷，登了幾層石級就上

一丘草坡來。

太陽還有一半嵌在西鳳山，修姑拿手遮在額角，看見

對溪太路走着，一隊隊的兵。她心裏很奇異，想道這些兵是

排着隊列走的，怎是拿人的樣子？再說隊中沒有雙手給反

剪縛着的犯人。

她趨近隣家人堆去，各人也正爲這情形驚訝着。有個

說：唉，草索着做蛇！

「只是，」修姑憂愁道：「那不是省軍！省軍衣服較

整齊，他們很是不整齊。」

「噯！不是省軍！」衆人附和着，臉上立時浮出一痕

恐懼的陰影。

這疑雲次日展清了：那兵士是民軍，陳德福的部下。昨早從德內開來，一入鄉遂發召去三個鄉紳，限定三日內全鄉繳交三萬元餉款。

關於這件事，這裏應該補說幾句兒：一年前蕭旅大舉擊剿民軍，（因為民軍便是通常稱做土匪的）陳德福也在被剿之列。當時蕭旅勢大，所到披靡。民軍各將領見大勢將去，趨勢大派餉款。但那時的民衆，一則恃有就要來到蕭軍做靠山，二則實在榨不出錢了，便連絡各鄉來抗鬧，所以一時就有好多兵民爭鬥的慘劇！（自然民家槍少，往往是失敗的）深垵鄉（當時由羅德福部所佔領）的鄉民曾經乘夜打死一個收稅員，好在蕭軍接踵就來到，未曾吃過虧。但是不知怎麼樣，月前陳部却同蕭旅說和了，這于各地的人民自然爲非常不安的。

所以昨天這件事，深垵人是看做遲早必來的。三歲孩兒也懂得這麼說：

「他們要來報恨！」

至於三萬的餉款，誠然是個大數目！乾澀的葡萄榨得多少汁呢！經過幾次的要求，方許減退到兩萬。而日期也

由三天緩至七天，終至於緩到半個月。這兩萬元，深垵人是由丁額攤出的：全鄉男丁約二千，每丁十二元，共得兩萬四千元。多餘的歸入行軍的草鞋禮，同酬勞各鄉長的項下。

說到修姑這一家，他們是怎樣籌出這筆錢呢？清水底週歲孩兒央房長端哥作爲半丁計算，合亞賓一丁剛好三十元。最先，清水設法把秋季收穫的上等茶葉十二包，賤價出賣，得到十八元；（平日是以每包兩元計算的。）又將一坵菜園抵押五元半，不夠的由家用，同白菜底三塊隨緣良補足了。

半月平靜地溜過去。

一個靜寂，溫軟的下午，修姑不期發見端哥來找她。

照習慣，端哥的話是簡單而嚴肅的。

「這是我們深垵底壞運！」她說：「團長今早發出命令來，說要收繳民家的槍枝。他說地方已有軍隊來保護，民家的槍沒路用，會作惡。——天然，這是說着好聽的。不過軍家人要怎麼就怎麼，我們能敢說什麼話，告示已經

貼出來，責成各房長就地叫民家自動繳出。我們這房只有修姑你一枝，眼看是不能免的！——清水呢！不在家嗎！叫他晚上去找我。」

這翻話句句就像冰點滴下修姑的心頭，她感覺從背脊直冷到腳根。

「端哥！」她駭然地叫道：「我們做茶人沒槍怎麼行！山裏頭的土匪，軍隊也能保護嗎？」

「修姑這是團長說的！」端哥有些不耐煩：「清水不在家嗎？」

「他們表兄弟剛好一早就上茶山去了。」

「晚上回來嗎？」

「說不定，他們一去是三天兩天。」

「一到家，立時叫他去找我。」

「是，端哥！」修姑看他要他走就接道：「你不吃鐘茶嗎？」

「不用禮，」人就不見了。

隔大，街裏團部縛去兩個人，就是爲槍枝的事。

端哥第二次來找修姑，問看清水回來沒有，並把縛人

的消息告訴她。過後他又說：

「爲公家的事，我不能不出頭出臉來！要是我一放開不管，軍隊就立刻下鄉縛人，封厝！修姑你曉得，軍家面生毛，更奇的事也都做得出！——如是清水今晚不回家，你得差人叫他去！」

當他要走時，又對修姑返複說：

「團長是限時限日的！」

可巧這一晚，清水表兄弟就回來，修姑一五一十把這消息告着了。

「別管他！」清水着惱答：「我們自己不說出，團部那就知道我們有把槍，別管他！」

「他娘的！」亞賓插入道：「把槍交出來，我們做茶人幹什麼？」

「只是他們要縛人」修姑痛苦地說道。

「街裏人蠢，要在家裏等人縛，我們不像他們那麼傻！」清水吐了一口沫。

「要繳也不是這樣繳法！」停一會清水接下去「深按鄉做茶同做木材人家的槍枝，合起來也有一百八十把，憑

他說也只縛去街裏兩個人，等他再縛去幾十個再說！」他切齒着：要是沒有投降！……」

最後他們決計暫時到茶山避一避，端哥來問，就說還未歸。

當雞啼着第一停，清水表兄弟就背了槍，望茶山出發了。

天亮時，修姑提隻籃子逕往菜園去，走過下新厝門口，端哥底養女菊花叫住她，說是他爸爸要對她說話。

修姑折進去，看見端哥坐在靠椅裏，就問說：

「叫我來做什麼事？端哥！」

但對方返問道：

「清水回來嗎？」

「還未。」修姑去傍一根木柱站着。

端哥眼睛在自己底手掌，好像就再沒有話。

停了許久修姑說：

「他們就回來。」

「修姑！」對方拿眼正視着：「你知道昨晚又縛去二

個嗎？」

「沒聽說過，端哥！」

「都是新庭人，一個是華針，一個是開國。」端哥報告道。哼口氣，不屑地接下說：「他們當做不要緊，這麼賴一賴就免得了，大家還沒嘗嘗麻繩的味道！……都是眼孔看不遠，死死抱住一根槍——這也好，只是你沒錢！目下有錢命都可以買：你沒錢的，休想要講話！」端哥停着吸了幾口煙，然後抬頭提高聲音說：「修姑，我叫你來沒有為別的，就只告訴你團長昨晚交代的命令。他說不繳槍也可以，却要交八十元。——不過，我看修姑出不起。」

「你說得是，端哥，我們那兒來八十元！」

「究其實，」端哥的聲調突然變成爲修姑惋惜的了：「出口七八十元倒要便宜點。你一把槍買起來也得百外，……我是對修姑實說的！」

修姑輕輕地答道：

「這也說得是，却是找錢難！端哥請你想，這年頭誰有錢借你！上回三十元就就累得我們絞肚腸，還是白菜的三塊隨嫁銀……」

端哥緘默着，而且那從只注意於吸烟的態度，好像決

再開口了。

修姑腦中早就盤桓着清水那句話：「我們自己不說，團部那就知道我們有槍？」心裏對端哥照樣說出來，但怕觸怒他，想來想去，頭都昏了，最後才囁囁說：

「端哥，我說，……我說要是團長問起你我們這房有沒有槍，你就說沒有……」

「你說什麼話？」端哥驚奇着。

「我是——我是說……」拜托端哥向團長求情，就說清水沒有槍，……是借來的，……或說娶白菜時賣了……」

「噓！」端哥把眼擠起來，下唇拗着：「你說得像個小孩子、孩子話！也不是一塊糖，這也瞞得嗎？他們連你家裏幾隻雞，幾隻狗，你白菜是傻的都知道，還說一把槍！」

修姑頓覺臉面赤熱，雙耳嗡嗡，眼光也花了；她羞愧，並且迷亂着……

「明天叫你清水來，同你永遠說不直！」

在朦朧中，她聽得端哥這句話，便搖幌地走開了。

在多山的地方，十一月來天氣很寒冷了。人們開始穿棉衣，老婆子也找出滿覆塵埃的小火爐了。

這一夜，修姑催促白菜下去，（自從兒子上茶山，婆媳便作一堆兒。）自己依舊呆呆坐在倭椅頂。近日來她每夜都睡不成眠，心頭老痛苦地跳動着。飯也很難下咽！她僅僅顧慮到白菜，亞蜜詞她底嬰孩，她只對着她們說：

「免煩惱，肚子要吃飽呀！」但自己却悄悄把碗丟開了。

她無時地害怕門外的動作聲，好比那兒草堆刷刷响着，或是那兒籬笆括叫了，胸脯立時便緊張，想道：唉，端哥又來了！

端哥自從知道清水兄弟是有意走避的，便對修姑生氣起來，三天兩次他帶着團長的命令來恐嚇，好比：團長要來封你屋子了；今天又縛去三個人；我不管帳，教團部自己來辦理；限三天把銀交出來！」

總之，他的脾氣變壞了。他底莊重變成鬱怒，他底沉着變成暴躁；他總是用那簡短，而且不讓人有商量餘地的

話語來答覆修姑的探詢。譬如有一次她問說：

「端哥，我們全鄉給團長收去的槍幾枝了？」

他生氣地答道：

「這是團長的事，與我們何干？」

在這種情形下，修姑還敢叨嘮什麼！所以她慢慢地，竟至連端哥的吆喝也守沉默了。通常她只聽命似地應着：

「好，唔。有時就說：

「清水早晚便回家了。」

今夜有風，特別冷。

修姑腳邊的爐火緩緩地消下去，寒氣層層加重襲了來。她感覺她底脚在抖。她把兩手插入衣襟內，上身縮動一下，好像這麼就會減却一層寒。

她底腦筋昏亂着，來回不絕地思想：

「這要如何了結呢？走，走得一時，走得一世嗎，不走呢，把槍交出來？——這麼，做茶人還敢上山嗎？於是只有一條路——就是生死借得八十元。但要怎樣借？向誰借？」她把鄉中人一一算過去，個個都是手到口，沒有餘錢的。只有一個，但是唉——那是端哥！

時間在她昏亂中溜逝，一更過了到二更，接着三更就要摸着了。

修姑又把身子縮動一下兒，但這一回她不期一陣寒慄！她知道夜深了。

她站起來，掀開蚊帳。白菜底臉向床裏偏着，呼着微微的鼾聲，一隻手伸出被外來。她便輕輕把她扳進去，又脫好了自己底外衣，才把燈光吹熄了。

在朦朧中，媳婦的喊聲驚醒她。

「白菜，你喊什麼？」她問道

「阿娘，好怕人，我是給你喊醒了！你方才不知亂說什麼話！」媳婦的聲氣還帶着餘驚。

「噢！有這事嗎！我自己却不曉得！——白菜，不要

怕，你睡吧！這是心經熱。」

修姑說着轉下身，一隻冰冷的脚觸着另一隻的踝頭，才知躺下床還是不久的事。

她靜靜閉着眼。她感覺她底頭在朦朧中發痛。

但第二次，她給門外犬吠聲吵醒了。

她底太陽發燒，喉舌乾燥；心樑怔忡着，胸脯有說不

不出的——種疲勞。

她盡力閉目想睡覺。

窗格子一陣響着。

他仍舊想睡。

但，可怪地，那聲音又來了，格格格格，決不是

風！

「阿娘！阿娘！」

她心陣停起來，但一時却更緊速地騰跳了。她探起

身：

「亞賓亞賓！是你嗎？」

外邊沒有應，她絕望地擊着耳朵：唉，是夢嗎？！

「開門，修姑開門！」

「嘎，清水！」她喊着，一下翻滾床，幾乎軋着白菜

的肚子。

她飛快走去把門打開了。清水表兄弟閃進來。

「噯！」修姑這聲音像發問，又像嘆息。

「修姑，你還沒穿裘，你快穿去！」清水說。

「你們冷嗎？」修姑返而問，摸摸兩人的肩膀，「噯

呀！你們穿得這般薄！」

沒有等候人家的回答，修姑便往亞蜜房門前，喚醒她，快拿衣服給清水；回頭自己拿上棉裘穿了；又提燈趕往媳婦房間去。等她為兒子拿出了夾衣，亞蜜也已為丈夫拿衣服出來了。

「事情怎樣了？」清水沉沉問着說。

修姑迫切地把數日來的情形告訴了。

「你想怎麼辦？我們沒有錢！」修姑繼續着：「端哥說今天又縛了一個去，我看這是不免了的！」

「你聽他！」清水叫道：「省軍要來了，給陳德福作惡也不過幾天！泉屬五縣連起來告他，省裏就要將他召走了。端哥嚇你蠢女子，這鴉片鬼什麼都敢做！早上給縛去的那個人是為着偷走稅，與槍枝無干，也得你們弱婦人，才會給他嚇得死死！」清水喘口氣，繼續道：「我們都打聽詳細了：全深坡的槍枝給繳去的只有街裏人七八把，就是華針開國那些給他縛去的，我們是鄉下，所在偏僻，他要拿人不容易。再過幾天就給召去死了，還拿得着嗎？」

這翻話，就像一陣溫軟的微風，把修姑從絕壁送下安隱平地來。昏茫半晌，才信不是在做夢！噓出一聲悠沉狂悅的太息，然後罵聲喘道：

「你這狠心早死呀！」又向清水道：「省軍就要來嗎？」

「要來了！」亞賓同表兄一齊答。

「唉，謝天謝地，趕把這土匪召走吧！」修姑的聲音歡喜得顫跳着，一時精神又恍惚起來。好一會才曉得問着兩人說：「吸，你們餓嗎？」——一定餓了！亞賓，你快去燒些粥，」她走去牽起亞賓底手道：「這般冷呀！可憐的兒，我的心肝！清水，你也冷嗎？」她用另一隻手執起清水的，傷心說：「好像霜，傻兒呀，你們好不懂事；你們來時怎不借個火爐來！——亞賓，快快起火……我底兒，你同表哥先去烤烤吧！」

於是，他們全往灶間去，亞賓忙着洗鼎下米，清水就從灶廚拿出一把柴，在屋中央燒了，三人圍住那熊熊的火焰。

修姑柔和地說：

「亞賓，你們兄弟在茶山冷嗎？」

「不冷，」亞賓答。

「我想巖裏一定有風，冬天西北風，這裏也很大呢！」

晚上，我心肝只掛意你們，睡也睡不着……你們吃什麼呢

！你們只帶三天米！」

「對附近人家借，阿娘！」

修姑嘆息道：

「怎麼這般命苦呢？你們表兄弟兩人！……給土匪剝了還不算，又犯上那短命端哥！——好了，省軍要來了，要召他們走了！亞賓，你們聽得真不真？——很多人在告他們嗎？這麼，他們一定要給召了！天呀！把他們召去吧！」修姑最後的聲音變成喃喃，熱情，不甚清楚了。

送過這對表兄弟，又往茶山的時候，雞聲已唱第三停了。

天一亮，修姑揀了一隻大雄雞，幾對蛋；雞腳上結上紅綫，蛋壳上圈着紅紙，親自送往端哥屋裏去，到時候夫婦還未起床呢？只見養女菊花在掃地，她便把禮物放在桌上交代說：

『菊花兒，你可別叫醒他們！』於是悄悄走回來。在路上西北風起勁地飄，但她心裏頭熱烈跳動着，因為她做了一件大事情。

八九天過去，省軍還未來，收槍枝的事依舊進行着，而且漸漸蔓延到鄉間了。那些給他縛去的就交出槍，有的交出錢，那數目已由八、減、半百了。

自然，召防的聲浪仍舊很高，並在增高着，因在路上不小心說起這消息，而給團部促去的也有其人。

至於修姑，她可安心一點了。因為端哥的逼過漸漸緩，雖然大體仍是封厝，限三天那几句，但四五日來就人氣多了，而最近這兩天簡直不來。

然而天呀！這並不是那隻雞同蛋的力量呢。

這一天，從送禮那天起，是第十二天，晚上；隣舍種田人都歸來了。修姑同媳婦兩三人正在吃夜粥，忽聽上厝下厝爆出駭人的犬吠聲。其間浮着一陣衆多的步响。停會新厝傳來兩聲女人的呼救，但旋就沉寂了。

修姑一口吹熄燈，各人屏息站着。

狗兒依舊惡叫着，那淒厲的聲響乘風滾入林間，在那兒發出嘩啦啦的回响。

等會兒，狗的吠聲漸漸不動了：從新厝過祖厝，又從祖厝走下巷溝。有些狗好像挨打了聲聲慘叫着。稍後，脚步聲也能聽出了。修姑握住媳婦底手，亞密抱着孩兒挨着修姑，三四人擠成一團。可憐的白菜，牙齒還格格作响呢！

那脚步聲。現得清楚點，修姑悄聲說道：

『走過弓箭坪了！』

當脚步最高的時候，有派火光照亮了這座小屋底背脊，接着掠過簷前，落到庭上，最後一閃消失了。步聲也轉低了，終至聽不見。狗的吠聲也愈顯遙遠了。

姑媳二人各各舒出一口氣。亞密修姑劃根火柴把油燈點光輕輕道：

『你們在這裏，我去探探風聲。』

說着，執了火把退出灶間來。跟着大門打開的時候撲入一陣哀罵聲。有幾句可以聽得很清楚：

『我們找修姑算帳，』『我們別放修姑走！』

修姑手裏底門門險些丟下來，却是忽劇地一擲，把牠跌到牆角去。她一下跳到門口，同時一羣鄰舍婦人圍近她，聽許多聲音叫：

「修姑，章底爸爸給捉走了！」

「我底兒子給縛去了！」

「怎麼樣？怎麼樣？」修姑死力喊出來？亞桃，甘媽這是怎麼說的。」

「修姑你累人，事情是你的！」亞桃氣促地叫道，旁邊艸姑接下解釋說：

「修姑你靜聽，是爲槍板的事。他家清水走了，軍隊時來促鄰人，可哥同七寶都給捉去了。」

修姑倒退兩步，倚立在牆邊，好像上頭忽兒墮下一個網，立時天烏地黑，全週都軟癱了。手裏火把落下來，有人走去把那蔓延在她腳下的火星踏熄。

「快打修姑呀！」甘媽道：「軍隊明天就要開走了。」

叫清水同亞寶回來。」她痛苦地加着：「我只有七寶這一子！」

「修姑你累人，事情是你的！」亞桃重複道，又叫下

去：「修姑你怎麼？你一句話也不說，人是別人家的，你却好安靜呀？」這時候亞桃兒子叫着爸爸哭起來，她便說：「爸爸到兵營去了，到兵營去了！」——修姑，你看見沒有？天理良心呀！你怎樣？你沒答話一句話，你假死……怎麼啦？軍隊明天就要開走呀！」亞桃也跟孩子哭起來。

艸姑走近修姑去，攙攙她底肩膀。

「怎麼啦？修姑？」她說道：「你快去求端哥，好歹把人放回來。快快去！——這都是我們自家底不好，要是出了五十元……修姑，要我同你一道走嗎？」

修姑抬起頭，迷亂地向人看一會。

「勞煩你，」她無力地答：「唉！艸姑呀！——」但又轉向甘媽同亞桃：「你們放心，我即刻就求端哥去，教是死了也使得！——白菜呢？」她沙聲喊，移動一兩步，幌搖着，「你去拿個火把給我吧！嘎！傻孩兒，別驚慌，沒有你底事！亞寶，你也免煩惱！——艸姑呢？唔，天黑了，你不用同我走，我自己去求他。——亞桃，你不要哭，教你孩子也不要哭！我一聽哭聲心頭就亂呢！」

於是修姑長嘆一聲，等從媳婦手裏拿過火把來，就拼命地走去了。

端哥還沒睡。端哥嫂開了門，修姑看見他躺在床上擦煙槍，他底兩歲女孩坐在一旁。

「端哥好心！」修姑爆裂出來說：「方才可哥同七寶給軍隊縛去了，說是爲槍枝的。端哥好歹求你走一遭，放伊兩人來……」

端哥翻起身，沉沉地答道：

「教我走一遭做什麼？」

「如是爲槍枝的事，求你對團長說個情，先放兩人回家，亞桃同甘媽要逼死我——」

「這個我沒辦法！」端哥截住應，躺下去燒煙。

「好心做德呀！端哥！」修姑哀求着：「好歹做情走一遭……端哥，你一向是好人……軍隊明早就要開走了，

怎樣辦呢？端哥，你可憐我這不死的呀！」一半因爲無力的緣故，「修姑骨體跪到床前去：「端哥，走一遭呀！

「咳約呀！修姑你起來！」端哥嫂扶起她，讓她坐在

靠椅裏。

「你們看五十元像生命！」端哥躺在床裏說：「你們以爲一走，就完了，背後還說端哥要剝你！等到事情弄糟了，才來端哥短端哥長，對你說吧，端哥沒辦法！」

「說得是，端哥！前日是我老的糊塗，清水同亞賓不識事體！如今錯已做成了，有什麼話說：這一遭，求端哥好心好量，救可哥兩人出來。我就差人往茶山叫亞賓同清水回家，要縛就縛他們兩個——你起來吧，明兒軍隊就要開走了，走這一遭呀！」

端哥緘默着。他吸完一口煙，又裝一口吸。那舒舒的煙聲，鑽修姑心頭去。變成不菓小刀在那兒剝割着。玩皮的小女孩，在床中滾蠕浪打弄那整飾的煙盤，當她那嫩白的小手從茶杯移到燈盞時，端哥忙卽丟下煙槍把牠牽開去，吃驚說：「好險！」同時（端哥嫂撲近身，一手把她抱起來，但她哭了。」

「端哥，好心走這一遭呀，」修姑嚶嚶懇求着。

「傻孩子哭什麼？」端哥拿煙槍騙着孩兒玩。

「一會後，亞桃同甘媽也也都到來了。兩人一面向修姑

吵逼，一面向端哥求情，哭哭啼啼的，這小屋子像要鬧翻了。

「端哥」甘媽含淚繼續着：「這是清水兄弟的事，他們要自己擔當，軍隊明天就走了！——修姑呀，你們怎麼這般糊塗，我只有這一子，端哥，好歹走這一遭吧！」

好像不耐煩於這種連哭帶訴的吵鬧，端哥最後起身說：

「好吧，我就來看看。」

當他拿起電筒，跨出門檻的時候，咕嚕道：

「有親累親，無親累隣，這是天然的！」

兩頓飯久後。仍在端哥底屋裏。

「你們大家都曉得，」修姑絕望地說道：「清水只有一坵小菜園，上回出餉時就典賣了。茶葉也掃空了。若說我這老人家有『私家』銀，那是冤枉的。亞寶爸爸死的時候只留給我幾隻碗，幾雙筷，若是我說謊，就讓天雷打死我，天是公平的！說到家具，端哥你曉得，幾張舊椅棹換得錢嗎，只有白菜底嫁莊櫥櫃，還算整新的，如是要

，我也甘心折變出！不過，有人要嗎？……」

「修姑，我們不喜歡聽你唸咒。」端哥打斷說：「我本不管這件事情的。既然你來央求我帶念一占鄰居的情，分，我就走一遭；這三百塊錢又不是端哥要你的，你對我分訴這些有絲用？我不過替圓接傳句話兒，銀出不出還是由你！——却是這個延不得，軍隊明早就要出差了。」

「修姑你要自己打算，」亞桃緊接着：「莫道人不是你的就輕鬆！」

「亞桃，我那敢這樣想！只是你們曉得，我就割肉也割不出三百元！天呀！」修姑搖幌到一根柱子去，讓頭倚伏着，她顫巍巍有如要跌倒了。

「憑你說，我們底人就非得替你受罪啦？」甘媽氣促地叫：「敢作敢當，修姑自己打算來！」

「天呀！」修姑痛苦地呻吟着。

端哥半歪靠在釣椅裏，手中輕提一根煙，三不時默默吸着。從他那沈着的臉色看來，他是很恰好的顯有那居間人底安靜的態度。

亞桃同甘媽漸漸現得不安，並且暴躁起來。她倆現在

再不說這說那的了，只起勁地返複那一句：

「你自己打算，你自己打算！」

最後，修姑哀求說：

「端哥，你替我打算一下吧？目今那兒來得三百元！

我當怎麼做？你只管說！若定做得到，我就怎麼也使得

！」

端哥好像尋思地過一會，然後追問道：

「上回，那坵小菜園你典賣人多少？」

「五塊半。」

「這你，斷給人家也還拿得十數元。還有，你那片茶

山也值得兩百左右，合起來兩百一二十，這樣人就說不定

可以先放回，其餘的再設法。」

修姑吃驚着：

「端哥是說要賣茶山嗎？」

「不賣有什麼法子？」

修姑臉色慘白起來，雙唇彷彿兩片晒紙，雙脚不知什

麼時候就已抖顫着。她底頭髮紊亂，鬢兒歪斜；當她把頭

仰起來，人能看見她那如同殘葉一般憔悴的臉面。

「這麼，清水一家就得餓死了！」她微聲說，簡直是呻吟。

「咳！你茶山要緊，人家生命就不要緊嗎？」亞桃同

甘媽同時爆迸而出。

修姑嚇了一跳，雙脚幾乎跪下來，又聽得端哥說：

「是不是這樣：人是旁人家的，你就睡得覺？」

「我那裏敢；」修姑聲音弱得幾乎聽不見：「要是救

得了兩人，教我割肉也依得！」她一手揪住木柱兒，爲的

站穩一點。她底喉腔涸渴，她底腦子飛花，她底頭慢慢垂

到胸脯去，她差些就要不能支持了！

怎麼打算。修姑！——還有工夫假死假話的？」甘桃

兩人又不斷地催逼道。

修姑擡起頭，絕望地看端哥一眼，啞聲道：

「那片茶山只值得兩百元嗎？早年買時就得兩百多……」

……

「那你自家去賣好了；」端哥怒吼道：「你以爲那是

金塊值得一萬八千！」端哥喘過一口氣，轉較溫和地往下

說：「你們老婦人外頭行情不懂得！再者，這也不過是個

看頭：懂得嗎？一個看頭！清水有錢時，還可賺轉的。人家並不是買斷的，是典的！——我是想明早軍隊就要開差了，眼見修姑今晚怎麼也不能圓扁三百元的，要是人給隨軍帶了去，那時沒有一千也得八百！……怎麼樣，修姑，我這樣做無非爲着鄉里人的面情。……唔，可以吧，還有什麼說的嗎？——好！那麼你就等一等，我寫好了契約來，你只在上頭印個指頭就夠了。我就寫！——這一刻也不好延，明早就要開差了！——亞桃，甘媽，別掛心，大家就等一刻吧！

儘管名防的聲浪怎樣高，儘管告發陳德福的呈文由地上登到屋頂（人們這樣傳說但又半片過去了，那個團部依舊紮在街裏頭。（自然槍枝仍在逼着繳，但給繳去的並不多，只有些少不幸給察出，和兩三個遺歹人偷報才給收繳去。）倒是有一晚，……那是十二月初了，營裏忽然發出一隊兵，開往縣城去，第二早深按鄉就隱隱聽見槍聲了。

這時候人民才曉得省府換了方面，蕭旅站不住腳了

修

姑

。所有民軍梗趁勢翻臉來。戰事很容易解決，同日下午縣裏的蕭軍，就全部份退離，兩日間聽說某州也在動搖了。

這是定例：騷亂一起，各處大軍小軍便像春筍般發動出來。連得從前墊伏山谷間，只有幾個人，幾根槍的也都出來趁機會。又兼年關緊迫，所以日裏綁人劫車的事，就更成爲家常便飯的聽聞。

這一天，修姑同侄兒一家全在灶間裏。

是中午時候了。午餐已經排好，但各人都不動。靜默着。

亞密倚立桶橫邊，照顧睡着的孩子。他底眼睛凝視某處，很顯然的，她並非在察看；她是在沉思。清水，他一手托住下顎，嘴唇咬嚙着。修姑同死默的亞賓坐做一排，因爲心事紛亂的緣故，她底眼簾時常嗑動着。白菜紮着腰巾，頭兒垂下，手指無聊耐地在灶盤上遊劃，恰如不知做什麼是好的樣子。

他們是在斟酌一件大事情。

「這也好，」靜默好久後，修姑說：「家裏什麼都沒

有了，吃喝都爲難。再說地方這般亂，一會兒土匪，一會兒省軍的，你跑一點也得提心吊胆！——七寶他們也都一定去，這麼路上就安隱得多了……亞密呢，她底母親既然說出來，就讓她回去過個一年半載吧！——說到我，『她看清水一眼道：『你免掛心，亞賓已經大了，且也成家了，本來他早就應該回去的，都是你們做表兄嫂的好，不見外，好像一家人……』喚！這年頭夫離妻，父離子的儘許多，不單單是我們！……你底年紀不少了，你曉得人在外地事事難，要勤謹，要節儉！還有一着，就是熱鬧地方都是狡狡猾猾的處處要小心！不要同旁人那樣虛虛華華去！要時時想到家裏的妻同子！你也想得到，雖說亞密母親好，教她娘兒回家去，但也不是久長的。她老人家就算不說什麼話。她底大嫂小婦也難免要三長兩短的。——在那兒你若積得一點點，就得寄回家。須知外頭的錢，還不能算做錢！……啊，吃糊吧！粥冷了！』她翻身抽起一雙筷，放在清水的面前，又抽一雙給亞賓，重複說：『粥冷了！』

亞賓突然道：

『阿娘，我也跟表哥去復門！』
『傻兒！修姑溫柔答：『要去不是這時去，等表哥爲你找得頭路再說吧！』

幾日後，一個罩霧的早晨。

在一條蜿蜒的石路上，可以模糊看出幾人：一個是白菜，一個背着孩子的是亞蜜，老的是修姑。各人手裏都提一只包袱兒，修姑還托着一根拐板。前面幾步遠走着兩個男的，肩挑着担子，爲首的是亞賓，後頭是亞密底弟三成。（他是特來爲姊姊挑行李的。）這兩個常常要在路旁立定脚，等候背後走慢一點的婦人。

太陽出來時，霧就漸漸散了。他們來到一條溪。溪水是青色，擊在磷磷的石上迸出燦爛的浪花，潑刺刺地响。溪上構着一座橋，橋頭立着一間亭，半坍塌的。

來到橋邊，他們就停住了。

『修姑』亞密手指旁邊一條小路說：『我們要從這條小路去，你敢過橋嗎？』

『敢！』她應着，看向溪中：『啊，這條橋已經換了

，我記得那年我來時還是石板的，今兒是杉的了！——
你走吧。亞密！」

「我等你過好橋走。」亞密應。

「不，你自走吧！我足有點酸，我想停在這里歇一下」
。她轉向亞密弟弟說，「三成，到各官時你得乘便去找我，一定的呀！……噫，亞密你不走，儘管看我做什麼？」
她輕柔地笑：「走呀！」

「此去還有廿多里，你要怎樣走！修姑！」亞密傷心道。

「我走得的，我慢慢走，你看，日頭才上山！」

「只是你手裏包袱提得嗎？」

「不要管我，走你的吧！——站在這兒有煞用？」

於是修姑攙着亞密底肩膀，同她走上三五步。

「清水消息你要告訴我！」修姑俯她耳朵悄悄道：「

你要好好教示小孩兒，兩三個月就要回家看一遍，沒

有人的屋子容易損。」回頭叫聲三成道：「到各官時千萬

到我家裏歇腳去，——深田內玉磨，路兒你已認得了。……

……唔你走吧！」

亞密挽住修姑衣角說：

「你要教亞賓常常到我娘家來！」

「好，亞賓要常常來的！」

「這麼，修姑你去吧，天色不早了！」亞密放開手依
依走開了。

修姑依舊站立着，她靜靜望着亞密底背影。因為照着
太陽的緣故，她拿一手在額角遮着。每當亞密回首來，她
就用另一手對她招呼一下。這樣，直到一座林子把亞密掩
沒了。

回過身，她對兒媳道：

「我們過橋吧！」

但白菜皺眉說：

「娘，我提不動，我手酸得要死！」

「喉，才走這點點，手就酸了怎麼行！」修姑走近她

接着：「這麼，就在這亭裏歇一會兒吧！亞賓，你也把担

子放下來。」

溪流嘩嘩响着，聲音沉鬱而寂寞而這小亭呢，他
差不多就要傾毀似的了！地上有青苔，牆壁敗落不堪，屋

頂有幾個很大的漏洞，隨着這音浪震撼的溪流，越發顯得無力和不安隱。

「這是你們底命苦！」修姑看着吃力的白菜道：「本來我想再過幾個年頭，所在較為平靜了，——事不由人，也沒有話說！……我提心的是你們兩人都還不甚識世故，再沒有清水同亞密可來教示你們了！比不得這邊，那兒的人兩全是生的，亞賓來時才五歲，一個人也不認識。」修姑聲音突然哽咽着：「不過，這都可以看！怎樣是好人怎樣是壞人，你們都有經見過了！好比亞密是好人，却是我們要離開她！」修姑話序顯得紊亂起來：「亞密夫婦都是好人，心肝乾淨，對人有禮，沒有存心要害人！好比端哥

，他的心肝是黑的！你看他五十元剝不過手，就敢報告軍隊，教你傾割三百元；自己好來佔你底茶山！——人人都說是他去報告的！要不是這早死，今日你們要跑這條路嗎！清水要去番邦嗎！她氣挺地叫：「要不是這早死，我們今日會弄得一無所有嗎！」恨怒的熱淚救救流下來：「有錢有勢的人心肝都是毒的！比毒蛇還毒！他苦咬你不死，苦弄你不做乞丐；他要教你一文錢也得傾給他？這都可以看呀！」修姑聲音乏力地低下來，重複道：「這都可以看呀！……」她低頭喘泣一會子，最後，拭淚道，「走吧！過橋吧！你看日頭很高了！」

讀者園地

無名作家往何處去？

心鏡

家，你不要憂鬱吧；因為你要認識你的自身，你是一個無名作家，你的作品就是再有價值，再完美，……終究是無名作品。在我們這個文壇裏，雜誌是座堅固的牢籠，沒有奧援，是鑽不進去的。你沒有看見過陳子展先生的邊廬筆談麼？在賣文一節裏，曾說這幾句話：

賣文生活確實太難了。有名作家或「裙帶作家」的作品，不但有人來一拉，「而稿酬也優厚得多。至於無名作家那就不然了，你雖然費了十天或八天的心血，寫成一篇得意的作品，很高興的寄到某一個雜誌上去。在付郵的當兒裏，你是滿懷着希望的心，以為你寫的這篇稿，無論在內容或藝術上，都不亞於任何人的作品之下；況且某刊物素以提倡新進作家為號召，定是召錄取刊登的希望。可是一天過去了，二天過去了，三天過去了，……甚至於好幾個月都過去了，你的作品始終却未刊登出來。這時你定是很氣憤吧，憂鬱吧……可是我要勸你一句，可憐的無名作

「賣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召句俗話道，一朝裏無人莫做官。」就是說沒有族宗親戚朋友的奧援，你休想做官。所謂親戚，不如說是裙帶，靠了裙帶關係做官，比較是最可靠的。不料文壇上的情形也彷彿官場，你要出頭露面，多少要抄一點奧援。甚至於在「裙帶官兒」之外，又召所謂「裙帶文人」了。至於看在同志的面上，纔能收你的稿，纔能捧你的場，就是付稿費也比非同志要優厚得多，那也是當然的。」

你再讀下列我所舉的魏金枝君所寫的再說「賣文」

文裏的幾句話，更是證明了陳先生的話是不錯的。

「事情是遠在廿二年夏間，那時我從武漢踏踉歸來，躲在西湖夕照寺的一間斗室裏望青天，聽知了喊救命，於是無路可走，便想賣文爲活。却爲杜衡兄從上海來信，說有文學初辦，倘有稿件，可以代爲介紹，因比便將磨指那篇文章托杜衡兄轉去。就是這時，杜衡兄和文學的編輯茅盾，不知關了點什麼問題，召了一些意見；而文學的又一編輯傅東華即伍實，又以宣傳招待黑人體這光榮，連帶笑罵了魯迅先生，被魯先生當頭來了一棍。不知是否即爲此故。因噴不動而嘴滿盧呢？還是另有原因，我可不得而知，便把我的文章，以「未便發表」這罪名而退回了。至於另外的原因，當然是文章實在不好，不然，文學諸君是向以先進自居，提拔新進爲號召的，（？）斷然不會委曲我一個人。」

杜魏二先生，在文壇上雖不怎麼有名，但也有相當的地位。魏先生的稿件介紹到文學上去，居然也有不刊登的事情，何況這班元元地無名作家呢？但我還要和魏先生道喜，就是你的稿件雖未刊登，却是平穩地退回了。無論如

何，總要比那三四千無名作家的作品命運好些。「未經一探」，便打入五層木櫥的「禁地」。不過我想文學社在那個時候，「木櫥」或者還沒有作成，不然連魏先生的大作恐怕也要遭同樣的命運吧。

無名作家的作品，刊登當然是很難的。即使編者先生偶然發了慈悲心，或者是沒有「求」到「名家作品」的時候，把你的作品居然刊出，（這種機會，比從前皇帝大赦還要寶貴得多。）你也不要喜歡，另一個問題却又產生了。那就是扣除稿費的事，這類事情，發生在文壇更多。聽說陳子展先生也曾經被文學社扣過一次，不知果有其事否？即以筆者自己說說吧，不佞對於寫作方面，當然是狗屁已極，不過高興的時候，偶爾在不相干的雜誌上發表幾篇文章罷了，在今年四月間，現代改由汪馥泉先生主編，不佞當時便寄去了一篇讀書筆記。這篇文章的命運總算還不錯，不但沒有被編者先生丟到字紙簍裏去，還且速給我刊在六卷四期的現代上。這真使我感激，同時也使我奇怪的。就是那篇文章刊載出來，我並不知道。原因是既沒有接到一本刊物，又沒有收到半文稿費。後來還是在圖書館內看到

了，於是我便寫了一封信去問現代書局，才知道稿費是交與汪先生去了。後來我想稿費事小，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函去問汪先生。不過我想汪先生決不是伍實那樣的人格，當然沒有吞沒稿費的事。大概是他的編輯和教授事務太忙，這些細事不會注意到吧？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無名作家確實太可憐了，終究是沒有出頭露面的日子。因此我敢寫了這篇文章，來詢諸文壇上的先進者曰：

「無名作家往何處去？」

一九三五，十，廿七。在安慶。

閒話一起

白若

我不管什麼「大眾文藝」二衆文藝，也不管什麼「文壇三戶」，「文壇四戶」，我只就事論事的說說。

文藝，自有他的時代傾向，無須乎出一位什麼「秦始

皇」來「統一」的。固然，「統一中國文壇」是一個雄野的企圖，但這雄野的企圖，只是某先生一人或幾人剝那間夢幻的泡影。

批判某一事，應從他內在的質上去着眼，不要徒作無謂的，嫉妬的，歹意的攻擊。「自掏腰包」來出刊雜誌，這不是什麼出奇事；現在中國的文壇，多數的雜誌都被「官僚式」的編輯把持住，青年人要說話，要發揮文藝的天才，「自掏腰包」印雜誌，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這是一「官僚式」的編輯把持文壇，壓抑新進作家畸形現象下必然的現象。——創造社辦創時不也是「自掏腰包」湊的錢嗎？——此種情形，便名之曰「捐班」，其無恥毫無損於人，實自損焉。

退一步說，即令「自掏腰包」沒有爲主子盡忠的途徑正大，也應該先從刊物的內容上檢討，不要牽扯其他問題，文學編者雖括然自得的冒人爲「捐班」，依咱第三者看來，「自掏腰包」出刊物，總比爲人僱傭，爲主子賺利錢坦然的多，質之文學編者：以爲如何？

星火中人以「賣野人頭」賣文學編者，殊失之過當。

星火同人對文學編者估量的太高了，覺得文學編者不是「賣野人頭」之流，這實是個很大的錯誤；不然，四千多名作者的稿件不會被文學編者傅東華埋沒的，「賣野人頭」正是傅東華的本色。同時，他還能厚顏的充老資格措着「提拔新作家」的幌子，誰不知他骨子裏是極端的壓抑新進的無名作家呢！他有統一文壇的野心，世襲文學編輯的企圖；他恐懼新進作家跨上了文壇，掩沒了他的聲譽，侵害了他的編輯地位，動搖了他的基業，這是他壓抑新進作家的重要原因，可是，他既然喊出了「提拔新作家」的口號，也得粉粉面子，於是出刊「名作家」的「名作」外，又

令部屬換些生新的名子，權充「被提拔」的「新作家」，此即申去疾君「拉起少婦當處女」之謂也，這掛羊頭賣狗肉的鄙污行徑，真令人不齒！

最後我要向傅先生大聲疾呼：醒來吧，統一的迷夢！

「大傅果華文學系」恐難造成！

我還要聲明，我與星火社素無瓜葛；我也歷來沒向文學投過稿，並不是文學投稿的落選者，我只是星火與文學時常「翻翻而已」的一個人。

一九三五，十一，一，夜於徐州，銅山縣監獄內。

本刊徵稿規約

- 一 本刊內容大概分(1)文藝短論(即「論言」欄)(2)創作小說(3)詩歌，散文，小品(4)劇本(5)論文(6)翻譯，介紹諸欄，除第六項暫時不徵外稿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最好在稿端註明性質。
- 二 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 投寄稿件均請自留底本，倘非附有郵票，如不登載，恕不寄還。
- 四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有編選入本社刊行書籍之優先權。
- 五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
- 六 投寄稿件，請貼足郵資。如有欠資等情，以致退回，本社不負責任。
- 七 來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八一〇號星火文藝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	一百元	六十元	不登
優等	封面內及底封面內	八十元	五十元	不登
頭等	正文前後	七十元	四十五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彩色或色紙者，價目另議。長期刊登，折扣從豐。

本刊執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字審查證第一九八三號

星火

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八一〇號

編輯及發行者

星火文藝社

總經理處

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印刷者

上海崑崙路六十四號
均益利國聯合印刷公司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本刊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二角	內	在	八角
年預定半	六	一元	在	在	四角八分
年預定全	十二	二元	在	在	九角六分
郵票代洋十足					二元

本刊登每月一日出版，歡迎直接接洽。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一分为限。零售郵票十五分即寄一册。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平 上海 漢口 南京 青島 大連 哈爾濱

辦事處 蘇州 鄭州 常熟 石家莊

滬行 江西路一百號

敏體尼蔭路一二五號

靜安寺路卡德路口七號

曹家渡極司非而路九三二號

滬行電話 綫專

總營業綫間 一六三九六九

經理室 一六五〇三〇

一六八〇三〇七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

金城銀行

資 本

總額一千萬元
收足七百萬元

公 積

共計二百八十萬元

電報掛號

華文有綫鑲字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